

校
刪
華
海
師
全
坤

古

320.4

7261 8

v. 2

法華相要
書學于博覽

不讀法華經者非其真學



청구 번호	古 320.4 72618 V.2	등록 번호	132975
저자명	姜永直 編		
서명	刪枝華梅師全		
소속	이	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132975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181.1
8258
221
刪校 華海師全卷之三

出處大畧 諸子拾遺

元仁宗時先生入元主拜住家。辛酉。賊臣曹頤等。讒搆王于元。王被責仁

宗。殂英宗。卽位。至治四年丙寅。以文祭拜住而還。時鐵失等弒英宗。群臣

辛未。金華處士許謙。白雲與朱公遷。時公遷。以直儒生。桂彥良。王禕。許元。黃

天錫。葉瓚。玉。胡翰。汪仲山。葉儼。王宗顯。唐仲實。姚連。戴良。吳沈。徐元。詹同。

錢唐。陰光茂等三十二人。自元文宗至順辛未。源源渡海。徃來問學論討。

元統癸酉。共入元。元順帝歸忠肅。忠肅懇切同歸。未果。忠肅王不絕聘使。

凡九度。戊寅還。己卯繫于獄。易東先生諫解。卽退隱。

庚辰。元直學士朱公遷。又見廢。與生徒桂彥良。王禕等二十八人。東渡。共

入元。壬午。聞易東訃。歸主喪葬。以禮不以俗。陪親挈家。隱於福州禮安縣。

嘗易東先生隱處撫易東家。教授諸生來學者。

奎 奎 奎 奎
道 道 道 道
한서 한서 한서 한서
민서 민서 민서 민서
관서 관서 관서 관서
장서 장서 장서 장서

乙酉。忠穆王即位。安軻。安震。李仁復。王煦。金永屯。尹澤。柳濯。金光轍。稼亭。益齋。淡菴等四十餘人。交奏禮聘。勸王師事。五聘而就。先引程子告神宗。辭。及經筵。荀子。伊訓。說命。召誥。又范氏所論人君之心。惟在所養之說。又言殷湯周文。以大聖猶師阿衡。尙父。又言立太傅少傅。養世子。自幼習與性成。薰陶德器。又曰。拂諫則無賢質。從諫則無下愚。諫者苦我心。拂我意。而開其迷也。師也。又指辛裔。田淑生等爲少正卯。忠穆怒下獄。先生曰。士可殺。不可辱。况師傅乎。然天常已壞。寧無蔑理哉。乃就囚。王煦等交奏曰。生事有三事。之如一。故事君事師。如事父一也。殿下雖尊爲主上。反下而學。序也。先生雖卑。師傅也。以學辱師。則勸臣事君之道何哉。然則朝無一臣。士殿下能獨立乎。王乃親釋。謝過。先生出館。夜辛田等與奇三萬。奇柱。裴侄。康允忠等。脅王復旨下獄。發宿衛卒圍館。衛卒四散走告。王煦等聞。變入殿。劾奏辛田等罪。盡解朝服。混驅囚獄。都市亦皆撤塵。爭獄聚進。王。

聞之大驚。諭三萬等親率臨獄謝釋。煦等皆不欲就職。王垂淚懇止。暗諭三萬等黜門外。煦等不得已復就如故。而先生卽還。有人讒無謝而歸。王曰。君子塞而不變。師道蓋如是也。煦等聞曰。王庶幾改諸吾等。不可以去。先生居賓館。凡二十八日而退歸。

庚寅朱公遷與門徒楊載歐陽玄李黼余闕李余罷來桂彥良王禕陶安等

四十六人東來講義。以公道遷。初以遺逸。舉授翰林直學士。順帝時。數諫無諱。欲

退隱。五疏。權惡。欲引咎繩誅。公遷。知幾。力求補外。至正七年。爲是歲十二

月公遷欲陪歸鄱陽。先生以淑烈慈闈之年老辭。公遷送歸李黼余闕於

元。將諸生家金五百鎰來。公遷請獻。大夫夫人供旨。告與先生同入元之意。

大夫夫人許之。先生奏難離省。不得命。不得已。以本國諸生屬簡齋而赴元。

甲午還。丙申三月十日。丁大夫夫人故。戊戌終制。冬十二月。恭愍王遣柳濯

李穡聘幣三至。不就。庚子春。入元。吊公遷。主江南桂彥良家。與本國生徒

及中國諸士論討經籍

時天下兵戈洶洶。楊載、歐陽玄皆卒。李黼、余闕皆殉職。所從遊者迨盡四散。深迹避亂。或擇木於逗遛間。彥良、王禕、錢唐、朱懿等曰：「今天下喪亂鋒刃犄角。稱王稱帝者幾何。而皆不道主虐。不以西北赴戎狄。則必以東南蠻夷橫行暴悍。民不聊生。久未霽猾。先生嘗謂朱先生與小子輩曰：『運已久晦。天必縱眞宰明哲。庶或遇值。』」余與子遷朱公及爾輩從容周旋。用夏變夷而疏其運統。則大宋中華之正可復於閩洛之道。致其君德則希之三。五而禮樂文物以還。中原文德當掃夷狄塵塞之累矣。今字夏作區區百餘年。猾夏如彼。庶乎眞人明哲興而尙不作興。夫子老矣。學生迨盡凋零。無已乎嗟矣。東隅本箕邦小華之土。而賊鋒姑不作。捨懷小子輩歸保軀。度壬寅三月。彥良等治裝餞先生歸隱丑山島。海在寧

先是先生斥國師普愚。故普愚常欲除去先生之徒。自是歲七月。士禍大

然則斯人均志以弼終濟斯世而以致于聖世何有哉然則王庶幾老者

安之乎然老非血氣未定時故難起

此有深意

顧謂子孫曰汝曹有我身亦不

可應命因不就凡聘至己酉四度先生曰王庶幾誠之乎然則無然者否

此有深意

命胤子及二孫曰我既國之遺老汝曹既致身之徒赴命試誠決我

進退庚戌三月起聘就師傅館

時辛哱素憚先生而鄭夢周李穡金革李仁復等數劾奏又簡齋就職令

二子伯清得清劾奏哱罪王始疎哱哱聞既積憤又恐其來而議已遂謀

不軌先生始至討哱且教臺諫交章建策又令生徒金三近李碩等連疏

章奏誅哱黨惡

是時元主北遁聚散衆潛移書脅之李仁任李穡池淵等主事元曰元雖

起自以胡既是國家自祖宗臣服既久則君臣之分鄭重今明雖據有中

土元祚尚不絕則以侯臣藩國豈可遽然背之當贊故主於義爲正鄭夢

周朴尙衷。李崇仁等主事。明曰大宋帝華夏。大統中華而元以夷狄。猶夏
弑逆大宋。力服我國。以箕聖文物遺韻。易以獸服。毒蔑倫常久矣。今幸帝
明。以中土種葉。起接大宋之正。是天厭穢德矣。爲之恭修小中華之實。以
事大中華。用夏變夷而定天地之大變。循天地之復常。豈非天地之正經
耶。乃相背馳。朴尙衷過忤仁任。仁任劾流之。是非愈熾。乃質于先生病側。
時先生慎憂臥先生曰。子輩執兩端推中。何難而以勞病枕耶。中國者。中

館。日親御藥臥

華之中國。豈夷狄干之哉。然夷狄主中國。狄運熾。華道塞。此天地常經之

大變。然聖人以中國。夷則夷之。以夷狄。華則華之。此華道而華之。狄道而
狄之者。天地之常經。蓋不限在一般形人生底賦也。聖人之公理。有教無
類而踐人道故也。人道卽天道也。故大舜文王。生於東西夷。涵用天地之
常經。參贊天地之統序。則天下之人。以天地之心。趨宗而章道。此天地大
經不變也。况生以中國而中華者乎。生以夷狄而夷狄者乎。彼元根種夷

狄崛起以夷狄之強而不變改夷狄之法。噫。元之世祖也。以釋虜爲正道。貶殺孔子。成宗也。雖釋奠先師。然創寺崇佛。屢致災異。而無悟。武宗雖尊孔聖。追尊加號。春秋二丁。勤敬釋奠。用太牢。然禮樂憲章。不作。衣冠文物。不稽。三五法言法服。一無考遵。是只領君臣民父子之目。而率下奉上。父以傳子之名色而已。仁宗雖心釋奠。貴大學之書。或稱治國。自儒道而云。然大學之實旨。吾道之真術。棄忽而以釋虜之教。爲道之先。以明心見性。爲其理學之工。英宗但遵厥祖宗法度。此三主。或有處權保民之稱。制度節文。在眞教民之術。混背。即是自如夷狄。而所謂心工。自是大亂眞。有或知本之士者。棄忽不用。泰定者。得於篡弑。賊鐵失等。而崇佛。不君於人。明宗也。又不似。而所謂文宗。亦得篡弑。又烝父妻。寧宗者。又不君。而至于至正。殘虐天物。生靈怨散。四海湯沸塗炭。而許謙。卒於棄隱。朱公遷。終於遺斥。斯人者。出於中華之遺苗。而以中華之學。欲挽回世道。用夏變夷。而夷

狄之主。以夷而夷之。公遷之徒。雖萬輩出。何能乎禮儀哉。故天怒猶夏。覺運回新。今天子順天人。以復宋華。余自在元。聞之博采遺隱。閱覽落英。得創中國。庶幾回光云。今竟致天位。此中華皇帝也。非人而天。則縱未詳盡。令聞已然。人敢違天。諸君主說似經。反害經。夢周輩主說似權。實是經也。顧謂李穡曰。亟遵大義。定天地之大變。棄夷狄而服事大中華。以復小中華之實。回光箕聖之遺韻。穡等曰。始覺未達。敢不承教。先生謂侍中李仁任曰。小子心何偏。流竄同儕耶。桀紂以中華之主。作獨夫。湯武順天而不。敢拂天下之心。況至正以胡元而酷作獨夫。何疑之有。速還尙衷。無相傷害。仁任曰。敢不惟命。即奏還尙衷。尙衷更不就。

壬子先生自念道不行。欲歸隱。適又曾孫自亨。

後名藝改

以疏罷職。乃決意南

歸。離師館七十里。明太祖使詹同聘幣馳駟而至。先生赴明三箇月而至。以慎節在賓館。高皇日親臨。命製醫藥。至癸丑至月。復常。始自臘月出入。

禁闈首救錢唐使不黜孟子聖廡之享。又辨析朱子經傳章句。非迂而實。

詳見明
朝聘問

及聞宋濂所傳過尊孟朱。不無後弊之言。乃決意還歸。以丁巳正

月還國。天子詔封寧海君。供其邑結。是歲三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高皇帝贈諡文貞。命禮葬于遼東文會山。

元延祐至治間。在元言發政行仁。又言夷狄法二帝三王則中夏。中夏法

夷狄。背華道則夷狄。又說先王之法服。欲復文物衣冠。詳見元問答仁宗以卒

難變祖宗制度。不從。英宗時。右丞相拜住亦欲同周旋。英宗納賢茅塞。斥

小猶豫而終見弑。至正年間。順帝授國子祭酒。先生託以先帝二宗師傅。

自處。又託耄昏而拒之。默守自晦。就諸生聘問。散遊巷曲。討應經術。酬析

理會。

元與本國常作儒賓。出入殿內。必以儒衣冠。而二國稱申子。未嘗斥名。

本國自肅惠。必曰先生。是前以師友賓禮。忠肅時後以師道爲重故也。忠惠時

忠肅曰寡人先生曰臣者以賓主相當而友也。蓋謙也。忠惠以後。一不稱臣者。此悶師道否于世。故自任師道而以示師道之重也。常曰我豈好爲師者。此天下師道之重晦盲久矣。故不得已而妄自尊大。以自重於元。雖以賓主相爲友。然元主必自謂不德不敏。先生一未嘗以臣字自謙卑。而每接語稱僕稱生。或以文字必曰華海東小中華。僕生是仁英二宗。雖元之英主不以用夏變夷。故羞稱臣於夷狄。故也是以嘗託以學士流之稱。如此見於餞訣。桂彥良東還時。痛華道之塞。祭大宋祥興皇帝吳。文稱臣。可知先生之心矣。

赴明接語通書亦不言臣。只稱箕國遺民。此亦天子聘以師禮。故自任師道之重。欲明中華初創之始。厚培垂統之基也。至高皇帝追贈先大夫及二妣爵後稱臣。

省齋

同

先母弟

無育休默子

諱

先母弟

元

嘗以長子翼之入系。先生曰宗本支

庶人家之彝倫。吾同母兄弟。雖在兄列。豈可宗適長子。係承以紊宗支統緒耶。我國俗雖本無支適之分。吾家不可以迷俗喪經。國家官人以䟽踰親。卑踰尊。以賢而爲御國治世。當率物之公理。濟衆之正道。大別於臣民自家事而俗傲國家官人法。僭制無別久矣。

李穡謂宋明誼。卓光茂曰大哉。先生之正名分。使人家而不紊天理之正。使國家而明廓率人之公。

後國家以先生生妣升亞正配。封爵後。休默子與執端宋明誼啓聞。以翼之爲省齋後。及省齋與伯清同䟽禍作。籍家日。權近嘗以翼之薦拔經學之德。設力倡言。與道傳輩引先生曾遺防係之言。啓救翼之。翼之獨免於戮禍。只收仕籍。竄配己而付恕放歸。

卓光茂謂金革曰。近之報德於申尙書退憂翼之之免。在退憂幸也。在近

也。義理大蔑。金革曰。使父不得同與子禍。使子不得同與父而死。上誣下

誣誣親而誣疏孰不可忍也。

跋尾

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先生於本國及元雪谷鄭誦思菴柳淑栗亭尹澤及仲季省齋休默子无悶子迭相隨載先生事實合十二卷傳諸徒家普愚遍照指揮史官燒盡墨跡之時頒命分黨窮索諸家秘笥盡焚灰之或秘不肯出者必發覺致孥籍故罔有攸傳其後花山金革及其子

三近

號謝隱

醇隱申德隣春谷安魯生石灘李存吾圓齋鄭樞之徒以嘗見

籍且以所聞者畧載得大綱領而石灘圓齋家孥籍時又值烈火先生歿後圃隱鄭夢周潘南朴尙衷雙清安宗源籠菴金澍東里金峙牧隱李穡鳳巖崔元凱養浩禹玄寶瀑濂卓光茂陶隱李崇仁柏竹裴尙志南村李公遂及宋因

革命後首之反陷事籍

金震陽金英利宋克己之徒以先生於本國及

入元事畧編之又以己聞已見添輯且入有明廸義大方各誌而搜輯先

生姪慎歸齋彝弗尤散人晏尤齋瑋歸來窩璫且李孝臣及其子匡李得
邱及其子周閔智生成汝完黃昌俞承桂李景茂李蒔河自宗李種學崔
關金瞻李彬金履等搜記編輯合八卷而名曰華海師全考諸圃隱圃隱
曰吾先生嘉言善行爲法於世教者泯滅而所存只此亦幸其畧爲發明
吾亦尋隙搜輯以彰微誠矣後竟加二卷盡編屬成思齊曰善歸保藏噫
先生嘗於史官陳子誠之祖劫父黜繼母也教法司誅之權近父僖短喪
服三月故教臺臣奏黜鄭道傳初薦仕先生曰究其所由察其靜違渠焉
度哉漸遷華要必移麗祚在斯人言於王王馴與曰當今朝廷最任重者非
其人而傾國擅勢自恣矯旨內以掌握外以收心有篡神器之漸而佐翼
亦盡次權要王何不察以是世仇愈熾然先生生徒雖失勢而亦叅多朝
班故仇視者未敢圖竟以先生弟省齋及長孫矢直齋伯清封疏所忤

陵江

時王

忤黨怏怏得意孳籍先生家矢直齋門戶渾戮籍沒鳳停

飲即軒理

及從孫

諸家圃牧陶潘等。力救艱獲保全。而窮搜諸家師全等所說者。不計尺簡片楮。雖秘笈深藏。沒籍盡焚。陳子誠輩。悻悻得意。出史誌窮覓拔籍。投燒無遺。以報其怨。圃隱諸人。力救不得。將欲若箇記誦。以秘傳矣。國事洵洵。日無暇及。圃隱曰。申子至大道蹟。從此淪沒。無遺傳。乃編畧大綱曰。潛付元天錫。可矣。即夜馳門。人生員等。牛來麟。孔明亮。房海範。吉仁廸。方萬化。於天錫。且道已說而付之。曰。華海師全畧。十卷。已付成思齊。伊人心力太剛。未知保全。且聞若干收輯編在禹立寶。李處士春彥。成侍郎君補。李進士碩。及卓慎。金三。近諸人處。君當收藏傳保云云。未久圃隱果敗而杜門洞。又被坑火之禍。宋因權近。乞憐撓尾。反舊附新。而素以見稱於君子。徒者。故旣詳識先生說在處也。於是近欲報斥父之怨。唱謀宋。因協同道傳等。自癸酉以來。窮推深山潛谷。枚々搜盡。沒燒而先生子孫籍家奴孥。禍迫誅案。李來。李宗茂。趙溫等。救勤不可得。乃與黃喜。許稠。孟

思誠成石璘。石璫。李詹。金自知。姜淮伯。鄭以吾。趙云佐。鄭悛。崔關諸人。迭就先生從孫槩之第。交勸就科第。以息門堂之禍。槩泣曰。然。何惜我不肖之躬。不改素心。而以亡全家。乃就第。先生門戶。始得遺放。禁錮艱得不滅。誅庚辰。李來等薦先生曾孫自嶽。自誠。恕用。勸以就仕。槩曰。自嶽。既致身於前朝。必不至。不至則禍作矣。勿勸仕。以副其志。自誠。不致身於前朝。可起就仕。而保其孤姪。奉我從祖祀。可。李來等從之。誘自誠就仕。自誠泣曰。豈重我身。俾不保伯家遺孤。乃就爲舍人官。辛巳。權近等奏贈圃隱時朝爵諡。自誠奏前朝道德忠貞之臣。新朝積怒怨靈。可以褒揚貞節。一則慰冥魂。一則植百代綱常。不可以官爵號諡。累之。以是逢彼愈怒。自放還鄉。立言由義。其亦賢乎。每想先生家事。不覺自傷我心。故嘗與范君伏厓世東。略論蹟如右。以遂圃翁眷眷於先生之志。而且以先生及一門弟兄子孫宗黨。各極一體潤澤。先生之風者。略著若干編。此即華別錄以斟自傷之心。

以俟大綱發明於後日矣。近聞伏厓范君著話東記亦詳畧云。幸有斯人之筆削。不勝幸甚於千載之下云爾。

師全繼辭

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先生以忠烈王二十四祀

元成宗大德

戊戌十

月二十九日生。先大夫代言兼直學士都官大直郎。有明贈大匡輝及中

原大夫諱仲明。兒時

十七歲

爲工課。適冰山縣

永外祖宰衙

時爲永同宰

路過清州。滯雨宿本州軍尹戶長陳聖謙家。陳家人夢月出晦天。天地開

明。未幾雲霧重纒。繞月藏輝。晦明相錯於家。月輪漏入堂。抱于公之懷。少

焉出懷。披雲霧入內室。抱于陳娘子懷。居無何。月輪復出。歸着于天。雲霧

隨蔽。久乃放華。陳家覺夢大異之。請公說夢。願以娘子奉巾帷。公亦道夢

兆同符。許之。卜日成親。而生先生。小字曰夢月。名曰賢。字曰信敬。

忠肅朝聘進善時。易東先生啓請名副其學。因更賜忠臣貞三字爲賢。後

赴聘明也。高皇帝曰：先生之道，信忠義貞而名忠臣下，具上加下以成一字，以副其實。此子之師，啓更而予自微時，欽其道鑑。然音釋不定，云予定

音釋，乃曰：賢與聖賢之賢音同，而賜字曰浩仁，又賜號曰不諼齋。忠肅封先生元

母金氏為樂浪郡夫人。生妣陳氏為上黨府夫人。至是高皇帝。追封元妣為樂浪郡貞淑夫人。生妣為上黨府淑烈大夫人。

先生八歲讀孟子，證不告娶章，勸先大夫娶正，從師易東禹先生。少易東。三十歲。

歲

忠肅乙卯，以先大夫及易東命，赴成均試，居生員中，同進士，對策壯元。未已

赴聘退歸。辛酉入元。丙寅自元歸之事。詳見出處篇。故今刪之。

乙酉，丁元妣，三韓國樂浪郡貞淑夫人故。丙戌，丁先大夫故，居憂四年，齊

斬中禮，朝夕晨昏，淚注如初。靈床饌享，必具魚肉。僮僕辦於外，每更精獻

則必親自精檢而薦之。享畢，獻諸淑烈大夫人。大夫人均歸伯叔。殷山伯名仲立。

都官周公先生時，供必以粟米粥一瓦器。終喪日，器自破五片。終喪前，櫟上

巢鷺玄毛幻白。春日階萼紅質綻白。終喪後鷺復玄。萼還紅。

鄭夢周問曰。平時從侍。縱未恒日。然敬省威儀。退考禮經。及宋儒先定準。則起居動默。一畫無差。至於細䟽精粗。若是畫一。如何以諸經禮說。宋儒僉式。常不離側。先生曰。人譏夫子入太廟。每事必問行之者。則夫子曰。是禮也。且爾或未嘗見先儒訓。有當故者。宜常接禮說者否。夢周曰。聞既詳矣。至於先儒是訓。在何編。且何先生說曰。汝必問何人何冊。然後爲禮乎。退書室。更博熟究。奚啻此也。就他得工。必倍之。夢周拜起曰。謹受教矣。李穡曰。日者。先生獨行三祀喪禮之說。及答鄭夢周之訓。詳聞諸金九容。朴宜中。安魯生諸子矣。蓋終喪三年。以小米一盂粥。無瘠容。不瘦體。氣力無減。平昔似人人難。何爾則然。先生曰。孝根於心性。心性是天命。孝何傷其原。且夫子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况身遭其親喪者乎。夫子且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朱子註之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



及也。然則我身自反就達底事。猶然。况遭生我身之親喪。何暇就飽痛。憾
惻怛。由出根天之理。自然而然。豈知食少爲艱哉。故體力無暇於瘦瘠。且
供素飧。糯居喪之禮也。人所皆可以同然者。本不是人人不能爲底事也。
稽曰。由出天理之自然。不勇勉而然。人人豈可盡然乎。曰。爾學。何其疏乎。
夫居則致敬。養則致樂。病則致憂。喪則致哀。祭則致嚴者。聖人之定教而
爲人之子。生知者幾耶。反之者幾耶。盡是素養于中。次第致孝。習化而融
溢來。故敬樂憂哀嚴。一理達及事。非即刻辦理做底也。故任教化者。不可
不知孝而齊之之理也。理者。天理也。稽曰。故舜之立孝也。天下之爲父子
者。定矣。曰。然。

噫。文貞之爲道也歟。以極而尊其親。以賤而升之貴。適天理而不濫。生而
極其適志。死而極其報終。自然而來。自然而行。豈曰自反之者歟。謂之大
舜。孰謂之不然耶。如不敏。天錫者。自聞以來。未嘗不惺惺于中。嗚呼痛哉。

巍巍乎哉。先生之爲道也歟。深深乎哉。先生之爲道也歟。上像于巍。卽惟太虛也。下像于深。卽惟不測也已矣。噫。夫子之學歟。道極而巍。不勝高。因爲崩析而夷之耶。旨極而深。不勝下。因爲淪滅而沒之耶。如何爲世毒怒之孔酷。斯其爲時極諱之太甚也。嗚嗚也哉。先生之實蹟。推此則如斯而已矣。故其藏。吾其知矣。其極。吾所不知也。

諸子贊辭

怡軒成汝完及菴閔思平觀稼崔清夢梅溪元松秀乾齋宋明諠
城隱林隴琴隱李陽昭陰村金若時泉谷崔元道德谷趙承肅通

村李集松澗鄭仁彥鳳里金時竹亭卓慎晚六
崔濛鳳巖崔元凱瓮巖元天常等拾遺秘傳

宋濂明人曰。申子之心。粹益於身者。渾是德。如開寶鏡。對其鮮然容像。全然

文明光彩。又曰。觀乎申子。一心主於身。一身主於百體。巨細備盡。展乎而發露。潤乎而形像。若整飭好衣冠。如飄然獨立。插鎮重固。而如山峙秀。而不動者。威儀。

劉誠意基曰終日同坐申公昏晦中如明明影子新新精神卽雲中出月錢唐曰自初年得侍至今對一先生自古聖賢君臣皆列座上奸昏君臣斥盡境外誰人心累安可容漏

李益齋齊賢曰宋儒云聖人萬善足焉不加毫末觀於信敬初先生字百執事無加減

朴耻叟耻一忠佐曰申某溫厚儉約惟工勤學濂洛群哲同致一徒

李竹軒竹一澗曰晟曰信敬天性不差終始畫一所爲無非經中著出

閔草塢宗儒曰儒云儒云云何眞儒以余觀儒惟申是眞

花山王煦本號希齋又號松齋曰立大義於山林下柱楔宇宙其功大矣何道衰而

晦歟隱遁陋榮嗟不與我而周旋

朴杏山全之曰申某鄙唾仕路痼癖經籍

金快翁快一軒曰台鉉曰近世正學惟申子者第一人

崔拙叟灌曰比之我東先進之諸子申子踐履清趣最遠矣又曰斥佛關
異端之功大矣誠與鄒孟氏韓昌黎先天後天

李百花

梅一齋曰

兆年曰吾以守直申友善格

金竹軒

憲一翁號

倫曰一正之學不以權處瀑濂亭卓光茂稱同

蔡弘哲曰公之痼慕孔而太古公之病侮釋而殺俗生乎今之世太不能
與世推移

羅希齋益禧曰從師先生一未見處權

安謹齋軀曰力學務實吾以正乎先生

李稼亨穀曰晚年幸得見濂洛大道由以申子而達

李石灘存吾曰聞風起烈自勇於立先生之垂功于世大

李牧隱穡曰當時之恨王室不用大儒得我先生穡雖愚蒙豈不欲陪緣
左恒失於明於元先生高躅徘徊落落惟余至痛未盡格聞

晦東朱守慎曰大學中庸於經術神功備盡申子之於經術其為庸學之體功。

德齋辛葢曰吾子正直平公寬裕溫重相別六七日依依眼上雜意不侵。抽黃對白底文華思子釋然自消。

石灘李養中曰鍾世大丈夫真先生矣。東西南北無非是道。隱而著顯而微。無非是道。道以適中。何莫非是道也。

松齋金光載曰直而不激。順而不佞。申子之為道也。

雪谷鄭誦曰父虎而子不為狗。逐世轉俗。都是所稀。觀於先生子孫。陶冶家庭。風采光烈。涵涵精熟。盡是文彪之虎歟。

諸子叙述

蘭溪金得培曰白上黨門人。如李益齋賢齊。及子雲窩尊達。朴耻菴佐忠。閱草塢

子儒宗。金筠軒永。穩齋永。安謙齋牧文。白默窩天。吳戒齋冲孝。金鈍軒光。松

堂載光張冲菴純任虛齋子松和齋子順等二十四人。權菊軒門人白淡菴文寶韓

柏堂義公金廸齋積李稼亭毅金悔窩伯英尹斌齋庇安俞廸菴桂承李直齋昇崔

拙齋澁菊軒子松齋準水軒阜希堂照忠等十九人。凡兩師門諸

子莫不一是同受出於禹先生門下而皆於先生或為長行之齒或為兄

事之齒或為朋友之齒不為年嫌莫不爭先執贄服勤從師視若父兄長

者先生之禮先生亦敬酬盡禮如李百花軒兆羅敬齋益金竹軒倫又號

李泰齋麟起百年李石村蕙韓文齋宗李竹溪晟鄭雪軒頤李希學翁號

朴杏山全諸公皆與白上黨權菊軒禹易東先生年相輩之承次同師安

文成先生文成先生之及歿三先生與諸公侍文成慎席文成曰嗟呼小

子惟爾輩之從我蓋自我晚年矣嗟我心術之微習知慣見皆不若倬也

歲也願正也溥也之夙從既熟者不特以我為師勿作年相輩之耻亦從

私淑師之今我命止而禹倬卓越諸子中賢邁我遠矣勿違之從師篤敬

如我也。文成之沒。諸公服從文成命。不作年輩耻嫌。從師禹先生。我文貞雲月先生。在易東先生之門。相師敬篤。諸公曰。文成之歸。托吾儕於禹先生者。以其德之高也。而今先生之待此人。如師友。是亦爲其道成德立之峻越也。我輩得此人。而致諸師長友兄之尊。亦豈不爲文成之志也。乃交之如友兄。敬之如師長。

於是人有秉彝之心也。蒼顏白髮。皆忘年願從自下。敬以師友焉。稱以弟子焉。况乎年下年輩之有覺向此學之心者乎。是以在元。朱梧岡。許白雲。丞相拜住。友而敬。如尊師。朱公遷之徒。師而弟之。在明。亦有舊徒而新徒者。如劉丞相基之徒。敬而友之。劉憬解縉之徒。十三人。師而弟之。在本國。則如吾得培之類。胡可數也。吾門鄭夢周。甚得先生之許。品夢周亦深知先生矣。

成思齊。禹玄寶。相與語曰。噫。道之難行久矣。甚哉。吾夫子申文貞之道之

塞極矣歟。陳匡之厄。宋大樹之困。鄭東門之辱。趙河之命歎。楚葉之圍厄者。亦莫不聖人道衰之運。而忌德蔑道之極也。然七十二子起從於天下。列國之間。而陳蔡之難。四科十人。無恙而返。未從者。無恙在洙泗之間。此時世君世臣。若諱疾聖道。罔欲俾有記者。魯人不得記。齊人誌之。不能乎西北者。則有能乎東南人。而況時君列國。雖不用好聖則衆。無禁聖道之傳者。誌者。故自周公不復現于夢。歎止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衰矣者。而乃以自陳歸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始還成就學者。各適其材之大小。而傳之無窮於來世。然則聚會厄。何傷於夫子之道也。孟子之於魯臧倉之沮。於薛戒心之厄。只關時運。惟爲治亂之盛衰所繫而已。不過爲去齊所以有不豫色。然者已也。亦何傷於孟子也。程子之於迷仙淫佛之蘇。倒戈赤幟而自黨敵。爲還魂尊魂。強魂。連及于蔡。朱子之於食善鷹犬之韓王輩。幻真黨僞。連及九淵。錯學。

誤入之毒。其不過皆爲當時忌克然耳。欲不過使跽蟄程朱子而自蹲高坐計而已。罔有挾天子之刑。摠握擅柄之權。故程朱之道。只爲一時之行滯焉者。惟在華夏運衰之所關。不在斯道之運。故子朱子歿於寧皇慶元己未。而無禁會葬之數千人。祖泰之疏。出於積卵之勢。而只配欽州。踰年而黨禁稍解。群哲漸復進。猶講先生典謨。寧皇既歿。理宗度宗孝恭端宗。及祥興皇帝。統嗣相承之間。蠹虎凶魅。雖赫柄據廷。然理宗臨御以來。崇獎周程張及朱張呂諸儒義理之學。表尊故眞文忠魏文靖之徒。間布朝端。昭講先師。以致端平初元之歷年。乃如江萬里。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謝枋得之徒。連出於朱子之後。大宋雖時值艱虞。無暇講師說。幸致寸分隙陰。而誦謨怡怡不懈。且如蔡西山。九峰。黃勉齋之徒。俱以承師大賢。隱處修守。發揮餘旨。而自漢以來。外國之有名者。不書於中國史。中國人有名。則尤著於外國。四夷而傳布後世。以尊當時如北金虜人。必問朱先生。

安在則夫子道德典謨不墜於朱先生之傳輝而越華外以至四夷猶不
忘。況中國人乎。許魯齋衡出於懷慶河內部時。胡元盜吞其地而同部界。
隱士姚樞不仕潛居以程朱學亦自娛尊之。仁山處士金履祥亦不仕隱。
棲得其書而教授許白雲謙。蓋黃勉齋以朱學傳於處士王魯齋。饒雙峰。
雙峰傳之鄱陽處士吳準軒也。同郡處士朱梧岡學其道得其書於準軒。
而朱克升字公遷習得家庭以微辭奧旨獻質于申文貞先生。先生得盡一

覽無不洞徹。於是克升之徒始聞其微妙。瀾瀾樂從。然天下自帝以下皆
尊釋襲胡。故斥之者一天下也。吁嗟乎已矣。申子道止矣。夫我東肇自開
界。偏在海島一葉之深。九夷始創。故域稱東夷矣。蓋自上古檀君。送子朝
塗山。夏史無見。箕子東渡。東國之治。無說於中國。其後薛弘儒。崔文憲。皆
宜爲聞人於中國而不啻中國。我東亦幾泯然。噫。吾師道以胡元以明而
皇帝皆倘不深信尊之矣。師則師矣。有或傳歟。考諸新羅太宗武烈王

金春

秋之於唐太宗。蓋其有卓偉事而且崔致遠。平生別是一種幻道文人。然其奇立也。言語也。卓乎於人而俱皆戰功之大名。文章之峻邁。稱於唐者。似不可淪泯於中國諸書矣。見唐書者多而未見其名之著記者。以外國所以然耶。以東夷所以然耶。蓋名之所以傳不傳。罔論聖學文章才技異端同然。一顯者而無述。中國之人亦偏奇於中國人而然否。嗚呼。吾師道於胡元君臣。以釋氏而相背。於明太祖。以孟朱而見忤。後又以胤子簡齋文暄先生左袒孟朱之辨。亦極相違。豈意其有稱後耶。嗟夫。我國以隔海葉島。蘭臺幻刹。經幄師僧。云神云佛。窟世立幟。酷仇我儒。爐籍灰藁。國又奠季。不良勢柄。跋扈戕虐。吾師之眞英襲臭。庇陰趨影。莫不干直時諱。孔其落落。故欲鋤斯英臭陰影之芳馨。百圖防源滅跡。惟在師道之影響其名爾。噫。嗟痛哉。漢黨唐清之禁。縱云孔酷。國祚尙遠。旋宥旋復。故群小亦鋤相勝相反。世諱無常。名著簡冊。慘嗟我師席。愈甚瓜花爐灰之秦。所餘

者無幾而國關存亡迫在斯須。後何人斯。說我師傅。知之者誰。嗟我契心。共嗟者誰。

圃隱鄭夢周曰。世運胡否。天欲曠學。惟我諸人。纔得旋違。旋違數左。摳衣

靡常。噫。嗟先生。斥峻普遍。

普愚

崇孽釋道。釋門屏陰。史官盡出。爭承指揮。

秉筆黜籍。削盡至言。墨滅爐灰。蘭臺幻寺。誰知僧窟。山野諱絕師言。師言

千代。誰傳以說。舌無可及。誰知有師。吾知有師。後孰知言。然奸軌窟孽。又

橫風起。忌直畏正。於千代而舞幻罔。

欺也

後者亦知先生之道。極疏

治也

真路

之直坦。而偉盛罔容其邪。窮搜焚削。以滅痕影。歟。太甚乎極矣。使之莫之

傳後。嗚呼。已哉。

又曰。吾儕。尚有在否。若干收拾所聞所見。以使後世。知有吾師之道。尊德

至者。誰也。如有也。吾以是傳之矣。然李仁任。崔瑩輩。不幸出於先生門徒

之畔。涯以量小。立偏為時人之忌。極誅倫類。且矢齋

矢直齋

於王遷江陵時。

疏發露戮滅一家。盡烈炭熾爐。近日史官亦皆出於先生所擯之孽。今我

雖姑存。將支殿上。聖躬存亡亦迫朝夕。故謹封先生畧實。傳於吾子。谷遁

塢。幸須秘以善守之。師蹟爲一世猜怒。朝野父不敢言其子。兄不敢言其

弟。况簡册字言乎。然寧或有野說之漏存者歟。鳳齋鳳齋停令肖子孫略或

有拾以傳之歟。吾子慎采慎搜。善修善守而秘壽焉。

成思齊與金革語曰。世所謂權軒朴信者。以乃祖不服三年喪。嘗爲先生

之鳴鼓斥黜。因作世啣憾。至是信也。斥先生於達可。達可曰。小子爾遊吾

門而慕作陳蔡大夫耶。汝祖非先生之討也。天怒悖常。付刑權于先生。故

先生爲之也。先生黜人。每常非自判。以天之所當棄者也。人敢私仇。吾以

是常自傷而不意吾門。又有逆天者云爾。而權僖之短喪。先生又嘗斥之。

日者。永鄉鄭仁彥抵書曰。世道坑塹。人心淪沒。不意近日權近與鄭道傳。

胎腸桃李。同道傳與尹紹宗輩背斥不諉。簡齋兩先生道傳曰。假竊依古。

權近爲
外祖

自首納官之令下。兼令推納。牧老文集。火之。徐居正之述史也。陰翼外家
事。甘作朴信。陳子誠之接踵。采盡消遺。吾先生底言。沈溫歎曰。先
生之蹟。驟雨之夜。如月之蔽雲。因痕影隨滅。以此爲時人之反目。托以爲
軍直之不稟而梟首。噫。沈溫之死。以所嘆之爲崇而非其命矣。

元天錫曰。金自粹。申德隣。金允堅。金仲南。金智允。柳從惠。許愔。金得雨。相
與嘆曰。聞諸達可。嘗曰。文貞之道。如天地之囿物。簡齋之學。如四時之候
序。仲叔昆季。如四方之正位。若子若孫。猶子猶孫。如化物之若時而栽。所
以傳之無弊。廣大方正矣。當時師友之正。莫不規矩繩尺之相直。弟子之
傳。如江海淵川。各就大小科區。喬嶽岡陵。各鎮高低地勢。原隰田壤。桑麻
郊墟。排布分界而嗚呼。窮會有數。亦胡有社瀾之反流。懷襄陸沙。汰崩
倒。桑海翻覆。日月晦暝。後天生民。似不復覩其光矣。噫。圃友此說。若是切
盡。而蓋斯道消長。自三代後。大關氣數之否爾。秦火翻覆。中國人文之運。

亦常倒置。况左海偏邦乎。是以箕代史述。不以遠泯。薛子籍範。不以無著。崔子弘猷。不以非廣而抵鄭仲夫。積怒文人。坑寒礪花。爐飛籍灰矣。檀史歷遠千載。未必如彼而盡寂。箕代聖治。羅濟麗並運。皆綿歷久遠。即在我麗前頭。無論善否。所謂殷鑑不遠。當在夏世。而便若結繩之難據。文獻無徵者。仲夫之劫會。灰飛風散者爾。箕薛風韻。只存影響痕跡。而惟幸崔子尙近本朝。中世雖迫。值仲夫之禍。而以不世遠。文獻灰餘不全。然惟尙有考據。總若箇萬一。於與諸子答問者。伏厓范友記之。不必更疊。而大抵文憲花圃之馨。家傳而傳之。無弊。筵授而授之。無弊。家傳。子曰惟善。惟吉。孫曰思諒。思誠。筵授。申弘尙。晟勁。世以述海東孔子傳者。申氏三世是也。又崔敏庸。韓子純。金行瓊之徒。七八十許人。而姓名渾失於仲夫火灰中。噫。九齋十一徒。盈溢其盛矣。而以仲夫一番之劫也。與前代史同歸坑火。淪亡無傳。如此。况申文貞。圃圉屢致之劫歟。嗚呼。悲夫。天錫。每誦諸公之歎。

語未嘗不三復而長歎也。

松山日暉之季。天錫與范友世東。卓友慎。往顧圃翁。圃翁曰。天地之於物。仁覆厚載之德。未嘗有栽培傾覆之別。而物之處。所攸立。不齊則不能齊之乎。一此堯舜所以教化乎人。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者是爾。是以周公之德。不能化兄弟。孔子之教。不能均柳下惠盜蹠之兄弟于一道。亦不能免屢值厄危困辱。吳起早師曾子而答魏武侯西河之問。則猶有不可誣學問之力。然有喪母不奔之罪。殺妻求將之惡。蓋所以不可化之處。猶在物之不自齊而所不能一。若天地之不得培傾。何傷乎不化於教化之一。是所以申文貞之家。族類不能一致于栽培之圃。指申伯申元問業論學者。反道背教。口恣談義理。身私賊奸逆。便致項籍之火。繼作焚詩書之灰。燃炎連熾無已。而欲其籍蹟之無遺餘。蓋自古憚直火籍之厄。不過大關氣數之一時。否會爾。猶有漏航遺壁之筆。總若干萬一而俟之。而黃石素書

之葬。必有遺書。人間之曰。此惟俟吾子數君子爾。

天錫曾顧金梧隱士廉。其弟石樓士安侍席。陶牧醇三翁至。閒話故懷。梧隱曰。昔問簡齋申文暄先生曰。先生謂理一。一理散在物。亦一乎。曰。理與氣不在造物底。卽一理而二五之氣亦一氣而已。蓋理無爲而不過。所以然之妙。所以妙之然者也。氣有爲而乃化所能然之妙。所能妙之然者也。以字能字。當玩味。余嘗煩擾。早未暇究。近自隱晦。每閒暇無事。只事斯訓。而玩物。吾餘年之終。但在物中玩究。樂足無窮味矣。

石樓曰。余嘗聞是訓。但舉其本領之同。而不舉其終異之殊。故疑不能究。往陪問之。先生曰。汝未嘗潛究。程子曰。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乎。蓋理無氣外之理。氣無理外之氣。程子雖言只是理。旣言理則氣亦言在那底矣。汝究於此。終若未究。究於曰善固理也。惡亦理也。則就物之所以分殊善惡。汝方踐其形而玩之。其可以推矣。余於是後始得推。

識滋味。

醇翁曰吾曾問此理於簡齋。簡齋指前席几案曰看此器。看此器可以知。又示門外各栽物。林曰視這物。視這物可以知。汝退當潛究其所以。所以萬分以分致則終爲異致矣。合以合致則終亦一致。所以異者氣之能。所以一者理之然。故本之則一而化之則廣矣。余退而推見天造之物。人工之事皆然矣。

陶翁曰達可嘗問四端七情皆氣之發乎。文貞先生曰汝之問知則知。蓋汝之問以汝之知覺進就。問之則所可大惜者。汝之英氣所發。每爲張主。太未得消融矣。工功在進。必勉誠焉。簡齋先生聞之曰達可之問。旨哉。旨哉。善則善矣。所惜者未盡善。知則知矣。所惜者未盡知矣。爲而不已則易乎。至于精微極致者。達可乎。文貞末年。達可問於簡齋曰。蓋情之發。雖是氣。以所主而言。故晦庵勉齋以四端謂理發。氣挾七情謂氣發。理乘理發。

氣挾者在於所感主見。

同現下

所然所妙皆當然之理致而氣爲隨挾使令。

以順其成者也。氣發理乘者所感主見所能所化皆過不及之氣致而理爲乘役微妙以熾其危者。故主角未當理而難見其當理之自有所然者乎。簡齋曰達可所由進德之道近可以得大成就者矣。世之學者不透孟子善養氣之訓。未知志之理。故不知氣養而未得就識帥卒之別。主使之分。故爾。朱子曰人道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又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是以曰精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夫理發氣發。蓋因其所當然之發而發則發之者雖氣所以發者理。故理爲發主而氣順而聽命。未因當然而發則發之之氣爲主而理錯塞而藏矣。達可前言前所進得方向學者言今日之言進就將成學者明達言矣。余聞而以

告文貞。文貞曰：善篤哉！達可之所進，進不已，則進就無限量矣。

牧翁曰：易東禹先生嘗博通經史，無不涉獵。居家自如立朝，動容周旋，無不中律。每常自歎曰：吾學自經術取則，動默行止，斷之以先聖哲已定規典，則吾能之矣。大事言議，亦吾能判之以義理。然至精微極處，精神委老耄，心常昏耗，故不能而門。幸有相師友者申君某，其學霎思霎見，無不精到妙極，純備著微而開塞洞豁，故吾之成就老得百倍。嘗究諸家婚喪祭禮說，自爲家禮一截遵行，一無從俗而集有初學開蒙篇、家禮要精篇，又有徒酬篇。與門弟及朋友問答談及易說而自得申文貞於門。嘗曰：吾於程朱自期規矩，惟理繩尺，然尋盡精微妙極，每恨老耄，恐其難能。中心耿耿，今申君便見便語，洞推條理，本一彌萬，輒若自己出。此人後程朱，又曰：人之程朱書之庸易也，乃以所集盡付申文貞，命筆削校正。文貞不敢辭，乃嘗加極精，正帙成編，後亦盡入文貞輯全之投坑灰中，無傳焉。噫！鄭仲夫之禍，又

轉愈熾。斯文之運否。一何是極。因顧謂余曰。吾等今無坐處。只將斯文之痛而已。惟君曾不顯達致身。而只是巖穴一處士也。惟以此說話。以屬于君。嗚呼。文成之門。易東禹先生之學。卓越諸子。而當時同門儕流。莫不服從而師事之。況其後生者。而近又見時輩家。謄牒弟子錄。傳相示者。諸子之門。皆有列弟子者。而易東之門。獨無一人之從學云者。是豈可以誣千載之下。有知覺明眼者之高見乎哉。當日諸子之門。列名姓者。孰非從師易東者。而乃子孫輩。左袒掃沒申文貞之家者。同惡相濟。又追踵道傳。兼致嫌憾。背主之毒。設機千巧。萬奸一轍。申禹兩家之淪亡。然後日知事君子見易東之門。獨無弟子錄者。概知其當日奸細所爲之已甚矣。

梧隱聞而愀然曰。吁。嗟酷矣。先生以申先生父子爲弟子。而至養浩之世。師事申先生父子。况又爲四月上典世主之故。而起禍也。禹先生門則只去門人錄。然申先生家。則子孫姓名。渾滅淪沒。俱與其文獻典籍。同致灰

坑而無傳焉。痛矣乎惜哉。惟吾友元處士知誌勿忘哉。余聞斯語。憂心倍切。恒庸冲冲耿耿。

金鼎抵范伏厓書。有曰杏村李崑。初名君佺。文貞先生曰人不可以姓同者。同名於同時。使後人致之以魚魯作字。亥豕幻形。杏村曰何謂。先生曰李行佳少年。故惜之。而又有李行者。故以此謂之矣。行以父母賜名。謝不敢更。斯人也。必使後人有所致疑。杏村瞿然曰小子同姓名。又有李君佺。肅朝時與盧英瑞尹碩曹頤等爲黨。而我名亦君佺。雖父母之賜。今申子言之。當改之。乃以崑改之。終爲聞人。而李行一則終爲扇亂之逆。一則雖爲罔僕之節。然不知爲二人而知一人之行。兩截者衆。以眩于後人行。雖不踐其誨。蓋先生濟人之誨。無所不周。

伏厓范世東曰安甫漢謂我先考復齋公

春名後

曰嘗從卓景濂亭

竹名光茂

父赴使明。丞相劉誠意基曰子國有知申子乎。易理及數學。未有如申子

者也。余自元時得遭而論易論數。幸聞易象之妙。推數之神。如視諸掌。吾以佐高皇帝。定天下。以濟太平。蓋於申子于此。爲師學之大矣。但恨先生後到明。願學者衆。以立奇躐等。不可務學。因無一人指教者。故真知先生者少。而吾則服膺。故亦對人言。言他爲詳。而至於此等。甚爲罕言。景濂曰。先生於東人。亦罕言此等之理。及自明歸。吾問景濂曰。先生之心。公知之。故對曰。罕言。願聞其知。景濂乃出示一牒子。其言曰。易者。儒者所當學。當學其所當學。而不可尙立言。數者。儒者所當知。當知其所當知。而不可尙奇言。於易於數。當推大理之正。當行大經之訓。言必中倫。行必中倫。爲儒子之事業。乃爲箴其左。以戒尙奇尙立。爲反害易數之道之訓。爲一編之樞紐。而指南於人。啓以眞實无妄之正路。然後乃釋精微神眞之妙。爲一編。此簡而易諒矣。亦作燃餘之灰。而不復見。是爲甫漢之一生齋恨。復齋嘗歎曰。文貞先生。常戒門弟子曰。後世稱黃老者。神農者。有之。軒農。

豈述異端之教而然也。不以致正而精之。尙其致辟而錯之。則名軒農之術而反軒農之道以悖之。此所以聖人有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之訓。有儒名而墨行之言者也。讀周易者。不務眞實无妄之正而尙玄則異端。講數藝者。舍其當計之正而偏奇則異端。故君子言中倫。行中倫。因罕言其教而人固有請者。必訓曰。就讀性理全書。然若踈工性理之學而但欲越知數藝而探其數編。則雖通知。已失於惑矣。迷不能得達眞矣。噫。甫漢亦文武特人。能知其偏廢之爲害。實學於夫子之孫。理猷翁者也。圃翁嘗常稱焉。

李得榮曰。吾先子文莊。

名混號庵

嘗言易東雲月師弟之論易一部。簡諒易

曉。發明啓蒙。誠後天。繼先天而衍易眞訣。其功大矣。且數藝。申子兼該。皇極太乙之訣。釋合備精。天地萬物。無不盡出於數中焉。亦簡而易諒。而不越乎一編之內。其理則程子所謂始一中萬。末復爲一之化。彌六藏密之

妙神而如示算諸掌矣。戒修身。知性理。以為本之工夫者。能之不然者。惑

而迷其術者而已。然今言學焉者。迷惑衆。修知鮮。可勝歎哉。止蒙庵說

噫。先生孫理猷。守其書。理猷之敗。卓瀑濂。鄭圃翁。收守而安甫漢。安起等。

從學焉。安起。左袒省齋。矢直之疏。為至大正直。同其禍滅。書亦隨滅。後生

不復得見。痛恨如之何。

易論一草本。禹獨樂。養浩之以易東先生係長孫。守之獨樂之遠。謫傳托

從家昆季道傳。起含憾滅主之禍。是編又隨滅無傳。噫。嗟痛矣夫。易東先生元

誦周易大小衍義註說以還。故稱易東先生。本號白雲堂先生。娶於京內。晚而無育。以稱子吉生。為後生。養浩立實。京內夫。人。歿。又娶京外。後以直。

言。黜于門外。○因宅于京外。側于夫人。本第之。傍。養浩與門中諸人。皆從。

學。雲簡之門。○因宅于京外。側于夫人。本第之。傍。養浩與門中諸人。皆從。

傳。稱以金。延卜。為妾。外。祖。以腹女。名四月。為外祖。欲。通。行。內。外。云。敬。成。無。別。養。浩。

矣。孫。成。範。立。議。之。發。命。好。以。告。不。許。通。內。起。禍。然。非。禹。渠。之。必。外。血。肉。安。得。通。內。無。別。

修。成。汝。言。可。矣。由。是。而。道。傳。切。齒。含。憾。期。滅。禹。氏。者。乃。東。國。史。之。畧。註。曰。禹。四。實。威。人。金。證。嘗。為。僧。私。其。奴。樹。伊。妻。所。謂。樹。伊。妻。者。乃。東。國。史。之。畧。註。曰。禹。四。

華海師全卷之三 叙述

二十三

有月也。生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卜。生女。適鄭云。敬。生道傳。道傳。聰慧。才。公愛之。使許良讀書。登科。遂仕於朝。公口不出家婢之言。恩莫大焉。而終被反噬。備經艱險。又為道傳黨。安升慶柳曼殊。咸傳霖等所構陷。不能容身。公遺書子孫。勿婚道傳后。

霽亭李達衷問曰。易言卜者。卜以凶則避凶就吉。易之理也。數言推者。推以凶則避凶就吉。數之理也乎。簡齋先生曰。然。然君子命而已矣。氣數所關。理之所然者。命也。故君子雖卜而知之。推而達之。惟命而已。安事避焉。故君子寧殺身。無所顧後。不可苟焉。是以夷齊餓死而不顧死亡之為難。霽翁退而歎曰。嗚呼痛哉。雲月先生之第。止焉而已矣。

圃隱鄭夢周聞其歎。後日以告先生。先生曰。義者命也。君子不可以違理逆行。故君子惟義是理而不逆其命。安事乎避也。故君子殺身視死如歸而成仁。非憾憾而自小之也。圃翁曰。然。陶隱李崇仁曰。吾道者大抵是而

已。

右皆伏厓拾遺

伏厓曰。余嘗著話東記一部。元友亦編修事實。相藏笥而華海師全則與

元友共爲拾遺搜輯。以傳元友而元友合爲一部。編二本而一本自家藏。守一本。傳諸余曰。編畧一本。守傳恐有後日。或值甚事難保之虞。故茲爲二帙。一傳君。一置吾。余歎其將慮之遠。欣然敬受藏之。今諸賢來叩而看閱。因歎元友之行義。論元友處義。故余記其論。以爲編輯主人。事不可闕。因書師全之尾。又徃元友塢。書元友守編之下曰。以子評論。書子編末。以示後日。師全所編之有主人矣。此是公正。非其私也。子其無嫌私矣。元友亦不自嫌而不辭焉。羅州伏巖塢范世東謹書。以俟後日評案之實云爾。

附 東方斯文淵源錄

此出於范伏巖話東人物叢記而元松谷與卓竹亭慎徐竹松塢甄問答成編者也今附于師全之

末亦志也。兩

薛弘儒侯先生名聰字聰智號冰雪齋一號西嶽新羅神文王時人父元曉爲沙門僧淹解佛書後以反本改名曰思自號小性居士娶瑤石宮寡女生聰聰生而明銳旣長以方言解禮經味沉典謨乃悟佛書爲異端而

虛誕收拾家藏佛書盡焚之。博學究經。善屬文而訓導後學。自是有知覺者。乃知孔子之道爲吾道而尊之。釋氏之道爲異端而賤之。斯文吾道以斯人之功不泯。薛子事神文王。勸立國學。因曰不可不先尊於立本。立本者立師廟而祀孔子是也。神文王從而欲立之。未果而薨。又勸孝昭王。辦費國財半。入使中國。請奉聖人畫像。具買典籍來。以繼述先王聖德之志。孝昭不從。乃棄官歸田里。剪茅結立大堯祠。以舜禹湯文武配之。考經益究。以當時其朝贊翊之臣。列板以廡食。只以稷契不享于廡而別立祠於堯廟之東西。以契入于東而以湯之後中興之聖配之。以傅說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齊之徒。使享于廡。以稷入于西而以公劉太王王季泰伯虞仲成康配之。考諸詩經。以仲山甫尹吉甫衛武公之徒。使享于廡。起伏義神農黃帝小昊顓頊帝嚳之廟於堯廟之後。立孔子之廟於堯廟之前。而以七十弟子配享。又採古昔中國先儒。可以爲師法於後世者。本國前後

有德之士。皆別立廟於前後左右。築室於其間以居之。至景哀聖德王時。馳命召之。公赴召。聖德王問政要。公曰。爲政之本。莫先於費國財。入使中國。奉群聖賢畫像。與祭器。又買自古已成法典謨。具來立祠。以春秋享之。又立師國都郡邑閭巷。各授典籍而教人培養之。其不才者。歸于農工商。其才者。選之以教學。使之心通儀習。禁入佛教而變俗用夏而已。其外別術。老臣所不知。聖德從之。公薦門徒申守忠等三十人。入使中國。王又問政要。公勸置典祀典屬禮部。又勸教百官。進規戒諫。爭苦逆之言。問高年賑饑民。養鰥寡廢疾之法。王皆從之。公時年八十九矣。未見守忠等還而卒。守忠回自唐。奉孔聖十哲七十弟子畫像而來置太學。

盛矣。吾東方。始自九種夷。島處海隅。而檀君始創國。而與大堯并立。至大禹時。送扶婁世子。往朝于塗山。而畧模中國制度以來。若干設施。以變夷俗。至周武王時。殷太師箕子。痛殷喪而不僕于周。浮海而東。檀氏

後嗣君服德讓都界移都今文化九月山東箕子辭不受國人乃擁立
爲君箕子不得已未拂人心而登位教禮義設八條初箕子東來時亦
罔僕于周而推仁東來者五千人而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百工
技藝者皆雜與而隨來矣箕子乃以詩書禮樂者掌爲教民化俗之官
以醫藥者掌爲濟民疾病之官以巫掌爲山川與辨分屬神人是非之
官使無相侵瀆以下筮掌爲吉凶辨知之官以百工技藝者分掌爲表
貴賤衣冠與器用制度之官植柳木以全人氣之剛柔制平涼冠以示
喪殷之痛序五倫而使民自耻作過於是民無侵奪長幼貴賤有序男
女貞信籩豆有次神人有屬與中國相符至後世以海隅孤島亦王霸
之治雜之而又釋教瀆之矣至薛聰而風世世乃知尊孔氏之道箕子
幾墜緒業復振用夏一變而還羞中國之衰教男女多尙孝悌節義風
俗不變大矣薛子爲斯文之垂統歟此說吾嘗聞諸簡齋文暄公以文

貞先生遺說道之矣。又於其門生金革。金三近父子。詳聞之矣。

竹亭

卓慎號

曰大哉。天以薛子降于吾東方。與侔中國。盛世之樹教遺風。

歟。且夫自古諫君者。皆特言逆上。氣質太剛。故難入而諫。爭忠直之士。多敗者是也。謹究孟子書於齊於梁問答。不直截逢逆。幾皆初若承順。贊美其問。而繼以陳仁義。開善閉邪。使之自格覺悟。如此則雖昏君暴主。可與進道者。豈不好賢樂問。蓋防源君心之萌疵。莫善乎是。未嘗不歎矣。得見薛子之答神文譬喻之辭。以謂實是真得大儒者導君之體。耘谷曰。何謂曰。神文始舉薛子從燕居。謂薛子曰。卿有異聞。救我過。爲我陳之。薛子乃設花王薔薇白頭之說。曰。昔有花王。有一佳人。名薔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者也。願薦枕於香帷。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革帶。扶杖偃僂而來。曰。不識王。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誠有道理。佳人難得如此。何。丈夫曰。凡爲君者。莫不與老成而興。昵佳人而亡。然而

佳人易合。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子不遇而終身。馮唐皓首而郎潛。自古如此。花王謝其諷。臣於此說。得世傳古談。以陳之王曰。請書之以爲誡。其誥君之體。亦寧非特然哉。耘谷曰。薛子可以導化。世君而善格。君心之非。可謂眞儒者也。可配聖廡而安者也。大矣哉。我顯聖。不納崔文憲之言。致遠不可入聖廡。而追封入享。則雖失之。然聽文憲之言。而以薛子追封弘儒侯。入享聖廡。則豈不爲中興主。樹植士風之盛舉哉。夫堯舜之道。至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其間皆多百年後。繼起而又千四百載。始至大宋之閩洛。復續之。噫。其間雖有漢董。唐韓。而董則不能壁立於一正。韓則踈於躬踐之實。迂於精微之妙。皆不得快許其傳。而中絕復續。如彼其久。况東方一海隅乎。故孟子有五六七百年之歎。然則薛子不能極堯舜孔孟之道。而羅季無傳。是例常事。至我高麗。崔文憲先生復創斯文。斯可謂猶速矣。

崔文憲先生名冲字浩然號放晦齋海州人朔寧胥吏溫之子夢凝奎星而生天姿瓌偉性操堅貞自少嗜學文章精秀穆宗朝擢甲科以直言忤權惡被黜顯廟即位即召之先生曰今王之致統前王之既定正命前王之弑康兆也非今王也斯可以就之當與周旋即就仕時契丹來寇先生中道奉國憂爲將赴敵還姜邯贊使鎮降議廷訛拔策保殿體舉河拱辰於路上入丹說班師拔鄭成於行伍爲鎮使而分軍屬之追丹兵連擊破之世之以退丹兵不知爲先生之勳而以王讚邯贊之詩句全爲姜公之功豈眞見哉顯廟以文職臺閣易置武臣兼帶先生諫曰文臣雖非其人其禍遲武臣習氣龜知兵熟兼其職而若一非其人則其禍急蓋禍弊不在文臣惟在用人之非其人然則此都在宰相之舉人如何耳宰相之非其人都在王心之用舍悅惡如何耳夫拔人於國中任之斯政察其子奪取舍又諮訪民心之向背於誹謗之木題善之櫟任之彼政又如之試之

極詳。國人咸曰：某可以佐我王德，保我邦民。觀之彼政，斯政無非無議而極通于德。然後取用爲相，則舉人亦皆由是而得其人。奚有禍弊？王不勝用。先生歎曰：噫！天不用言，退可以自當文職之任，教後生以報日後有霽之用。乃請立中學，教率官自願帶職曰：今自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教，若棄冲則己，不棄則任之文職。一長官使教之一番人，乃收召後進，教誨不倦。顯廟庚申，以崔致遠從祀聖廡。先生摘指斯文之害而不可忝瀆大聖之廟廡，請以薛子從享。使後進懲知進就之擇精，雖不得黜致遠。然壬戌以薛子終成從享。德宗之二年，執喪有盡子之道，能明於剛斷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之賢者，朝無欺蔽，民安其生之政。靖宗之十二年，政教善斷，皆從先生之教也。文宗之二年，爲時侍中生饗國老庶老及義士節婦孝子，且鰥寡孤獨廢疾無養者，晏保無憂，皆先生之獻教籌策。而四年庚寅，國家以婚禮作耻，先生因周南篇欲正婚路，大誦于前，又引匡衡詩辭，極

美讚揚。又引秦晉辰嬴之悖常。唐國帝君亂倫之事。以諷之。乃請正婚禮。同姓遠近者。不婚姻。戚有行者。不婚。又以親姓異戚。故舊家改嫁女。不許納。欲爲規定時。小人以先生故。多滯清要。不得秉政。乃讒以誹謗國家。已來之婚制。見忤先生。乃退中學。封納侍中政印。只欲以教諸生。任責曰。吾致身五朝。武臣秉政。梗教之弊。淆婚創寺之俗。欲規正而未能。惟余無回天誠之罪也。然則不能致正。閉邪。何以報父母享祿之國耶。可以教諸生。或報於日後。望復創箕聖垂東之遺化餘韻。乃自居中學。又左右設東西國學。享前聖哲。模倣薛冰雪之古規。盡分家產俸祿。拔生徒中夙成者。分遣州郡。設庠序學校。作之師。而風動。四儒延攬。就教鄉。以升州。州以升道。道以升中學。各任國學。齋內執事。日就講筵。討以經帙妙旨。暇以習揖讓進退俎豆。飲射之禮。於是諸生填溢門巷。遂分九齋。名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先生徒。凡應舉者。必先就中。

學隸名。體習七年。然後就仕。謂之清班。故自後舉子。爭追隸名於九齋籍中。而以不得許隸名爲耻。是以俗尙端正。風雅不以虛飭。得以隸名。謂之文憲徒。於是儒臣爭慕欽尙。各相立徒十一。先生徒最賢。而十一徒者。文弘

鄧倍傑。匡憲。盧旦。南山。金尙賓。西園。金無滯。文忠。殷鼎。良慎。金義珍。貞敬。黃瑩。忠平。柳監。貞憲。文正。侍郎。徐碩。龜山。逸姓。名。以其所進

之未及。自讓而分以學序。次次升業於先生徒。東方學校。由先生大興。是時稱爲海東孔子。年七十。以耄昏。以其教。任夙成之儒。而乞退。然軍國大事。大宋奏章。有疑則悉就諮之。例帶太史中書令。二十二年卒。謚文憲。

大哉先生之於我麗。始創垂統之風旨歟。始自箕聖之奠東。而先生自當中學。左右設先聖之祠。以箕聖配之。以國家獨不立廟。報其垂統東方之大德。謂欠典。累言榻下。爲近小毒沮。未得奏旨。常歎曰。箕聖肇創東方。變夷侔華。而群小以傷財。奸說常沮聖旨。不得獨立廟殿。而同享之于中國之列聖哲祠。何國家痼惑凶神之誣術。空費創寺於衆所而

不貸創一寺之費。獨闕箕聖廟而不行典祀。委廢陵廟乎。至肅宗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尙書申弘尙之徒。乃述其師之遺歎盛志。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不在典祀。乞使求墳墓。立殿祠。春秋祭奠之。以報仁賢之遺化。垂統以終國子先師崔文憲之志。答舉國儒者之望。乃從之。始蒙允。遂創之。睿宗己丑四年。右文直學申晟。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養士。追先生遺志也。己亥十四年。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名周易曰麗澤。尙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講藝者射禮也。此皆先生之遺風薰化。論經究趣之餘韻。世傳先生文集四卷。曰天道。地道。人道。物道。無非是一而二。二而萬。萬而一者。皆理與氣同元。流判之廣大。究終歸元之微妙。一機所以異之者。判而成性後。質分拘質而悖常之謂也。愚者棄者。見之無不懼而思反者也。云云。毅宗二十

四年庚寅。武凶鄭仲夫之亂。仲夫等蓄怒文臣。由於先生盡焚設施中。學國學郡學。先聖廟及九齋。窮搜先生文集。所在投爐無遺。噫。先生之文。必精微詳妙。而天何縱其人。還塞其道之傳耶。晦軒易東。不諉齋。無不景慕。悵歎曰。焚詩書之禍。豈意又東海。又曰。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今先生之九齋。填溢門徒。豈盡枚舉。觀先生子孫之行。可以知先生之道。無弊其傳。先生有二子。曰惟善。惟吉。皆斥佛直諫。有二孫。曰思諒。思諷。門無納僧。戒以浸漬異端。

安晦軒曰。崔文憲先生。使在洙泗。亦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溫容雅操。過仲由。冉求。遠矣。禹易東曰。我師文成。早年䟽識。迂學濂洛諸文。未到而先生之文。焚而無傳。故也。文成晚年。濂洛諸文。渡東。故得以精究。若先生之文。在使我師文成。無悔於晚年矣。申文貞曰。薛子廣設先聖哲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劃。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學之功。崔子過

薛子遠矣。遺書入鄭賊之火。無傳。爲斯文之痛極矣。安文成之設施學。校纔得其餘粗而不廣也。鄭圃隱、李牧隱俱曰。究文憲先生之設施學校。規劃後進。且追思輯文之遺意。而想像則或不下於濂洛大老師。而今其文不傳。嗚呼惜哉。

金文安先生名良鑑。光州人。官太保門下侍中。監修國史。即門下侍郎平章事。貞俊之子也。

耘谷曰。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其後崔文憲中興大創。金文安亦倡係絕。修聖賢淵源之廟。入于中國。輸羸經傳旨訣。開我東方後學之功。甚大而踐履之實。宜悉其文集而文集之刊行未廣。不言弘儒文憲遺韻之廣博而盡沒於仲夫之火。故先輩不得詳於遺韻影響。以余淺薄識見。豈能悉耶。仲夫爲斯害之酷。何其極歟。

金鼎抵范伏。匡書曰。噫。吾聞諸師軒理猷及先考名英師及先考。聞於簡

齋文暄先生。先生聞於雲月齋文貞先生。曰我東聖道。直自檀君。送子朝塗山。得傳發軔。而大明變夷。則實自箕聖。啓基垂統。造詣用夏。修明五常。敦守立眞者。多而弘。儒文憲之道。特其拔萃。問學卓立者。不少。然其心得悟於箕聖之遺風餘韻。其道得廣於經傳之東來方冊載典。以大所立之正矣。不越乎遺旨之要領大綱。而金文安則入使皇宋。微辭奧旨。受於程門。耳提面命。是以文安嘗曰。吾之心悟素守。得於東師之遺韻。其爲博約微奧。親受於皇宋程門下矣。至於蘇軾。雖知慕仙述釋。其行儒名而墨行。實爲亂眞之大蠹。然侯國小邦之人。不敢相忤於皇國人。易生決隙而恐貽國家之憂。故孔修極謙之好。且其文章忠節。可尙愛重。故親愛而蘇軾亦愛我者多矣。韓子於潮州十數日。州郭之飲。何傷於韓子之本志哉。此言蓋文安之接夫斯文之正。不爲過矣。不幸仲夫出而起禍。遺訣無傳。斯文之厄。何其極耶。簡齋先生乃命門生諸

子編修老先生遊元時聞文安先生入宋遺傳程子問答之若干說而搜輯編來并稱崔文憲載於華海師大全中師全又值累劫之灰至於依稀髣髴之言無遺片言隻字於世幸聞公與元處士搜以輯若干編秘守壽傳云故裁說謹上雖績辭無能得記所以然事然載傳編末以爲斯文萬一之發明如何云爾

安文成先生名珣初名裕號晦軒興州人父名孚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直副使先生性操端莊安詳少好學元宗初登第直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先生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先生以計得脫王義之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稱忠烈元年出爲尙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歷行郡縣作人聲空中隱隱若喝道先生杖而械之巫托神言怵以禍福先生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在相府中籌劃善斷雖違小人之志同列賢者則但承順惟謹不敢爭異且有知鑑過倫初見金

怡白元恒未達時曰後必貴。又李益齋李異少俱有名望。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後必貴且壽。異則不年後皆驗之。忠烈朝元徵王及公主。晦軒扈從。元使丞相召問曰汝王何不愛公主。答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丞相以其言奏之。元主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先生每與元主與元朝臣論事言文。咸曰東方又生許魯齋。雖謝事居家憂國之心未嘗忘于懷。喜賓客好禮好施與。文章清勁不喜佳句自得見朱子書與諸經章句後深信篤學。晚年常掛朱子畫像。若將對越君師以致景慕之意。遂自號曰晦軒。乃以養育人才興復斯文爲己任。時國學庠序大壞已久。儒學日衰。大憂之以興學校之責。自負出家財建國太學。贍學財。出奴婢百口守供役。議兩府請助六品以上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捧納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爲教養之資。國家聞之亦出內庫錢布以助之。先生乃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赴元畫先聖及七十子之眞像。又賄祭器俎豆樂器及備註。

之六經諸子以來。又以李愔。李璿。爲經史校授都監。以禹易東。劬書而解。理撰要。名曰初學開蒙。以辛困齋。爲勸討掌。於是橫經帶書。日就受業者。百計。鄭仲夫之亂後。文風始振。年六十四卒。及葬。七館十二學徒。皆素服。祭於路。先生又早識釋教之斯害。每勇於攻斥。見申壯節公之遺衣帶詩。

箕留洪範奠東海。夫子繼周又聖神。釋教問何創異說。網歸斯世毒欺人。又曰自從儒業知斯害。佐衰終期掃佛神。天塞經綸王事急。只懷窮恨作

人歸。追和曰箕奠海東千百歲。洙風又及但存神。薛公迹熄申公起。不幸早

年死節人。又和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

至今春草寂無人。觀於其和詩。可以想像其風采。廡食聖廟。可以無愧焉。

竹松塢曰崔文憲先生之斯文垂統。甄亦欽景而不幸有仲夫之禍。常

歎未稽其詳。其後晦軒復創。然其或有可議者。不爲疵乎。耘谷曰噫。程

子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其或有過。皆早年粗著疏迂之失也。然亦

不爲甚失。而世人皆以婚路拘俗之失。斷爲大過。是亦當日嫌隙者之

藉成而世不能析理辨斷之致也。故忠肅朝從祀聖廡時。朝廷多駁議者。禹易東辛。困齋歲。力其發明。然後世終有疑者。故申文貞又詳發明之。蓋臣之於君。臣雖賢。君大過於固執。則無可爲也。居家亦然。是以孝莫過於舜而舜不能使其親。即爲進父。賢莫高於柳下惠。王安禮而於盜蹠。安石無能有爲。則晦軒之於其門丈。何爲。故當日晦軒未嘗不析理切言而門丈皆證以國家難言之事。責拒峻防。故晦軒無能可爲。婚期二十七日。日夜呼泣。此則非晦軒之過。而人掩其事實。反資以作過。此無過中做有過。而轉以世久。人不得其實。遂信之而稱過。然則君子之有過多。有如此者。故先生嘗發明而深歎者也。大抵生知大聖之外。孰不有早年之過。早年之過。豈爲成就後之疵。而不爲君子成德者耶。禹文僖先生。名倬。字天章。丹山人。號白雲堂。深於易學。精於理數。卜筮無不中。影數神致妙。且周易東來。演義未精備。先生嘗入中國。一覽宋儒氏

演義集註之具備精微。心誦以來。謄傳開蒙于東。故世號易東先生。先生爲人聰敏。秉性清神雅量。惜陰勇究。恭勤成德。不耻自卑。樂問門下。求之益精。老愈加勉。一創義理。群學有歸。忠烈朝登科。不屑仕。散在末班。韓希愈。張鑑。俞千遇。申衍。洪子藩。崔有滄。六人結友同賢。常以舉賢爲己任。適安文成公家。問人才。文成言及易東。必更起危坐。敬而論之。故累遷南臺。嘗調寧海府。府有妖神祠。名曰八鈴。民俗毒惑靈恠。行祀甚瀆。先生碎其神而沉之海。毀焚其祠。淫祀遂絕。所適州郡。必焚淫祠。佛經塑像。凡九州所毀。九百三十九所。而所餘者。皆國創寺也。然施助則嘗無許也。又國俗自初。王公宮闈及士庶婚路。不避五服之嫌。故先生奏請禁外從姨從兄弟及五服之內同姓遠近。皆禁通婚姻。國家只允五服之內外從兄弟通婚則禁。又請我國雖服屬于元。治分其界。自王公及士庶。皆復宋制華衣冠。定差規行。但王公及卿大夫。當朝元時。及對元使時。則暫借元儀。

制若以此謂邪以嫌之則但當以臣定使入元則分定規制而還國家不許先生乃慨然長歎曰天常窮塞矣於是只諭同志相好者及門徒自相遵華制忠宣王以閨闈事作耻先生以監察糾正白衣持斧束藁膝席裁書上疏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先生勵聲曰卿等爲近臣不能格非逢惡至此卿知其罪乎左右震懼戰栗王亦悔慙然溺心不允故先生乃棄官封印退歸福州禮安縣忠肅廟聞其忠義精學嘉之再召不起後以教導官起諫解門徒申文貞未幾以祭酒志不合托以老耄退于禮安縣居家自如立朝動容周旋無不中律每歎曰門幸有申君賢吾之成就老得百倍其自謙德如此

詳見諸子
敘述篇

嘗程傳初來而東方無能知者先生閉門月

餘潛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而宋儒氏周程張朱范蔡黃真諸氏微旨極趣諸說次次無不備到而先生自得程傳之解解理尋妙之工已熟便見即解或極難解處究之半日終日無不明析無過三日又究諸

家婚喪祭禮說。自爲家禮。一切遵行。而一無從俗。先生集有初學開蒙篇。家禮要精篇。又有徒酬篇五卷。盡付申文貞。命筆削校正。詳見叙亦皆入文貞先生輯全。投火毒爐無傳焉。噫。鄭仲夫之禍。再轉矣。其於斯文之運塞。何先生卒年八十有一。後文貞先生於忠穆朝。請謚文僖。

申文貞。李稼亭。鄭圃隱。及諸子皆曰。以先生比之安文成。賢過遠矣。侔之崔文憲得矣。

申文貞先生名賢。字浩仁。號不諛齋。先生行狀。己詳於師全出處等篇。故此不復撰。○伏厓以設簡父子。不分

各部而付於話東記師全亦統不知別。故姑不揭簡齋先生讀者不可不知此。

竹松塢曰。我朝真儒。崔文憲始創之。安文成中起。繼之則易東禹先生。而申文貞乃起于時。圃隱繼起。復創斯道。牧隱同時。亦自任文柄。而圃牧則雖罹罔測禍網。然吾儕同時。或有受業者。同討論者。有備述其大綱。不爲礙嫌者。將修事實別錄。載藏之。又今時世文柄者。皆當時兩師。

門下親受養情者也。必以其師不泯滅之。雖或有因嫌矯誣者。其爲名實不可得掩。何傷於二隱。申文貞之子孫名節極爲當時執柄之人。引世積怒。慘諱其名。酷疾其聞。孰得以己泯之名諱。發明大綱。以竢後日耶。又况曾孫自誠之見忤時世。益積嫌疾者。哀哉痛矣。吾子嘗師。益過於鄙僕。或有所受聞。有詳於僕者乎。耘谷曰噫。先生道大德備。不啻出處適宜而已。至於一言一辭。無不溫粹和暢。而最積怒疾惡於斯世者。知人孔哲。一見便燭其邪正。常務防其源。見儕友反道悖常。斷案斥黜。咸適天道。且先生孫矢直齋。直性過中。特疏盡言。大激時輩。遂戮無遺。而耄年許遊門者。時日不久。樹情無年。而投合時好。撓尾乞憐于時朝。或懲艾其蒙禍。或因夙積世嫌。先生之道。遂爲世忌諱。甚至父子相戒。兄弟相諱。噫。彼皆以故國致身之臣子。撓尾乞憐。則可知其心之向背。何況蒙情無久之師乎。背師反君。於渠何誅。實非獨自誠之益積世怒。

故也。僕曾以舊聞略誌先生家狀而接載圃隱所撰草矣。或有吾子所聞及者。各增添之。以竣百世。乃出示之。竹亭曰。吾子前日答晚六堂崔澆書。又答石灘李養中書。曰。壯節公。我國開業之元勳。國家典憲。可爲法於後世者。皆公之當日所言設施者。不啻代死存王。有國之特烈也。若公之無代死。無國矣。若非公所言。又無國矣。公其延壽。我麗文物禮樂垂統。俾之中國。亦不多讓。而婚路以正。貪程以耻。而公之歿。雖賴以有國。國家制度。纔俾唐世。緣公之無也。累世後。有孫吾文貞先生。而得典籍於易東先生。深沉自得。極述前美。皆其一言一行之爲典教。不下先忠賢壯節公之落落特烈。鄭圃隱理學之傳。又得之吾先生遺風。其在朝班。雖處倉卒。必周旋中禮。至其世革。加有殉正特節。蓋斯道之併名者。文貞圃隱兩先生矣。輕率輩。或以隱顯而妄加軒輊。豈所宜耶。僕得見是兩書。深許明見。然吾子若不明之。何以知之。

鄭圃隱。名夢周。字達可。父成均。服膺齋生。贈門下侍中。日城府院君云璫。母卞。韓國夫人。永川李氏。署丞約之女。夢龍馬。躍出洛水。周公乘龍馬。手持蘭花。臨門外曰。我以蘭遺爾。夫妻善種子家。以蘭馱龍馬。入門。及生鄭子。因名夢蘭。冠後。又名夢龍。旋改夢周。皆應夢兆也。初。私淑諸人。冠後。受學於申文貞先生。而先生入元。則受聞於簡齋申文暄。討論於尹栗亭李牧隱。性操洞澈光明。才器豪邁絕倫。然納戒抑氣。溫恭自虛。惜陰寸分。所受期極。嘗從文貞先生於元。與從者六七十人。出玩元國人物。一相官出街見。下車拜曰。不意今見古周公。由是官班進朝者。皆下式。過後一相官出見。曰。非周公之後生也。嘗見周公祠於古魯都太廟門內。畫繫周公所乘之馬像。如彼儲氣。而今見其人。前之影彩。河圖隱隱。後之影彩。洛書隱隱。前相誤矣。前相曰。果然。吾見太廟。今已久矣。眼習依依。故云。然非申子之從來者耶。公因隱避其人。因問從玩者曰。然由是元人。因稱從東海申子。

來者有馬周公也。其時從玩者即尹栗亭、李牧隱、申醇隱、金謝隱、申弗尤、安春谷、申歸來之徒也。公立朝，每誦殷有三仁章，常不覺下淚。驪興朝，倭患常作，遣使，每被囚，公自請使，極陳交隣之道，動格以仁義，倭君敬服。下床拜曰：鄭子，聖人也。僕以夷邦，敢慢耶。厚待極備，其於外人，服仁如此。孟子曰：仁者無敵。此之謂歟。時國家與有明未和，高皇帝將欲加兵，公入使。天子見曰：卿真大人君子。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然卿國本夷土也。風土人物之生，豈皆卿與朕師耶。孔子之世，世皆不爲孔子也。敬待極備，問道極恭。公以大學八條目、中庸九經章奏策。天子許和曰：朕非不知卿國多詐，然以朕師與卿故，許之。公自從師聞道，雖未常陪受，深得性理之學。精研極到，分析如視掌。申文貞先生每許曰：吾道由爾而欲待暢明，然吾之出處爲嚴子陵、黃叔度，爾之出處爲陳蕃、諸葛子，豈不爲道衰之歎耶。公之天挺，平正，有志節大道，人無間言。公嘗爲博士兼教官，先以性理精

妙之學。五倫三綱之所以然。及禮記說。宋儒氏諸子禮說。文貞先生涵包道之說。又擇善固執。誠敬致道之說。教授生徒。廷對及對東宮。亦每以此先道。公蓋於朝廷。不動聲色。處大事。決大疑。定大議。斷有刑。咸適其宜。而爲群惡執權之所異議。沮抑。雖不得施行。或爲納者。則無不中道。是以世服其王佐才也。噫。公遭時艱虞。流溢所學。左酬右答。無不以道。多所張設。亦無非王道。世俗喪祭。專尙桑門法。雖名家儒族。祭必設紙錢。祭竟焚之。或祭先。誦佛經而行之。公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作主立家廟。奉先祀。又守令及吏胥。嚴其黜陟。舉賢揚能。不遺下流。又請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所著詩文。英豪峻潔。而今聞鄭道傳輩。以放浪詞藻。遊寺雜咏。自倣加浼。以爲某詩。厚誣舉世。毒悖純道。雖是亂逆之徒。何其甚也。公與陶隱。建議定百官及士庶冠服。有差一遵華制。明使臣徐質來見。歎曰。不圖高麗復襲中華文物。公之爲道也。特

然屹如壁立千仞不可拔之勢。似喬嶽插像。濶然深如層濤萬丈不可測之量。似河漢汪流也。

噫。圃隱有理氣性情說。天地人物一元各體說。氣化殊質。理隨變異。究則還理。一理無外說。氣亦究元。只本二五。本非粹駁殊說。及三才特合說。衆人悖之任氣。氣主理隨役。故惡生說。皆自文貞家問答中出。與華海師全同載一部矣。申矢直齋被戮時。盡入虐爐。無遺傳者。而前者庚午。趨拜於公第。公曰。吾師弟輯文。與矢直齋共歿無遺。故吾更成學文諸草。乃出示之。披究則學圖說。及天人心性合一之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說。圖。又因朱子庸學章句。或問之說。以著天理流行發育之象。學者變化氣質作聖之道。以孔顏曾思孟之說。序進德先後之目。以程朱諸子之論。用功淺深之趣。作聖圖。又定四書五經之訣文也。而欲付吉再命保藏之。余悵然嘆曰。先師道辭。被火無傳。已矣。大人此文。

足以代前言而不泯云矣。公之敗後。此書不知所在。嗚呼天也。師道之湮塞。夫牧隱嘗曰。天出申文貞。又出達可。任開創理氣之元基。重責後世人。孰不謂文貞達可爲東方理學之祖。斯言嘗與我言之。而今聞時人皆以謂牧隱云圃隱爲東方理學之祖。申文貞之大道終然泯沒。痛矣。圃隱則其理學之書使雖泯沒。然其名則庶或可得以傳之矣。

李牧隱名穡。字頴叔。韓山人稼亭穀之子也。其志操才氣洞高。達明豪放峻潔。博文廣學。如白日大道上。良驥之行。主於文章峻極。而性理踐心則未嘗爲精微。然其立朝也。忠清耿介之性。特然壁立千仞。如立萬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外。長爲狂風觸拍。不爲動拔之勢。又教誨儒者成就之學亦多。實百世之名儒。孰不許之。當日受學於申文貞先生之時。先生每以不安詳從容。常抑氣曰。爾有狂狷太剛之病。顏曾以沉潛魯鈍就其極。曾點仲由以狂狷太剛未至。豈不爲聖門之嘆耶。夫子既定四子之長短。則

今觀其長短。究其深趣。而就之則顏曾。豈不易哉。一人之才器。有萬條稟佩也。爾之才器。足以進之。而反常爲才器所害。可勝惜哉。公趨出曰。曾點仲由。雖不得至。豈不爲大賢耶。稽得見稱於先生。如此死且何憂。其見氣如此。故立朝也。多有漏隙之歎。疏迂之敗。蓋不能安詳從容。沉潛精粹。而都作果剛豪放。洞達而峻高。過中故也。公爲大司成。先事薦拔儒賢。教育人才。爲本。其爲諫官。先請行自王公及士庶人。同三年喪。喪禮俱以五族之服。詳問師席。得聞宋儒氏已定之規。兼受宋儒氏未發之旨。精鍊禮抄。規定頒行。多所開蒙。發明於斯道。公常以鄭道傳。趙浚等十餘人。指謂莽操秦檜。其後連爲道傳等之中毒。世革後。又以當日儕友。幻狗撓尾之輩。總指爲城狐社鼠。化作妖媚之妓。面迫無容。故雖以門徒之追後。而歸當文柄者。訟其冤。雪其蒙惡。然鄭道傳。下季良。河崙輩。嫌其斯文特行之跡。詐做寺觀記。佛經序。及讚僧尼詩句。忝瀆公文中。而且公於當日。斥普虛。

曰夷狄之國。亦爲國。則不敢棄吾道。君師之定規。所傳典曰君曰臣曰父。曰子之曰。父子傳代而君率臣。臣治民。民奉上。斯則不可違中國之道。吾邦若爲夷狄之國。則佛亦聖也。豈敢不尊信。如堯舜周孔之尊而尊於堯舜。周孔之道。只借斯道定次之目而教之。則必其以佛虜之術。可我東方。雖本於夷土。自箕聖奠東之後。創之以華道。革其夷教。一同華行。故新羅武烈王時。唐太宗許以東方君子國。至我高麗。皇宋稱以小中華。爾欲行華道。則在吾土。貴吾邦。可爾若以爾道。則速渡界海。任處四方。夷狄之國。爾行爾教。可。何在我土。瀆亂斯道之國。公於此時。以此見斥於世。而蓋公處朝廷。與士友間。闢異端說。皆如此類。今彼凶徒。因嫌作奸。指喉史官。革公之特行立言。又做出扶異端讚記美序。與染韻。又除消其斥邪多張說。只取拔其佛亦聖之說。以謂某讚佛教之說。深結妖僧懶翁釋眞一傳播衆寺。爲記章。訛動一世。曰某之記文序詩。又投雜于公集。噫。後世若信此。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訓。豈不謂此哉。毒之甚矣。凶徒猜嫌君子之特名。如此其惡也。然何其奸畫如此其妙也歟。

世東嘗聞諸子之言。且因元友之論。斷自箕聖後。始起弘儒侯。遍歷文憲。晦軒。易東。以至諼簡圃。牧修爲東方斯文之淵源行狀。不諼簡齋。不分各部而附於話東記中。金文安先生事。時過未久而鄭仲夫之禍。極酷。無詳傳焉。而余亦孤陋不詳。及見元友所編師說。已有文安數節語。載集傳中。金鼎氏跋。文安先生之蹟之抵書於余者。足以發明余未言之罪矣。若後日師全有刊行之明時。當以愚之所編。諸先生淵源部。載金鼎抵書。同登梓。以實淵源之爲憑案。可也。

剛校
華海師全卷之三

副校 華海師全卷之四

附錄

後學贊辭

鄭雲箕國弼曰。崔文憲稱以海東孔子。先生亦當稱以海東孔子。而文憲則申氏三世。作海東孔子傳。而無傳矣。先生則師全。亦便是海東孔子傳矣。

金永範士則曰。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代而行之者。人也。先生以天挺生。知徹理氣誠敬之妙。明斥扶尊攘之義。猗歟盛哉。先生殆天之人。人之天乎。

金禎奎永執曰。大哉先生。德合日月之明。道通華海之大。

李興來永擇曰。圃隱曰。文貞之道。如天地之囿物。蓋圃翁之道德貞忠。可。以棟樑乎宇宙矣。保不阿其所好。則先生殆不愧爲我東夫子也歟。

宋剛瑄柔卿曰理氣誠敬之訓。如天機之循序。殆我東肇出之生知乎。又曰於前有程朱而於後有申鄭。吾道東矣。

殷致相仁明曰光明氣像。渾然道德。昭著簡編。百世景仰。救孟扶朱。慕先聖而繼往。受禹傳鄭。勉後學而開來。大哉先生。朱子後一人。

金景河清一曰允矣。申夫子。心性理氣。道德仁義之正論。牖吾後學。儘吾東方道學之祖。

金基興宰烈曰朱子明孔子之道。申子紹朱子之學。東方道學將有以煥然復明於世。

吳志洙景立曰夫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在天地爲理氣。在人物爲性形。而擇中安行。以牖後學者。吾東其惟先生乎。

黃澤秀潤明曰道如山高。德如海深。嗚呼先生。眞可謂華海之師。

吳齊鎬性有曰吾儒道統。中國則堯舜。至孔孟程朱。朝鮮則檀箕。至諉簡。

圃牧紹前牖後非聖賢而誰也。

宋在晟聲五曰益齋李相國曰宋儒云聖人萬善足焉不加毫末觀於信敬。先生初字百執事無加減此言至矣盡矣如愚末學何敢更贅。

李來完夏卿曰讀先生之書頓覺衆理渙然杳滓消融孰謂一管不能測周天之體一齋不能知全鼎之味乎嗚呼微先生吾安依安仰。

金時鉉重器曰嗟呼以東方道學之祖華海賓師之尊其書秘藏於五百餘禩而出安知不爲後千世士子之指南耶大矣哉。

李完珪良甫曰幸茲一線陽脈克紹東國學問之淵源此非吾黨之福也耶。

金相旭甫卿曰易翁傳鉢圃爺立雪可見先生之道之高矣從此吾黨增輝依歸得所。

姜彪根炳五曰元耘谷即我東夷齊豈之其所親愛而僻焉以巍巍太虛。

深深不測。讚先生之德。其不深知篤信。何敢乃爾。愚所以仰鑽喟然之歎。不能自己。

韓寅錫周卿曰。今讀備耗一篇。先生實爲東方之夫子乎。

崔泰鑑汝重曰。斷編零簡。脫焚秘藏。閱五百齡。厥秘始彰。衛闢尊攘。棟樑宇宙。允矣先生。何敢辜負。

申鉉奎聚五曰。至哉孝也。舜文流亞。大哉道也。程朱冢嫡。鉉奎雖不敏。豈敢私尊吾從先祖哉。只述前賢之言而已。

韓東錫東會曰。先生集東方群賢而大成。即程朱後一人。

韓基錫建和曰。先生之風。可謂壁立萬丈。鳳飛千仞。觀於元不受祭酒。於明不受丞相。可見其髣髴。

朴重陽仲圭曰。想先生之道。則耘谷所謂先生。天地之時。是也。顧余無似。

何敢贅言

鄭鎮煥胤善曰明太祖曰慕仰箕邦大老如北樞斗辰從可見先生之道德矣。若當時得位行道則至于今天下彝倫不墜赤子不溺矣。噫。

趙遠夏聖長曰我東若不降先生則圃牧諸賢學問節義何處得來百世學者安依安傲吁可敬也夫。

崔鎮八德才曰程朱以後曰理曰氣議論不一而先生獨貫通揚扝即昏衢明燭。

金永晟君實曰先生道德如地負海涵莫測其深。繼開之功與我東天地終始。

韓一澤成玉曰嗟呼師言不湮吾道有傳豈徒左海撐寸之域之幸哉。乃天下之幸也。

閔泳恩敬德曰壁經出於秦坑之後聖人之道復明而師全現于五百年焚滅之後先生之道亦將復明矣夫。

宋基在仁洪曰五百年文華之餘。今倒夜矣。何幸師全始出。人人是讀。則何患不成大同世界。

李憲植景文曰。惟我先生。賓師三朝。光輝百世。一部師全。悅若親炙。蔑劣後學。有所依歸。

尹在亨商甫曰。前乎先生而如先生者。幾人。文獻不足也。後乎先生而如先生者。幾人。識見未及也。識見攸及而文獻足徵。則不信先生而何信哉。

崔遇湜清汝曰。中國有心經近思錄。東國有華海師全。此三書者。皆性理之窟也。並可謂四子階梯。心近爲學者真訣。尙矣。孰知吾東亦有此單符。

李南奎明然曰。先生所雅言。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迹。乃我東之一經也。與近思心經。先天後天。恨不作吾石峙先師

品金

公

於九原而以質疑也。

朴海陽元春曰箕子雖出中原而既東來爲王則洪範乃我東文獻也師全理氣誠敬之訣庶可繼洪範後謂余不信請更熟讀詳味

金容瓚圭玉曰夫金與玉物之寶也而埋沒於泥塗中則過之者日千未有知者而及明眼者掘而示之未有不知其爲寶今師全之爲寶奚啻金玉比哉今既出壁何人不愛重焉

韓秉鉉景弼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寶也入爐而輒躍之先生之書能閱毒爐累劫而復明於千載吾於先生益信吾道之如干將莫邪而其純且不息豈干將莫邪之所能及哉

李祖烈 曰夜光之珠投之以暗夜則人皆按劍視之以不知其爲寶也世人之於師全何以異此然有眼珠者見之則此書之爲天下之寶奚啻夜光哉

韓馮教翼汝曰先生道德冠吾東方而其文尙今隱而不顯者其非有關

於時運而然耶。

宋彙載 曰大學之書。千五百年後。始表章於禮記而終爲道學之宗。

統而先生之文。閱五百年而始行于世。抑亦顯晦有數而然耶。噫。

金在燁光。七曰先生大道如天。天有陰晴。道有興廢。五百餘年沈潛之後。師全復出於世。豈非斯文之幸歟。

權重琦右。一曰嗟呼。師全之隱而復顯。不啻若岐山之鼓。曲阜之履也。吾林可不奉之若拱璧。愛之若琬琰乎。

盧銳 曰此書。便是汲書航簡之出。若不及時汲汲刊行。則先生之學。永爲杞宋之無徵矣。惟我同志。盍相勉哉。

白南珪重弼曰。運否麗季。蘊玉深藏。爲識者之慨歎。而天眷我東。一部師全。斐然成章。爲後學之眞詮。吾黨之士。知乎否。

宋秉吉容三曰。爆於竈而知琴材之愈美。埋於獄而顯龍光之爲寶。先生

至德堙沒五百餘禩而今纔出現。豈非震開聾瞽。爲吾道大明之漸耶。姜大述奇善曰。先生之書。其惟金剛石乎。入火不焚。年過半千而始出。乃我東數百世有數至寶也。

李秉紀聖直曰。我東儒家書。說理氣十之九。而其昭明洞達。條理井井。如繩貫碁局之不紊者。惟師全一部是也。先生若不實見得。胡能如是。

金晉永子明曰。異哉。先生生有異徵。瑞應雲月。雲過太虛。先生之氣像。月照寒潭。先生之道學也。出沒無常。顯而復隱。盈虛有數。晦而復明。遺書一出。吾道燦然。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豈非先生之謂歟。

金敦憐子重曰。卓矣。先生方可謂柱樑乎。宇宙仁英。雖元之英主。而以不用。夏變夷。故不稱臣。而及祭。有宋祥興。皇帝文稱臣。可見先生尊攘之義矣。

金哲洙重協曰。先生之不稱臣於元。尊攘之義。嚴矣。或稱遺民於明。賓主

之道重矣。

羅養浩善直曰：君臣之義較華夷之分恐差輕。觀先生之責李仁任、池沄之主事元，可見。

林永樂景文曰：元仁宗曰：申子誕出東隅，夫子于中國，蓋仁宗英傑主也。豈不知其人而妄譽哉？但不用先生之言，以用夏變夷，可恨也已。

韓瓘錫載淑曰：元英宗曰：申子之言道猶龍行之於雲雨也，人不可御用。英宗亦可謂深之知先生也夫。

李鍾律章郁曰：明太祖從先生言，不黜孟子，享不改朱子註，又欲立校教士大夫子弟，似知先生之深而對宋濂言過尊孟朱之弊，抑獨何心。吁！知德者鮮矣。

李鏞聲汝曰：及先生之再囚也，衛卒散，都市撤塵，非盛德之入人之深，烏

能乃爾。

李焯載時賢曰先生格王喪倫之非而初引唐太宗見囚再舉唐太宗使王悔而泣之非但盛德之感人者深恐亦雄辯似孟子也歟

庾相駿善健曰盖枳棘非鸞鳳所止而麗之尙佛元之襲夷狄明之外孟朱皆枳棘也豈鸞鳳所止哉先生非不知其賓師之爲虛禮而猶赴聘者即孔之轍環孟之朝齊暮梁之意也歟

宋秉錫心淵曰先生引漢書地理誌箕子去之朝鮮之語以明史記武王封箕子之贖非特辨武箕之誣於國大有光焉

辛旼集得水曰先生之居喪致白鸞素花之異古而今至孝者或有之而孰能啜粥三年而不瘠者乎大哉先生之孝也出於天植

安鍾九恕求曰按華海舊本先生四兄弟親瘠異感所致如不時棗栗者十餘條而先生常推孝不居曰此皆吾仲季所致至哉先生之孝友也朴勝洪範九曰吾聞以弟子問師未聞以師問弟子矣今按備耗乃易翁

所問。先生所對。則易翁謙德。先生邃學。匹美并休。求諸今古。不見其儔。梁啓默乃心曰。第觀師全理。所以然。氣所以然之。又眞實無妄者。誠也。眞實無妄之者。敬也。兩之字。最有味。

禹鍾泰和夫曰。觀於人心道心危妙之妙。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迹之妙。太極妙境界之妙。三妙字。苟不潛心。見不得。

金容基聖弼曰。圃隱初年。問四端七情。皆氣之發乎。先生曰。汝知則知矣。但英氣所發。太未得消融。末年。方許圃隱四七之間。此處。須將退栗牛三先生四七問答。證左而沈潛純熟。可見得。

吳寅根聖文曰。見此書所言。言理氣便在。言氣理便在。又言理無氣外之理。氣無理外之氣。由此觀之。理氣實二而一。何必分先後。分先後者。是不識理氣者。

李鎬晉 曰。先生八歲所言。信則具旺之理也。其妙則誠爲具旺之機。

故信則體。誠則機。敬則具。旺之德。直則兼。統五德而體之。誠敬云云。乃生知之見。非學而得之。吾儒心法。誠敬直三字而已矣。

韓榮浩士文曰。備耗一篇。其入庸學之門戶乎。

閱康壹汝萬曰。備耗家範。洞貫萬理。啓牖後學。使知趨向。苟以此作單符。人皆能弘道。

朴相吉文在曰。先生所雅言。人心道心多少說話。其堯舜禹授受底十六字之八字。打開乎。

金憲坤時中曰。先生所言性理。出於自然。故平易易看。擎讀百回。恍然似有窺其一斑。

金成基泰容曰。觀先生答朱公遷道。心人心之問。曰心本活物。故神通不測而發。公私分者。人道殊之語。足以知天人一理。動靜無間。一毫之差。隔絕千里。非先生至道。孰能辨其微奧。

韓基萬鳳教曰先生曰誠信爲五行之土。四時俱旺之運。其妙是自無形之妙而爲有形之實。大哉先生。非生知盛德。烏能洞觀至此乎。

申東顯敬謨

後先生孫從

曰先生。非特爲吾申棟樑。乃我東斯文之宗匠也夫。

金容大子蘊曰中國人若問吾道東來之證則須將師全示之。其心性理氣說。罔不出於心經近思錄而發微闡奧處多。

金永璣明玉曰觀先生之勸父娶正則父重於母之義可見。

吳權根聲順曰先生答朴潘南曰仁是理。孝是德。推以明德則天下涵包於慈愛一囿。至哉言乎。此仲尼所謂至德要道也。權根雖不敏。願從事斯語矣。

李東熙旭初曰先生極讚百結先生琴操之樂而謂兼金。庾信之豪傑。金陽之正大。以愧夫後之不能安貧者。至哉先生之訓。

金竣鉉器哉曰先生大讚姜侍中邯贊屹然邦家之柱石。不入左袵之功。

而只言舍己從人之德。而不言其術。使後之人。不尚術而崇德。先生之
詢切矣。

趙鍾國殷弼曰。先生曾知道傳之必移麗祚。圃隱之出處。爲陳蕃諸葛子
則其非至誠之道。有以前知者耶。

張鉉植允甫曰。先生聞圃隱之再拜箴家範曰。好學哉。夢周答四七之問
曰。善篤哉。達可。由此觀之。先生之道之冢嫡。惟圃隱是。

金永弼景純曰。觀先生每抑牧隱之氣。使效顏曾之沈潛魯鈍。則先生教
人之術。只是變化氣質而已。

李圭善仕永曰。先生於本朝決歸。援琴而歌曰。在昔聖賢之轍環無期兮。
我安適之道兮。在斯兮。道兮淪斯兮。浩浩我謠兮。命是天兮。不如安。此
可見聖賢氣像。

姜永直敬一曰。白上黨曰。不意吾東。又出程朱。易東曰。人之程朱。書之庸

易先生是做不得底人。師全是著不得底書。而今人之或不之信者。抑何心哉。噫。又曰。晚來所業。惟華海一部。亦敢曰知我者華海。罪我者華海云爾。

金興洙汝珍曰。我東人心叵測。以壤地偏少故歟。以我先生之學之邃。德之盛。若生於大陸。雖時異事非。豈近六百年。泯滅無聞。如是抹殺乎。噫。金柱漢受敬曰。一鄭仲夫。猶能滅薛崔金三先生之文。而麗季無慮十鄭仲夫。則晦易。諉簡圃。牧諸先生之文。豈能不滅耶。師全。乃便是孔壁之書。豈非天耶。

李信植致仁曰。小人之毀君子也。何說不說。而蔡弘哲。只曰公之痼。慕孔而太古。侮釋而殺俗。太不能與世推移。細推辭氣。非毀伊譽。反爲百世難誣之公案也。

宋鶴彬聲九曰。觀劉誠意基。稱先生爲師學之大。而不過奇玄之服膺。未

達經理之正大。噫。基雖親灸於先生。勳偉於明廷。而所至止此。况後生蔑學。焉能窺數仞之墻。而知其內乎。

韓丙鎬致灑曰。讀先生之書。觀諸子之述。又翫道統圖。世系圖。而不信先生者。何異乎瞽者之謂無日。聾者之謂無雷乎。吾於聾瞽。未如之何也。已矣。

申泰崇應五曰。以師全。爲贗書者。侮賢蔑德。而賊夫我東道學之祖者也。噫。嘻。何足責哉。

申鉉鼎養玉曰。近日俗儒。蹈襲由來學弊。以先入之見。不欲聞其所不聞。以爲我東儒賢。圃隱以前。無有如圃隱者。且輕本國。而重中原。得中原之詩文書畫。則流涎欽慕。而珍藏之。此所謂奴隸之學也。可與論師全哉。其不爲永鄭則幸矣。

吳斗善敬七曰。異哉。夢也。先生之生也。月降。歿也。月昇。耘谷所云天縱月。

精者。此也。噫。無乃五百年爲雲所蔽。而今始披雲漸明者耶。

李榮來 曰。先生一號雲月齋。從胎夢也。半千年後庚申。印師全于月明山中。越十一年辛未。精校成編於明月山中。豈非天耶。先生之道。其將如月披雲而復明也歟。

梁在寧敬中曰。謹按先生胎與歿之夢。師全校刊之地。皆應乎月。嗚呼。先生之道。其惟月乎。旣以五百年爲一晦。亦豈不以五百年爲一望耶。宋奇瑄善準曰。於戲。先生之道。光明如日月。豈可以日月之暫被雲霧。謂之無日月乎。雲霧捲則日月出矣。日月亡。先生之道。乃亡。

李濬鎬舜明曰。癸酉三始之夜。夢仁川水波散作祥雲。國師峰上明月玲瓏。越三日。姜友永直來言。雲月齋申先生之事。異哉。夢中雲月與先生之號相符。然則先生之道。其惟明月而披雲而照萬國矣乎。

金容璫 曰。我東士大夫祖先。罔非先生門人。而吾家則廸齋公。忘年

師友之軍監公悅服師之。叅輯師全光城公。師先生孫理猷軒。而况文安公以先生誦傳之言承斯文正統容璫。與有榮焉。

鄭麒澤聖寶曰。雪谷先子。不忘先生薰陶之德。保其玄孫永錫。仲錫於亡命之際。耘谷讚曰。必昌其後。吾鄭果符其言而不肖。未克闡揚先生之潛德。可愧也已。

宋德用致先曰。執端進士。兩先子受學於先生。得薰炙之力多。孰知吾宋學問節義之盛。厥有所自耶。尤有感焉。

鄭吉和舜明曰。雪谷圓齋兩先子。師事先生。而與諸公編輯師全。豈尋常門人之比哉。今讀先生之書。感愴實多。

白爽基政均曰。先子頤齋先生。見先生八歲。性之用化之答。曰黃憲。幼稱顏子。資或近之。踐識豈能如是之讚。至矣。爽基何敢贊一辭。

方受鉉曰。先生之德。諸君子之述。備矣。愚何敢贅爲。但先祖生員公。

以圃翁命。夜馳傳。耘谷成編。以至今日。先祖不亦與有功焉乎。臨書悽愴。不忍讀也。

韓朱鉉國瑞曰。嗚呼。誌狀一篇。雖畫出先生而性理實學。未載。烏能破後人之惑。師全恨不早出於青松道會時也。永川鄭嶺伯申。雖千百。何能掩心性實理。誠敬真訣。而以遏多士公議乎。

邊奎浩大圭曰。當時全書四十卷。盡入回祿。只此寂寥數篇。可謂存十一於千百。然備耗箴範。皆是理學真詮。發前人所未發。惡庸多乎哉。讀者不可不知此。

姜善大曰。近世光山金氏復其先祖義元墓於六百年之後。亦非顯晦有數者耶。此可與師全顯晦同日而語矣。然先墓之復。金氏一門之慶也。師全之出。我東士林之幸也。其爲慶幸之孰多孰少。必有辨之者矣。

朴東鎬士叔曰中原人若有小我不諉齋先生者則須出笏書示之當孟子黜享時中原何人敢出言諫諍乎只有一箇錢唐而唐亦我先生之門人耳。

金鎮愚聖九曰先生不啻當享我國聖廡亦當享中原聖廡當時非我先生父子則孟子必見黜乃己先生之功爲如何哉中朝史氏脫畧先生此事此非藐我東國人者耶向非圃翁抄來笏書則吾輩亦何以知之金容執聖允曰讀先生後裔申弘遠送忠烈祠文其博洽之識高明之見不愧爲法家拂士文章宏贍其說圃隱爲先生門人之證處甚明快乃弄丸手也。

金九鉉夏慶曰聞諸申炳曰禮州寧海古號跨東海海上青山龍飛鳳舞萃

乎飛蓋洞一云紫洞此先生遺墟也尙不爲人占領而子孫守之云此非

有待者耶後學尸祝之禮以吾東言之則可謂井泉皆水何地不可而



曷若生長遊息之所耶。他日建祠。必先於飛蓋洞。似合云爾。

金琮鉉公執曰。先生佳城在遼東文會山。然萬里異域。何處覓之。其不爲耕犁所侵。則幸矣。子孫無不祧之廟。士林無妄侑之院。可乎。不可使聞於中國矣。剏建院宇而享之。此吾士林之責也。蓋相爛商。今世保不有永鄭嶺伯之沮矣。

徐丙僖公七曰。凡吾林。校書廣播之舉。建祠寓慕之志。非爲先生也。實爲世教也。非特爲世教。實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金在承士彥曰。凡事未有不須友而成。而況斯文大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臭如蘭。顧我聯名。叅華海後學錄者。將遍天下。則何事不成。不爲則己。爲之則刊書建院。不啻易於爲長者析枝耳。

李進鐸敦元曰。眞儒大賢。將有以擔任世道。則其尊慕先生。曷不朝夕羹墻焉哉。然後國人。以所事圃翁。事先生矣。

後學撰述

申世休

後先孫

曰粵在

哲宗壬子

距今八十年

西癸酉話東人物叢記出於湖西孔

氏家。即元耘谷摠斷。范伏厓編輯者也。不諛齋先生行狀。詳載其中。卓異之蹟。淵源之證。始出於五百年之後。於是嶺之諸儒。大會發論。以爲按此不朽信蹟。可知先生足以爲東方道學之祖。可謂尊之百世而爲師。享之聖廡。無間然矣。遂合四道通四色。以定建院請額之舉。三數年間。公議起於五道。通文發於太學。而不意永川鄭道休。鄭裕成等。稱爲圃隱族裔。以淵源二字。煽動龍仁忠烈祠。圃隱本孫。曰圃隱。豈有師乎。此。今文有古文。無。搆誣呈營。嶺伯申錫愚。散會收章。反囚吾申。事竟不成。此吾幼時聞於老成者也。

姜永直。宋剛瑄。金永範。聞之。歎曰。吁。此斯文之厄也。嶺伯素以文學聞。固當推覓文獻。發潛闡幽。奏達天陛。建祠陞廡。以回斯文陽脈。此尊賢之

道宣化之責而乃膠守舊見。偏聽人言。以過多士公議。豈不歎哉。雖然。儒林道會。自壬子至乙卯之久。則實五百年後。一大盛舉。事雖不成。而天理人彝之公。則固自如也。故序列其校院通文。如左。庸作百世難誣之公案云爾。

壬子十一月。青松松鶴書院

享退溪

士林。徐元謨。柳致球。趙基祿。權東璧。金

文熙等。通諭道內文曰。伏以吾道欲曙。正氣不死。孔壁藏書。無恙四代之典。汲隧殘竹。難掩百世之目。惟我申文貞先生之蹟。之始出於易世沿革之後者。實天也。嗚呼。先生以命世王佐之才。當延祐至治間。聖學榛蕪。華戎迭盟。天下之勢。不于蠻則歸于戎。天下之學。不于佛則入于仙。乃先生生於左海偏邦。非有爵祿顯名之位。而以一。身而任天下彝倫之責。以一身而倡吾東已絕之學。尊爲天子之師。而位在王公之賓。嚴於夷夏之分。而純承洛閩之緒。使明家二百年禮樂文物之教。以及我東數千里山河。

不爲被髮左衽之俗者。有蹟可考。而以學文之端的。則易東師也。圃隱。牧隱。門人也。以名節之偉卓。則壯節祖也。簡齋。矢直齋。翰林舍人諸公子。若孫也。以英材之教育。則在元也。明也。而如許白雲。朱學士。桂彥良。王禕。錢唐。宋濂。劉伯溫。輩七十餘人。是也。在本國。而如陶隱。謝隱。牧隱。益齋。醇隱。籠岩。栗亭。一代諸名家。盡出其門。如先生者。可謂尊之百世。而爲師。享之聖廡。而無間然矣。嗚呼。斯文厄會。世怒慘酷。先生之沒後。甚至子孫。禁錮圍棘。如易東所著。程傳理解。初學開蒙。家禮要精。師友徒酬等篇。之面付先生。筆削成書者。及圃隱所著。理氣性情。天人心性。三才二五。諸圖說之。受之文貞家。密付者。與夫元明學者。東國諸子。所編輯先生華海師全并四十餘卷。一火於辛晡。普愚之毒。再火於矢直齋被禍之日。三火於石灘圓齋之家。四火於史官子誠之手。又五見燼於時流輩熏天氣焰。至於窮山秘藏。百家文獻。無不逢厄。先生之蹟。遂蕩然空矣。至於本孫家載蹟。只

是姓諱與爵諡而已。後雖有博古通今之士。奈此掃如何。然向非圃隱諸先生傳誦密付數幅。及元耘谷徐竹松區區纂輯之功。先生之道將永爲昏夜矣。孰知我東理學之源。出自先生乎。生等非爲僭欲擅發大論者也。第因鄙鄉居在一隅。得見稀世異蹟。最先於人。有如是之蹟而置而勿言。則實生等之耻也。爲先布告道內僉君子。以爲採擇焉。

癸丑三月。義城道會所士林。金璨銖。申命休。金龍洛。李秀應。金養翼。權中璞。金濟源等。答松鶴書院文曰。伏以義理學問。既定天下之趨向。名節文章。又樹百代之風聲。則是真可以參天地之氣數。而關世道之升降也。惟其斯文之顯晦。有時而百世沉埋之下。猶不禁信傳之自著者。尤豈非天意之攸在。而人爲智力之不可容爲耶。噫。生等抵見貴院通諭。伏讀申文。貞公雲月齋先生事蹟。一回三復。嗟呼。有以知先生之理學名節。真爲天地鬼神之所愛惜。而元耘谷范伏厓之摠斷編輯。爲其搆呵守護。如岐山

之鼓。曲阜之履也。夫以道學文章爲華海之師宗。義理嚴正。辨夷夏之貴賤。聞望之巍卓。則天子王公。北面師事。英才之陶鑄。則天下名碩。盡出其門。論其繼開。則易東圃牧之淵源。端的當其時世。則辛晫普愚之椽喪。慘酷先生。以如許樹立。如許問學。聲寢影滅於幾百年之前者。氣數之不幸也。鬼神慳秘。使之傳信於幾百年之後者。上天之苦心也。孔壁幾百年之謹傳。是豈偶然而藏。偶然而出哉。我東方理學文獻。此其源流。則吾黨之幸。莫大於此編也。伏望貴院僉尊。幸以與先生本孫。拔例悉心。益求遺文之未盡出者。繼而與七十州章甫。上以告朝廷。下以告方伯。百世堙鬱之斯文大道。復有所闡揚發揮於世。斯文幸甚。

癸丑四月。尙州玉成書院

享金蘭
溪得培

壬林。鄭象璜。趙述立。柳家春。姜胃永等

通文曰。伏以生等。以末學謏聞。尙論前代故事。每於文貞申先生之事。竊有文獻無徵之嘆矣。即伏見松鶴通章之來。抵鄙鄉者。始知名山古藏。終

有著顯之日。汗簡遺墨。宛有該備之蹟。申先生平日事行。於是平皦如日星。蓋其事業之俊偉。節行之卓犖。已是麗季名碩之最傑。然而又况本原之學。門路之正。乃是易東之淵源。而圃翁之親炙也。其羽翼斯文。嘉惠後學之功。豈不誠百世之山斗哉。嗚呼。今距先生之世。已經幾百年矣。一部史乘之終不泯沒。不啻若岐山石鼓之既隱復顯者。自是天運之不得不然矣。吾林後生之摩挲欽誦者。顧何如哉。第伏念其在尊尚之道。合有揄揚之舉。則尸祝之禮。恐不可已也。伏願僉尊。因此齊會之席。亟發鄭重之論。以光斯道云云。

道南書院
通文同院

癸丑四月安東虎溪書院

亭退

士林金皓壽李秀奎金鎮濬柳渾文等通

文。曰粵惟麗氏之季。儒賢迭興。若文僖禹先生。圃隱鄭先生。卓然爲東方理學之祖。獨其文籍零逸。于今耀人耳目者。特其掀天地光日月之大節。而未有以證其所以爲理學祖。則庸非斯文百世之憾乎。近者竊見寧海

申氏所得國初所傳文貞公雲月齋申先生事蹟一通。輒盡然增歎焉。先生實禹先生傳衣之賢。而鄭先生侍雪之師也。不惟本國尊之爲夫子。而當時天下舉師宗之。其聘于元也。名儒許白雲。朱學士之徒。渡海而從之。門明皇帝御極。躬迎于皇城外。延賢館。尊以申子。而號不諛齋先生。蓋其爲一世所宗。嶽不啻若泰山北斗。而其蘊蓄而爲道也。不外乎貴王賤霸。用夏變夷。宗孔氏斥佛教。自今推之。我東自麗季以來。儀章文物。一遵中華者。實鄭先生創之。則竊意其一本於先生也。其有功於吾東也。豈但曰民到于今稱之者耶。不幸值國末多變。門人所述華海師全。灰燼於普愚。遍照之亂。而及矢直齋籍沒之禍。則先生之家。爲世所諱。極矣。繼而當水木之交運。圃隱先生以身殉國。而所述文字。俱與之化焉。則凡先生終始。并與其流落秘藏者。而泯沒焉。世日以遠。蹟日以沈。寥寥以及四百有餘年矣。夫禹鄭兩先生文字之散逸。固已可慨。而猶有可藉者。其特行大節。

表著而莫之掩也。至於先生則負天下山斗之望而曾不得傳於國人之誦。豈天理也哉。而當時一部餘燼。乃出於四百年後。此實不可終泯之驗也。生等竊藉手而追歎焉。先生之道。得之禹先生而傳之鄭先生。則凡我後人。當以尊禹鄭先生者。尊先生而一方之見。姑未知所以爲議。謹以奉聞於道席僉君子。幸俯垂覽察焉。

龍宮鄉校通文曰。伏以大賢之顯晦。實關斯文之興廢。今承來諭。在勝國末。有申文貞公先生。倡絕學於東方。正彝倫於中國。其道學文節。允爲天下之大賢。而遭時不幸。隻字無徵。人莫得以知之矣。方世遠教弛。斯道一脈。幾乎寥寥。而先生之事蹟。始發於易世沿革累百載之後。猗歟異哉。彼湖西孔氏家藏。初豈有意於傳先生之道也。正是此道。亘古今終殄滅。他不得者。而天亦將未欲喪斯文也。苟使吾黨後生。不徒歸之於本家之一異慶。而誠能因畧致詳。而闡發幽光。尋源溯風。而倡明潛德。則豈但先生

之名自此而爲大幸。先生之道亦將自此而可明矣。夫豈偶然哉。扶道之大機會。其在斯。其在斯歟。生等聞來。始而驚異。終焉景慕之。茲敢畧貢彝情之所同者。伏願僉君子博議爛商。以圖及時闡揚之策云云。

禮安陶山書院

享退

士林金永獻李濬永易東書院

享易

士林李邦淳李

質淳李初淳琴翼文等通文曰。伏以斯文之顯晦有數。在百世而難誣。異代之幽隱始彰。合萬口而同聲。生等卽見來諭及事實一册。乃知申文貞公雲月齋先生之蹟。若是卓越而炳朗。不覺歛衽而起敬也。嗚呼。昔在麗季華戎之際。極值聖學榛蕪之運。而先生以一介韋布之士。居萬乘賓師之位。其道則禮樂治平之本也。其學則天人性理之源也。以易東先生爲師。而門路端的。以圃隱牧隱爲弟。而淵源有繼。遂使海東天地。倡起儒化。不爲左衽者。伊誰之功耶。且况元明學士之名。碩如許白雲。朱翰林。宋濂。劉伯溫。諸勝粹然一出於樂育之下。而以至于本國之陶隱。益齋。籠巖。栗



亭一代名家。并皆私淑諸人。則推此而可以知先生學問之大畧矣。惜乎。當日纂述諸篇。若諸子記聞。及華海全書。屢入虐爐之中。而本家文字。蕩然於籍孛圍棘之餘。自此而雲笈永秘。杞宋無徵。吾林後生之知先生者。不過姓諱爵號而已。何幸孔壁一書。始出於易世沿革之後。使嶺以南衣儒冠。儒之列。得見稀世異蹟。則殆天意有在矣。生等因此而尤有所感者。攷之耘谷撰中。聞禹先生訃。挈家來隱於禮安縣一條語。可認鄙鄉。爲先生并州之地。其寓慕闡揚之誠。豈可與尋常章甫等。比倫哉。伏願僉尊。亟定大論。以賁吾道云云。

癸丑四月。西岳道會所士林。金鎮皓。金泰欽。金養範。金鎮明等。通諭四鎮管文。曰。伏以勝國末。儒賢繼出。若易東禹先生。圃隱鄭先生。卓然爲東方理學之祖。而獨其文籍散逸。未有以證其受授淵源之實。則庸非吾黨百世之憾乎。近者竊見國初所傳申文貞公不諛齋先生事實一通。始知兩

先生理學始終的有所承受之地。道之顯晦。實關氣數之汗隆也。蓋先生以命世王佐之才。生於左海偏邦。時則聖學榛蕪。華戎迭盟。先生以韋布之身。任一世之彝倫。尊爲萬乘之賓師。其蘊而爲道德。則不出乎天人性命。修齊治平之本。發而爲事業。則不外乎貴王賤霸。用夏變夷。宗孔氏。斥佛教。使有明二百年禮樂文物之教。以及我東數千里山河。不爲被髮左衽之俗者。有蹟可考。而以淵源言之。則實禹先生之傳衣。鄭先生之親炙也。如程傳理解家禮要精。初學開蒙。師友徒酬等篇。即禹先生之面托先生。而筆削成書者也。天地人物一元各體。心性理氣三才二五。諸圖說。又先生密付鄭先生而啓發門鍵者也。若夫同時講劇之盛。則元明學士如許白雲。朱翰林。王禕。錢唐。詹同。桂彥良等七十餘人。渡海常從。英才教育之功。則本國宗工。如牧隱。陶隱。謝隱。醇隱。籠岩。雙清。石灘。圓齋。諸名家。盡出其門。此其先生學問德業之大方。而雖廡食聖廟。無間然矣。惜其世值

沿革斯文厄會。先生歿後。諸子記聞纂輯華海師全。與夫向所云易東著
編圃隱圖說。總數十餘卷。蕩然於普愚遍照之爐。及先生孫矢直齋被禍
之時。薰浸響歇。式至于今日矣。向非我圃翁密付數幅。及元耘谷范伏厓
諸公辛勤編輯之功。則先生之道永爲長夜矣。孰知先生之道受之易東
而圃翁之學得之先生乎。此篇之始出於孔壁幾百年之後者。實天耳生
等。茲以花府道會席。因列院通諭。合辭遍告于道內四鎮管。伏願僉尊。亟
發大論。思所以尊禹鄭先生者。而尊先生則吾道幸甚云云。

癸丑六月慶州玉山書院

齊晦

士林李運祥李泰元李晉祥李博祥等通

文曰。伏以生等。迺者伏奉僉諭。始得文貞公雲月齋先生盛德遺事而擎
復焉。猗歟偉哉。其辭古。其義邃。如讀蝌蚪鳥跡之文。而自不覺爽然歛衽
而起敬也。謹考蹟中。先生之世。則麗氏衰季之運也。吾東之名教。響浸而
或不免禪佛亂真。中州之腥塵。日漲而迄未定華戎迭盟。恭惟先生挺生

於壯節公忠孝之家。從遊乎易東翁講學之門。素所承藉者。尊孔斥佛之教也。毅然秉執者。用夏變夷之道也。雖在左海偏邦。長夜衰葉。而先生所以自處之重。每以吾道而期之。當世所以共尊之意。必以師道而事之。天子迎郊。以寓不諉之誠。高弟及門。能負罔僕之義。則若先生者。究其問學的證。永授遺緒。眞可謂吾東百世之師。而并列於理學之祖宗也。獨惜乎際時不幸。斯道終窮。左道者蓄其憾。異趣者逞其變。遂使範世之徽言。盡歸墨鑪之虐焰。當日子誠輩窮搜秘藏也。圃老所以畧誦華海師全書。夜送房孔牛吉方諸公。而以付元耘谷者。可見爲先生壽其傳之道。靡不用極。而畢竟蕩然無存矣。何幸孔壁珍藏。始出於四百年之後者。實天也。道之升降。文之顯晦。抑有所待者歟。百世之異蹟。難掩。一道之公議。自在。伏願僉尊益懋先聲之志。另圖崇報之典。更搜遺文之未搜者。而亟定道會于貴院。使遠近章甫。合席爛商。講所以闡揚之道云云。

甲寅二月。槐山鄉校士林。趙一淳。成載弘。成洛哲等。通文曰。伏以吾道之與世升沉。實關於氣數。人心之間風嚮慕。無間於遠邇。故苟有偉行卓蹟之晦而復顯者。則遠近章甫。一辭闡揚者。蓋出於天下之公。而人彝之所同得者也。今按不諛齋申文貞公先生事蹟。一通昭乎其微也。出於元耘谷范伏厓之編錄者。則斯誠信筆也。嗚呼。先生之傳於世者。不越乎姓諱爵號而已。而之蹟之行。不少概見。久爲百世斯文之憾矣。何幸是書之復出於今。而先生之實蹟。煥然復明於世。茲豈非吾道之大幸歟。若其師友之淵源。道學之精粹。扶倫常於吾東。作賓師於中國。處昏世而建用夏之議。尊師道而主斥佛之教。其平生之學術。出處之大致。畧見於是書而已。悉於貴道僉君子通章。則今不必疊加而第伏念鄙等。忝在士類之末。曾讀圃隱先生詩集。至郭君同門人。今幸又同官之句。及函丈曾窺學海寬。至今吾道豈盟寒。再遊昔日安和寺。又喚先朝教授官。書院荒涼多茂草。

闕宮涖寂瀉哀湍。人間頽仰成塵跡。且向山前醉踞鞍之句。究觀其慨奮之意。教授官乃牧隱先生。於恭愍時之爵也。曾窺函筵海涵學之時。摳衣從遊於安和而同之牧隱。且陪師及再遊之日。亦欲同之而又喚矣。及此遊時。則惟我牧隱。道心不寒而授吾道之師長。既歿。昔日講院之地。荒涼多茂草。已成人間之陳迹。故似丁寧發此詩者矣。是以鄙等未嘗不掩卷太息曰。嗚呼。圃牧兩先生。必有淵源授受之地。而其爲師長的。爲季世之仇疾。似不得著迹。故圃爺但以詩意寄之於世。而果爲泯沒。永無消息也。耶。齋咨者久矣。文貞申先生之大道卓行。乃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爲考信無惑者。則其在慕賢之心。方欲發端而兼值道席。畿湖士林齊會一聲。而峻溢通辭。豈敢自外耶。故茲應響以付幸賀之意。伏願僉君子。亟定嶺湖合席之日。更加博議而思所以發揮闡揚之。使先生久堙之蹟。闡明於百世之下。則其於吾黨衛道之意。不勝幸甚。

寧海丹山書院

亭 易 東

士林李光羽。權錫晉。白重暉。權永奎等通文曰。伏以

斯文之顯晦。有數。人心之趨向。無間。汲簡出而天下始信。有古文。墓藏發

而元人。方知尊聖人。則是知無幽不顯者。君子之德。而天理民彝。終不泯

沒者也。鄙鄉雖僻在海隅。素稱羅麗名鄉。而但世代浸遠。文獻無徵。仁人

任士之蹟。或不無杞宋之嘆矣。近幸得申文貞先生事蹟若干於元耘谷

范伏厓所錄之中。則雖其文字之詳畧。不同而其片言隻辭。亦足爲海東

之敦史。汲隧之明據矣。無乃天未喪斯文。使夫子之道。復明於後世也耶。

猗歟偉哉。先生卽古禮州

寧海古號

人也。當延祐至治間。夷狄亂華。釋教害道。

先生非有爵祿顯名之位。而以一身任天下彝倫之責。倡吾東已絕之學。

攘夷尊夏。斥佛衛道。上承洛閩之緒。尊爲天子之師。

略

三四煨燼於史局。

世怒之氣焰。以及深山秘藏。舉化爲劫界塵灰矣。今斷爛隻字之始出於

五百年沿革之餘者。實天也。豈人力之所到哉。何幸士論齊發。遠近同辭。

可見人彝之所同而公議之不泯也。況生等雖愚魯。生於昌平之間。長於五夫之里。其感慕咨嗟。思所以闡揚幽鬱者。寧後於人哉。茲略陳來歷。徧告士林。伏願博采公議。以幸斯文云云。

甲寅二月報恩象賢書院

亭尤

士林。金商璧。俞時煥。尹景烈。宋心樂等通

文曰。伏以生等嘗讀圃隱先生詩集。至函丈曾窺學海寬。至今吾道不盟寒之句。未嘗不三復咏歎。而矧乎水木交運。杞宋莫徵之世乎。何幸不諉齋申文貞公老先生事蹟。近出於元耘谷。范伏厓。總斷則其淵源道學一脈綿綿不絕於累百年。沈晦之餘。謹按先生以命世真儒。上承易東之教。下答圃翁之學。攘胡元。尊華夏。斥佛教。信程朱。以善及人。信從者衆。故天下之英才。無不樂育於名教。我東之名儒。可謂盡出乎其門。則圃翁受授正脈。單傳密付。昭耀日星於函丈。曾窺學海寬之句矣。第恨世怒層生。禍網孔酷。普愚遍照之禍。烈於猛火。孫曾殫文之厄。至於孳籍。如諸子所纂

輯華海師全書。及圃翁所著天人心性許大圖說之同載一篇者。并皆火之。寥寥百世。莫知圃翁之學。出自文貞則又孰知文貞之學。受之易東乎。且尤有所感焉者。先生所以一生勤勤懇懇。用夏變夷。明春秋之大義者。與我尤菴老先生之大義。古今一揆。則其尊尙闡揚之心。爲何如哉。伏想貴道僉君子。以所事圃翁之心。推以尙之。則一體共尊之道。想不後於生等矣。伏願僉君子。無論四色。一心隆揚。爲先發通于貴道列邑校院。次第通告于太學諸賢。定道會。合席爛議。請額院。以報先師繼開之功。幸甚。道會所士林。送原州七峰書院文曰。伏以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亡。而惟係乎人者。未能無顯晦之時。苟非當日及門之士。審慎而善記。辛勤而收拾。言而爲百世法。則及此沈灰之後。孰知斯文之有承接處乎。按蹟申文貞先生。以命世王佐之才。挺生海邦。時則華戎迭盟。異說亂眞。先生以一介韋布之士。倡起斯道。以門路之端的。則易東禹先生發之於前。圃隱鄭

先生繼之於後而先生乃奮然中起。天下之名家渡海而從之。大東之英才舉出乎其門。以事業之崇廣則斥佛教於狂瀾之勢。辨夷夏於危疑之際。以聞望之巍卓則當日萬乘之尊。北面而事之。使明禮樂之教。以及我東文物之盛。侔之三五者。未必無藉手於先生。則若先生者。實百世之眞儒而易簣之未幾。世路崎嶇。群憾充膈。胄孫矢直齋籍沒之變。繼起曾孫舍人殫文之厄。又作先生之道。遂爲世大諱。隨削隨火。如諸子所輯華海師全。易東圃隱。性理諸篇。并皆燒燼。不惟先生之書永無形影。使天下後世不敢舉其名。噫。向非耘谷先生神藏鬼護之篇。出自山林。則後之人孰從髣髴之哉。其嘉惠後學之功。於是乎大矣。生等不勝曠世之感。自本道畧有所發論。而重念貴院諸賢山川雖間遠。追想當時事蹟。不覺愴然起。山仰之懷。而其尊衛之誠。必不降於生等矣。茲因一道齊會之席。發文通告。伏願僉君子。亟發公議。以爲同聲闡揚之地。云云。

甲寅二月。忠清道。道會所士林。忠州趙秉心。尹致寬。李誨祖。槐山成洛範。清州宋熹仁。李道峻。公州金聲大等四百餘人。通本道四鎮管文曰。伏以時有顯晦。而道無屈伸。故一時之事業。可晦而百世之公議。難屈。一朝之名位。可奪而斯文之嫡傳。難誣。然若其人已遠。其蹟已晦。漠然百代。無所徵信。則後學之所以髣髴。憑依於劫灰螺殼之餘者。不越乎文字之間而已。而若以爲久遠而忽之。斷爛而棄之。則汲書航簡。將無以徵諸後矣。生等近得申文貞公不諉齋先生諱賢之蹟。不覺歛衽而起敬也。謹按先生生乎考亭。數百載之後。倡明吾東已絕之學。而單傳易東之教。排斥佛老。似是之非。而啓發圃爺之學。當日萬乘之尊。莫不北面而師之。在元也。本國也。而明目張膽。開導訓迪之間者。一出於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用夏變夷而已。則是其學問純粹。信從者衆。故中國之名家。渡海而相從。一世之英才。盡出乎其門。逮夫神州陸沈。尊攘無人。天下之勢。舉皆翹足觀。

望不擇所從而先生乃能恢張隻手。定大義於危疑之日。使一統山河。偏安於建都。三五儀文。挽回於王業草創之際。則此其先生事業之最大者。而宜乎明高皇降屈至尊。尊之爲師傅也。於乎夫以先生之道之大。豈不欲掃除天下。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而一生沈晦於田野。難進易退。不安於四十日朝廷。而加以世路齟齬。群憾乘釁。先生續息未冷。而酷被子孫殄戮之禍。累值仇家啣憾之毒。使先生許大事業。與夫諸子纂輯之篇。盡入於一炬煨燼。則非惟先生之書。將永爲杞宋矣。先生之名。亦與之泯沒無傳矣。何幸元耘谷范伏厓。辛勤編輯之功。始發於曠世之後。使先生之道。庶幾復明於世。則向所謂時屈而道亨者。實天耳。凡有血氣。聞風興起者。孰不樂爲之闡揚乎。矧惟貴道。便是先生之闕里也。想其景仰曠感之誠。有倍於生等而彝衷所同。不敢以山川間之。乃敢齊聲仰布。而重伏念今日闡揚之道。自有緊歇。以爲請諡也。乎則已有有明節惠之典。以爲請贈。

也乎則已蒙大匡金紫之爵。莫有以尚之。而惟是閱歷四百年餘。使先生
陟降之靈。無所安侑。則實吾黨之最所慨恨者也。生等方議上達朝廷。下
告方伯。欲與貴道僉君子共之。伏願僉尊。乃心衛道。亟定道會于嶺中便
邑。俯賜回諭。以安大事云云。

甲寅二月。清州華陽書院

亭 尤 廡

士林李泰淵。金東永。鄭熹潤。朴載儀。申道

根。卞龍來。金煥泰等通文曰。伏以尊周大一統之義。已是古今之通經也。
故夫子之修春秋也。傷正朔之不行。則書王書正而冠之。懼夷狄之亂華。
則書人書名而貶之。孟子當七雄之世。雖切救時之策。而至於王霸夷夏
之分。則已辨之嚴矣。朱子當南渡之後。雖在委靡之勢。而至於講和國是
之論。則已斥之深矣。後千載無人說得此箇義理。而惟我文貞公不諉齋
申先生諱賢。生於左海偏壤。不幸而當延祐正德間。王霸之雜。甚於春秋。
夷夏之亂。浮於南渡。先生能以隻手扶綱常於已頽之餘。定大義於危疑。

之際使有明草荆文物。我東數千里不爲腥羶陸沉之域者。實先生倡之於前而圃隱鄭先生繼之於後也。是蓋以本來淵源甚正。故學問純粹發之於事業。如彼巍卓而一世之英才舉出乎薰陶。天下之名碩仰之若山斗。如中朝許白雲。朱學士桂彥良。李黼。余闕。王禕。錢唐等四十餘人。常常渡海而相從。以及我東。牧隱陶隱。圓齋石灘。籠巖醇隱。潘南諸名家。無不親灸其熏爐。若先生者。無愧爲百世之眞儒。王佐之大賢也。雖廡食聖廟而無間然矣。嗚呼。斯文厄會。世怒齟齬。先生易簣未幾。孫矢直及曾孫舍人。殫文之禍。繼起重被辛屯。普愚之毒。又觸史局焚書之厄。諸子所纂。先生華海師全數十卷。及天人性命理氣諸圖說之。并付圃爺旨訣者。盡入於虐爐。天下不敢舉誦其書。甚至於窮山秘藏。百家文獻。隨錄隨削。永無消息。而天下不敢舉其名。先生之道。遂永爲長夜矣。何幸元耘谷范伏厓所著先生誌狀。不朽於孔壁。數百載之下。誦其書。讀其辭。鄙等不覺太息。

而傷心者。而若先生之闡奧堂室。有非後學設聞。所敢窺測者。然至於攘夷狄。尊有明。斥佛教。尊程朱之章章顯事業。則鄙等亦與有聞焉矣。然則使先生之道。庶幾復明於世者。是吾黨之幸。然鄙等猶以爲慨鬱者。人皆知我東性理之學。祖於圃隱。而不知圃隱之學。自有所受。沉淪百世。寔至今日。則鄙等尊奉有明之祠。從祀尤老之院。其景慕曠感之誠。豈有下於貴道僉君子乎。茲因本院享禮之席。以爲發通。自貴道布告于列邑。章甫期日。道會則亦當進叅末席。以爲竣事。上達朝廷。下告方伯。期於闡揚之地云云。

甲寅二月。原州七峰書院

享元
耘谷

士林。金廷夏。元穰。丁友教。成錫龍等。通文

曰。伏以君子有言。爲世忌諱。則始雖隱晦。終必由君子人顯發。此易理之窮變通久者也。謹按元耘谷先生事蹟。只有詩史二冊。其餘實錄。舉皆灰燼。而退溪李夫子曰。原城有信史。考據何書。有此定論。鄙等世居此鄉。聞

見孤陋。嘗於昔哲人盛德。徼躅漫不省端的矣。近攷雲月齋申文貞先生。以命世之才。遭時板蕩。在東方而建誅咄之議。在中國而斥事元之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卓行大義。實爲我東理學之祖。而蓋其理學之淵源。易東禹先生啓之於前。圃隱鄭先生踵之於後。其他當世名碩。無不蒙教育之功。則東方斯文正脈。實自文貞先生啓之矣。噫。先生門徒。輯先生之言。編爲華海全書。而先生易箴之後。衆怒朋興。爲世大諱。而至有籍家。瀦宅之變。則自是之後。先生之書。遂無百千之一二。而天下後世。夫孰知先生之義理之卓越乎。幸賴耘谷先生撰輯之功。得保實蹟於金火遞遷之際。理學之淵源。道義之正脈。復見於五六百年之後。衣縫腋。冠章甫之列。孰不思所以闡揚之道也哉。陞廡而配殿。建院而請額。何所不可。而係是斯文之大事。有難倉卒間敦定矣。即接貴道通章。可仰尊衛之誠。出尋常萬萬。而只示闡揚之意。不指闡揚之道。抑或事係重大。有所難慎。而

然耶。伏願嶠南僉君子益殫誠勤。其於爲先生闡揚之道。從長定議。同聲相應云云。

甲寅四月。太學館掌議洪祐恒有司李逸其名等通文曰。伏以即奉貴道通

章。繼又讀元耘谷所撰申文。貞公不諉齋先生事蹟一通。不覺歛衽而起敬也。謹按先生門路純正。理學精邃。用夏變夷。崇道闢異者。昭有可徵而自夫文獻散逸。無所仰稽。何幸不朽信簡。發於名山古藏。今此闡揚之論。夫孰曰不然。惟願僉君子博采公議而裁處之。幸甚。

龍宮三江書院

亭同

士林張周炳李臣耆潘弼洪李尙榦等通文

與龍宮鄉校通

文同故刪

甲寅四月。七峰書院士林洪肯謨沈學臣金用軾李源祥鄭夔和韓泰定。再回通文曰。伏以道不墜地。愈久而愈存。言以載道。或隱而或顯。故以夫子之大道而在祥符。始加至聖之謚。以周家之逸詩而及河間。乃發淹中

之妙。苟有盛德大業。足爲百世師表。則豈以年代之綿遠而不之闡揚哉。謹按雲月齋文貞公申先生。以命世之才。奮起東表。以斯道爲己任。而時麗德乖衰。有明啓運之際。風俗頹敗。莫或正之。而先生以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則其扶世道。開後學之功。果何如哉。以理學之淵源。則晦軒傳之易東。易東傳之先生。先生傳之圃隱。以德業之崇廣。則斥佛教於方熾。遍照輩不敢逞其詐。辨夷夏於危疑。事明之論。實合乎經。以聞望之巍卓。則五聘乃就。周旋賓師之位。國君不得抗禮。聘以師傅。亦不稱臣。而天子北面事之。方其禮聘之時。措辭恪謹。曰先生如天樞斗辰。恒心景慕云云。又曰誠奉禮幣。望或夫子。以反天下己掃之彝倫。以濟天下己溺之赤子云云。又曰若非夫子。豈詳聞古今治亂。人才臧否。先生於朕如日月之光。下土是冒。則雖殷湯之於伊尹。周武之於尙父。其服事之勤。倚毗之隆。未必若是之至也。嗚呼盛矣。有明禮樂之教。以及我東文

物之盛。軼漢唐而擬齊魯者。實惟權輿於先生。則若先生者。允矣百世之師也。噫。先生之門徒。以先生之遺志。先述出處事實十二册。又著行義事蹟八册。名之曰華海師全書。藏于門徒諸家矣。山澤一空。狐鮪競作。野有董狐之筆。朝成牛李之爨。胄孫矢直齋。遂遭籍沒之變。曾孫舍人。又逢殫文之厄。先生之書。遂爲世大諱。諸家秘笈。窮山秘藏。盡入墨爐之中。則先生至大行義。千載之下。孰從而髣髴之哉。幸賴耘谷元先生總斷之篇。始發於五百年之後。遂使先生之卓行大義。復明於天下。一隅偏邦。義理不泯。百世斯文。綱常永樹。則其嘉惠後學之功。於是爲大而當時服事。傳一心法。槩可想矣。耘谷先生之嗣孫。有藏書六册。不幸見燒。惟餘詩什二卷。傳至于今。旣所謂一部詩史。當時全書。無由一見。常慨恨于中矣。就攷文貞公事蹟。則雖未見其源委。無乃總斷之篇。卽是見燒之書耶。退溪李夫子曰。原城有信史。攷據何書。有此定論。噫。生等。自接貴道聯章。不勝曠世。

之感。尤切山仰之懷。敢以誦之。曰雲月齋先生盛德大業。果是顏孟遺緒。程朱嫡傳。而在東方。圃牧陶潘諸君子。莫不親承妙旨。在中朝。胡陳王薛。亦莫不傳襲遺風。舉皆建院而賜額。陞廡而賸食。而今獨於先生之道之德。尙闕闡揚之道。雖理勢然矣。豈非朝家之欠典。而士林之嗟惜乎。惟望益殫誠勤。思所以闡揚之道。則鄙等曷敢不周旋下風。以聽節制耶。伏願僉君子。有始有終。以爲同聲相應之地。幸甚。

甲寅五月南江書院

享晦齋

士林李正煥申泰鏞南濟萬朴宜植等通文曰

伏惟吾道之東久矣。自箕師旣沒之後。九法斁而未叙。八條廢而不行。逮夫勝國之末。有若文僖禹先生。圃隱鄭先生。迭興於其間。聖學始倡。道義遂明。卓然爲理學之祖。而第其文獻散佚。未有以證其統緒授受之端的。實斯文百世之憾。而近伏見文貞公不諉齋申先生事蹟一統。始知吾東之學的有所授受者矣。噫。先生當延祐板蕩之世。以一身任天下之彝倫。

以隻手扶斯道之正脈。究天人性命之源而聖學復明。嚴王霸夷夏之分而佛教斯熄。由是當時及門之士在元也明也本國也。桂許王錢若圃牧陶醇諸名碩盡出其門。偉乎大哉。先生之學如是卓焉。故以萬乘之尊而尊而師之。以王公之貴而敬而慕之。使明家二百年禮樂文物煥然復明於世。而以及我東則豈意如是卓業大道湮沒不稱於世也哉。嗚呼。斯文厄會。世怒慘酷。先生歿後。至其子孫。圍棘禁錮。易東所著程傳集解。圃翁所受理氣心性諸圖說。累經虐焰。遂使先生之道永爲杞宋矣。何幸元耘谷。范伏厓。編輯之書始出於累百載之下。殆若蒼臺之史發於汲冢。孔壁之藏得於航頭。是乃吾道之關捩。雖被人作壞而終殄滅他不得者也。迺者敬奉來諭。道論齊發。近又湖洛同聲。凡在秉彝均賦之天。曷不懽欣而感悅哉。伏願僉尊其於先聲之地。另圖崇報之典。指日定會。合席爛商。使百代湮鬱之斯文復有所彰明於世云云。

忠清道。道會所士林。通諭龍仁忠烈書院。隱亭文曰。伏以我東道學之淵

源。實始於麗季之諸賢。斯文之遭厄。亦莫如麗季之孔酷。當時文獻。盡歸杞宋。而僅得以傳者。如圃牧諸先生若干篇而已。興念及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延祐正德之間者久矣。近有申文貞公雲月齋先生事蹟一統。出於異代灰燼之餘。然後我東道學之源。煥然復明於世。是豈非斯文之大幸歟。先生之宮墻闔奧。有非後學之所敢言。而謹按實蹟。畧舉梗概。友善一國。育英天下。立朝而扶綱常。延聘而尊師道。用夏變夷。回天地於三五之際。崇道斥異。牖吾黨於一代之盛。而第其授受之的。傳妙訣則自易東而傳之先生。自先生而授之圃翁者。至今可據而是書也。實出於元耘谷范伏厓手輯。則允爲千載之敦史。而不可誣者也。何其寥寥。混沒於四百年之久而不彰明也耶。嗚呼。當日師門之禍。尙忍言哉。逆吨妖普之毒焰。及其孫矢直齋。曾孫舍人之遭罹。誠千古之酷變。而師友傳受眞詮。與夫

元明學者本國所編輯華海師全四十餘卷。盡入於灰燼而無復片簡隻字之行于世。則亦安知圃翁之所實記。不入於其中耶。此乃吾東今昔之齋咨而興嘆者也。何幸不朽之信簡。久晦而復顯。是豈非天慳神護。有待於今日哉。先生之道學。固不以吾儕之闡揚。有所升降而苟不因是而彰發之。則又安知幾何而不泯沒也。近聞嶺右章甫駿發通章。遠邇無間。期於闡明。秉彝所同。共採斯美。略陳布告。伏願僉君子。圖所以彰顯之道。則斯文幸甚。

寧海鄉校士林。南公壽。李鉉發。丹山書院士林。朴光秀。白灑運等。通告陶山書院文。曰。伏以去夏花府之會。以申文貞公雲月齋先生事。至有各道各院通章之舉。誠曠世之大論議。而伊後歲險多故。迄莫究竟者。亦本道士林之未遑責也。迺者太學及湖關諸通次第來到。以合席同事之意。取定期會於本道。此可見彝衷無間。公議難誣。第念先生是勝國之先賢。則

今不必以彼此區域有所異同。况本道事面尤不可先唱而後應。有問而無答者乎。彼通既輪於四鎮管。想到處士論已有成算。然以鄙鄉之尤爲自別。愚哀所激。率爾稟告。自貴院指日定會於道里均便之邑。通告道內。轉報湖中。以爲合席敦事。幸甚。

甲寅七月。順興紹修書院

亭晦軒

士林徐東烈。安象機。徐在懋。徐在愚。李秉

斗。柳浩喆。申在夏。洪壘。朴文義。李基東等。通文曰。伏承來諭。始見文貞公

申先生學問淵源之正。蓋與易東圃隱諸先生同一造詣也。誌狀出於耘谷。此信筆也。通章至於太學。此大論也。生等僻居晚學。固無所輕重於其間。而第因先生事蹟。獲睹晦軒遺蹟之不在本院者。尤有所感歎者也。事實既如是。固不待闡揚之如何而不得無一番道會。然後士林之公議。可以頓定。竊惟青松既是本孫所居之鄉。而名山可藏之地。則早晚定道會于青松鄉校。博采輿論。未知如何。伏惟僉尊。裁察焉。

甲寅七月榮川伊山書院

享退

士林金在鼎金會淵金重夏金鎮河金樂

泓朴齊輔柳恒睦鄭光柱等。通文曰。伏以愈久而愈尊者。道學也。而厥或有晦而復顯。必俟百世之遠。故士林之尊慕儒先。異代無間。尸祝崇報。彝好攸均。惟我文貞公申先生之道德學問。其可謂愈久愈尊。有晦而復顯者也。生等於先生卓偉之蹟。不能枚舉其詳。而姑撮其道學之萬一而言之。畧今承尊諭。先生稀世之蹟。幸出於幾百載之響寢。餘則天將使先生之道。煥然復明於今日乎。於乎。吾東今日之士。雖於先生有蕭條異代之感。而講誦易東圃牧之書者。卽所以講誦先生之道。則今於事蹟之復出。縱或未得其全。而片羽寸鬣。亦可以知其全矣。第伏念朝家節惠之典。已殫旌褒之義。在士林尊慕之地。合有畏壘之奉。而寥寥累百年。尙未免斯文未遑之歎。伏願僉尊。亟設道會于青松鄉校。通告遠近。章甫則凡係彝好。孰不躍如。以爲克敦大義之地哉。生等一得之見。無任區區之至。

甲寅七月安東三溪書院齋享權沖士林金在赫權行夏金禹銖洪燾金邁

銖金應奎權好淵等通文曰伏以世稱耘谷之廟藏已火史家之絕筆也

孔氏之壁書復出斯文之異蹟也今於五百年之後幾千載之久而耘廟已火之書得之孔壁既出之後吁亦異哉生等竊嘗聞申文貞先生爲勝國名賢而家國經沿革之變文獻罹灰燼之禍無由髣髴其萬一矣今承松鶴所見之書於此老事何其詳且備也太學之諭已殫其闡幽之義鄉道之章既發其崇獎之端則生等不必覩縷而蓋其介乎元明之際則劉徐之首倡也處乎賓師之尊則申穆之高標也闢異說而得韓歐之義聘上國而多僑札之交師承於易東之門而淵源有自學究乎天人之際而理氣著說則據其大略庸詎非斯文之巨匠百代之師表也哉始也可傳而泯者人也終焉旣晦而顯者天也廉頑立懦大有功於世教高山景行實所同於人彝則凡欲爲之發揮之闡揚之者非爲文貞也卽扶世教也

重人彝也。僉尊必有所以裁處之也。生等不勝欽誦祈懇之至。

甲寅閏七月十日。陶山書院士林李希淳。崔雲璜。李晚著。李彙政。李晚熹。李彙秉。金洛運。李晚億等。定道會。布告道內文曰。伏以文貞公不諉齋申先生。道學名節。不待更贅一吻而僉尊。想已飽飫心目矣。蓋其淵源之正。門路之大。與夫用夏變夷。崇儒闢異之功。卓然爲吾東百世之誦慕。不幸運值劫灰。杞宋莫徵。誠千秋吾道之一番厄會也。今於秘藏出世之日。若復因循。徘徊。不思所以汲汲揄揚。則不亦昧於顯晦之數。怠於尊衛之誠者耶。迺者泮湖諸諭。七峯耑通。極其鄭重。誠可見彝衷之無間。而公議之難誣也。矧惟環嶠以南。自是先生桑梓之鄉。則其欲有以拔揮寓慕。又豈特一時驟發。苟然雷同者之比哉。茲以今九月十六日。定道會于青松校宮。伏願僉尊。趁期齊會。亟定大論。以賁斯文。幸甚。

青松道會所。士林三百餘人。定建院牒享之論。布告各道士林文曰。伏以

天道有屈而復伸之理。斯文有隱而更闡之會。文貞公申先生實蹟。出於
屢百年之後。而自年前以來。遠近章甫。公議齊發。致有今日之會。顧惟先
生之極爵美謚。已有有明之典。則後生之所以崇報者。惟在於賸享一事
而已。生等深感於井泉之皆水。寓慕於畏壘之尸祝。亟敦大論。已至肥任
而第念南康之白鹿。以勅額之未宣。朱夫子以爲流俗之所輕。蓋大事不
可以簡率。私設非所以崇獎。則吾黨之一番叫閭。烏可已哉。伏惟僉君子
遠以在圻湖。近以在嶠嶺。高山景行。彝好所同。則其於先生之道學名節。
謀所以闡發幽光者。當靡不用極。茲以發文徧告。伏願僉尊。繼此而更定
道會。對同爛商。以爲重事。體衛斯文。云云。

忠州知川書院

士林權聖贊。趙鎮恪。鄭學種。金明覺。宋泰仁。李鍾天。

洪秉七等通文曰。伏以一自春秋跡熄之後。荆舒僭而馴致五胡之亂。柏
翳霸而兆睽鐵木之變。雖以吳興之公子。魯齋之學問。猶不知華夷之可

別則士大夫之頑鈍無耻。淪胥夷狄。盖二百年于茲矣。迺者申文貞公不
諛齋先生以箕師之遺民。讀夫子之遺經。平生苦心。只在用夏變夷。當麗
末僧棚之世而建白者。吾道也。逮明龍興之際而協贊者。大義也。則一部
春秋。可謂有光於天下而不幸雲仍零落。文獻墜失。到今世代既遠之後。
殘篇蠹簡。始出於蝸黃蟲碧之中。於乎。使先生生丁我 孝廟正廟之世。
修我戈矛。敵王所愾。固其職也。不然則薇水之祭。冬青之詩。亦當爲尊周
錄。開卷第一人者。必無疑矣。禮曰。有功德則祀。禦災患則祀之。又曰。鄉先
生沒而祭于社。今者建院。膾享之議。夫孰曰不可。而第其淵源二字。突兀
出來於前所未聞之地。反致物論不能無惑。爲今之計。擔閣淵源二字。姑
從實蹟上尊奉。使士林同歸于好。亟竣建院之事。是爲十分停當道理。伏
惟僉尊一乃心力。打成一團。開春後。卽爲營建院宇。以幸斯文。以光世道。
幸甚。

乙卯二月。全羅道益山鄉校士林尹大一。任百齡。蘇學述。李鎮九。宋博仁。

吳貞常。黃雲榮。洪漢燮。林相斗等。通文。

同語多雷故刪

忠清道道會所士林。再通龍仁忠烈書院文曰。伏以文貞公申先生。道學之精微。淵源之真的。鄙等已有仰陳於曾前道會時。今不必爲架疊之說而詢之一鄉。一鄉響應。詢之一國。一國誠服者。固出於秉彝之良心。稀世之異蹟也。內而賢關多士。峻發闡揚之章。外而各道祠院。罄竭趨向之誠。齊聲文帖。次第并到。而獨貴院回通。閱月無聞者。誠不勝訝歎之至也。有或發文已久。中間浮沈而然耶。抑或溺於所聞。迷不知反而然耶。僉尊若以後說持貳。則此誠不然也。圃隱先生之於義起而觀於今日之遺蹟。昭然可攷矣。於乎圃隱先生。當師門之遭禍。痛師道之無傳。將欲誦其書而秘其傳矣。及其已決自靖之策。則猶不敢忘事一之義。夜馳孔明亮等五人。密付申先生。言行大綱於元耘谷。以爲秘藏不朽之計。慇懃付托。

之重。可想其當日授受之心法。而幸得以復出於五百年之後者。此先生之本志也。夫豈偶然而已哉。何況貴院爲鄭子俎豆之所。則鄙等之所以依仰景慕。類非他院之比也。僉君子亦當怵惕而曠感也。伏乞亟賜回帖。以爲闡明崇報之地。斯文幸甚。

華陽書院士林。通于忠烈書院文。曰惟我申文貞公。不諉齋先生。道學德行。斥元尊明。而身任春秋秉執之義理者。尤爲儒林之宗匠。而不啻金石。何待乎後屬耳。孫輩所見。闡發前美。而益有光焉哉。近因元耘谷范伏厓所撰記中。有圃隱先生道學淵源。出於申先生之說。致有曰是曰否之話。說數年紛紜矣。姑捨是說。營建祠宇。欲爲崇奉者。非徒本孫家爲先。闡揚之計也。亦是儒林崇學尊道之誠意。則由古由今。申文貞固自若也。曷可以淵源有無之說。拘而未伸也哉。竊念貴院則圃隱本院也。圃翁之雲。仍諸家列門比戶。則必似主張左右之。不讓乎嶺外諸宗矣。且鄙等亦是章

甫之列則其於崇儒尊道之心亦不愧於嶺外士林矣。然則圻湖士論必不下於嶺外士論。那中宗議不必讓於永川宗議矣。幸望自貴院措辭發通。俾爲無相撕捱爛熳和同。不諉齋老先生祠院使之卜日營建云云。華陽書院士林成鎮明朴厚鎮朴建東李泰淵等通安東府查官所文曰。向因申文貞先生建祠事。士林之聚會商議書牘之往復論定者。不啻經年矣。如擬儒賢之尊奉。終若禮說之聚訟者。曷故焉。大抵不諉齋先生尊奉與否。都係淵源說。而今旣擔閣則無干於圃隱先生。亦非兩家子孫互相猜逼之事。而非但於建祠一事多致雌黃。近聞永川鄭氏有舉狀呈營云。此出於聚質之計耶。抑爲沮遏之意耶。世自有公共之見。則固不可以兩先生之道學爲孰元孰次。亦不可以兩先生之尊奉爲曰可曰否。則此非特兩家爲然而一鄉亦然。又非特一鄉一省爲然而一世亦然。舉世之公議皆然。則一省一鄉與兩家決不可沮之爭之。有若阿私扶抑然者。明

矣。且聞定查邑使之明查報營云。惟在詳審查報而已。而第念查報之際。不有向背扶抑於兩先生道學分上。則其措辭論報。可謂至易。亦可謂至難。所謂至易云者。不過以申先生道學實狀。子孫之宜乎闡揚。士林之合乎崇奉等事。公平論報而已。則其甚不難。若或以扶彼抑此。東重西傾之論。釀得無限士論。惹起許多後弊。則亦至不易之事。幸十分鄭重。勿致倉卒疎忽。云云。

忠清道士林呈嶺伯申錫愚狀曰。伏以挽近以來。士論之公共。不能壓世態之炎涼。雖有奇文異蹟。而出於冷寒之族。則人皆輕之。非徒輕之。又從以猜疑之。出於烜爍之家。則人皆仰之。非徒仰之。又從以傳會之。陳子昂所云。孱孫無顯祖者。若爲今日申氏道也。烏虜申文貞公。不諉齋先生事。非曠世之奇文異蹟乎。其尊華攘夷。扶正闢邪。并世諸賢之授受師承。磨礱上下之迹。不待生等之揄揚。而業已入於崇覽矣。申氏之世牒。遺集之

有所云云。猶屬一家之私言。而近又得清州魚氏家所藏文獻一統記。則圃隱先生從遊條。有申先生名諱及齋號。其行蹟雖一例不錄。而亦足爲本事之照應也。左證也。豈以年代之久遠。世態之炎涼。有所低仰於其間。恭惟圃隱之爲東方理學之祖。人孰不知。然就攷元集。都無可據。而今見是書。曰天人心性合一圖等理學淵藪之說。始章章較著矣。凡爲圃翁之後人者。孰不欣抃。如得蝌蚪鳥跡之文於草隸胡亂之時者乎。所以先之以文貞之事者。將以發幽光也。繼以擬續編於圃集。將以爲斯文之一大羽翼。而彼永川之鄭。不識本意。偏見義理。持重淵源二字。以爲聚紙焚抹之計。生等既不能諭其意。則旋恐得忠信之罪。故合道之會。斷案此二字。繼以知川之通忠烈祠示諭。不啻反覆丁寧。而彼何所執。終不悔悟。至煩法司。有此舉措。萬極駭然。豈欲以風聲氣習。力戰一世之公議耶。然到此地頭。鄭氏自鄭氏。士林自士林。豈以鄭氏一時之私嫌。害了士林尊信之

文蹟乎。彼之師門。認非一家之私而生等。獨非五百年尊崇圃翁之士林乎。此何大事。變於師門而若是之已甚也。云云。

先生本孫。呈嶺伯申錫愚狀。曰。伏以斯文之顯晦。有時。古今之公議。無間。故粵在麗季。哲人任士之迹。或隱而不顯。微而不彰者。何限。而間或有着好運。曠世褒揚者。則亦未聞。有古今而異議者也。生等先祖文貞公諱某。亦以麗季先輩。累經劫灰。載蹟無徵。其爵謚行蹟。載在家乘者。只是寂寥數語而已。近幸遺蹟顛末若干。出於四百年之後。其在子孫之心。感悵欽慕。悅然若大航汲冢之待時。得出而先祖有美之揚。不必多讓於人矣。所以不敢巾衍。議諸士林。則遠以畿湖。近以本道。上自太學。下至校院。一辭同聲。文字沓至。議論駿發。謀所以闡揚之舉。可見彝好之所同。而非人力之所到也。然其本蹟之多少條件。有非立談間說盡者。至於並時名賢。各家先輩。與之周旋講論。事蹟斑斑者。指不勝屈。而惟我圃隱先生。當時往

還之蹟。同載錄中。故各處士論稱人。必於有所推重。果或有淵源而言之者。亦或有平平說者。如斯而言之者。是則生等之非請於士林也。士林亦非藉重而欲闡揚也。然以外面看之。則彼永鄭之激動本孫之持重。此二字於驟聞驟見之地者。庸或無恠。茲於青松合三道。通四色之會。任員主論之士林。從唯之子孫。亦詢同之。使鄭氏卽席釋然。約以同事。則淵源二字。已爲公共之斷案。而更無影響於士林間矣。未知今日鄭氏何所執說。而復起已斷之案。釀生無事之事也。其心法雖未可測。而淵源旣決。則今所餘者。只是生等先祖攘夷尊夏。扶正闢異。講道論學等實蹟而已。顧何與於鄭家事。而其設心措事。必欲并與其實蹟而打破之也。噫乎險哉。不顧先誼。而沮人之闡先。憑藉共尊。而逼人之所尊者。於神經云何。法典何如焉。生等之意。淵源二字。勘斷後。可謂都無事矣。豈意孝理清明。右文崇儒之時。有此戲人爲先。極害士類之風聲氣習也。且伏念嶠南士林。徃徃

有此等是非而未嘗有徑煩法司以致上下難安之端者。伏願上使文蹟儒通。叅互攷徵。則其虛實眞僞。自可瞭然。云云。

又呈嶺伯狀曰。伏以生等遭此罔極。其被誣冤枉之狀。畧陳前狀。不敢更瀆。而文蹟之上使。已有日矣。其虛實眞僞。想已矐然而得情。亦豈非仁人之所隱乎。烏虜文蹟之於生等。一言一字。輕重顧何如也。有是文則有是祖矣。無是文則無是祖矣。五百年門戶之興亡。半千命殘孫之禍福。在是。是固運數之所關。復豈人力之所到哉。有罪無罪。神鑑孔昭。報慶報殃。陰鷲難誣。彼永鄭之惹起事端。於淵源既勘之後。必欲壓士論。敗人家者。雖其伎倆之所使。復豈無天定之理乎。云云。

先生後孫申弘遠。通于忠烈書院。圃隱本孫文曰。粵惟勝國之末。史多闕文。前輩事蹟之間。出於國史野錄。及百氏子集者。遑遑有晉史諛桓之失。而俱未免爲董韓二家。依稀數語之歎。則姑舉其大者而言之。如檀箕以

上尚矣。無論降而羅麗千五百年間。其理學綜絡。從祀廡食之由。僉尊果皆歷歷指之乎。夫儒侯之學。爲東方鼻祖。世皆以儒侯。有方言解經之功。而不知排佛老。宗孔氏。廣學校。崇禮俗之化。自儒侯始。文昌之學。頗有可議焉者。世皆以文昌。有文章劈初之功。而不知黃葉青松之句。有密贊王業之故也。故兩廡墜之日。崔文憲先生。未能無疵議於文昌。而專用心於儒侯。然實忠顯。不納其議。而并享之也。降而麗代。文憲之學。爲理學宗主。東方之人。稱文憲爲海東孔子。圃隱曰。文憲先生。興起後學之功。不下於濂洛大老師。文成之學。上接文憲。中國之人。至稱許魯齋復生。禹易東曰。若文憲之文。在使我師文成。無悔於晚年。按退溪撰易東奉安文。曰。何氏從遊。乃能有作。則退溪亦知其有師承。而在此蹟未出之前。故未得的言之耳。雖然。文成以不見文憲之文。爲有悔。則心法相傳矣。易東以親受文成之門。稱我師。則統緒分明矣。以及易東之世。則益難矣。大易隱象九

師爭門。東方之人。不識程傳面目。何狀而先生。乃能閉門究窮。獨覺其妙。其啓後開蒙之功。斷無餘蘊。而猶以爲未信也。嘗歎曰。今申君某。霎看便霎解。洞推一元之妙。神透造化之迹。乃以所著易解等篇。盡付文貞筆削之。雖是先生自謙之辭。而其真傳密付之義。可見矣。故竹松塢徐公。嘗歷叙先輩曰。我朝真儒。崔文憲始。荆之安文成。中起。繼之則易東禹先生。而申文貞。乃起于時。圃隱又繼起。復倡斯道。噫。崔禹先生之至今不在。從祀之列者。是固千古斯文之遺恨。然向非原城一書。不朽於往劫之餘。則孰知我東相傳之統。井井不亂。如是乎。雖然。此其大畧也。未必引而伸之。爲今日之證左。而今以圃翁之事。言之。信乎爲我東百世之師也。今爲後承者。想亦有異聞於其間。然弘遠竊以爲後之論先生者。語忠節則俱不明。言其所以及禍昌之廢立也。乃以先生。并列於九功臣之目。則麗史誤矣。且史例。例於年代之下。係以時事。填其空間。而蓋自忠肅忠惠以後。以及

恭讓之世。其間七十餘年。蓋多空缺。豈六七王之際。掃無一事可記乎。當日史氏之諱。削不書。可知也。南溟以圃隱出處。爲可疑。而寒岡集中。有引用南溟說。而問于退溪。退溪亦不據事言之。只答以經天緯地。棟樑宇宙等語。特舉程子有過中求無過之說。而證之。則想南溟時。載籍已殘缺。而退溪恐亦以義答之也。不然。有不能盡言者在耶。未敢言耳。南秋江詩。以圃隱之事。王氏謂之不苟。同於治隱。論出處。則曰身經二姓。語全節。則曰杞梓寸朽。以此引入於治隱附錄。及六臣集中。然秋江豈以圃隱爲非。是而不可也。所見惟國朝以後事蹟耳。栗谷集中。至論圃隱名節。則蔽之曰忠臣。亦不名言其事實。李丹崖與玄冠峰書。曰史臣旣錯載筆。門弟又溷撰文。掃無實事之所示。想亦數君子之世。未見其眞蹟也。論理學。則澤堂所論。至詳密。然以佔俾。靜菴爲倡道之首。以寒暄一蠹。爲理學之始。則實不知我東程朱之學。已入於文成。易東之世也。栗谷亦曰圃隱有儒者氣。

像。蓋當時實無可據之蹟而惟影響而已。門人太宰朴公。弁詩集文。盛言其經世大勳。聘使專對。冠昏喪制等節。而言聖學。只曰以斯道爲出處。曰起自經術數句外。亦不少槩見。何也。豈朴公時。文字亦蕩然不能盡發其蘊奧。而咸公所撰行狀。又何其疏畧乃爾也。弁文所云先生所製詩文。旋作旋棄。未能成藁者。此耶。其後尤菴宋文正公。撰神道碑文。竊取退溪之意。大家發明。斷廢立之事。則據實而不諱。論理學之宗。則尊信而不疑。然猶未的言其此爲大節。此爲理學。尙有杞宋不足之恨。獨惜乎原城一部書。庶幾填補史家之闕。而退溪所云原城有信史者。是耳。第當水木交運之際。或不無一二據實不諱。故非有朝廷之命。使之不行。乃子孫自懼而自火之。則實不知西山探薇之歌。尤有光於牧野武宿之曲矣。故竹松塢徐公詩。有千載神都隔杳茫。却恨前朝業不長之句。時廷議欲罪之。而我聖朝比之夷齊之類。稱其可賞而不可罪。則我聖朝之崇尙節義。如是之

大而百世之下。尙有史闕文之歎。所賴流落一編。得脫崑炎之厄。不惟吾祖之蹟。始發於後世。圃隱之貞忠理學。於是乎爲大。不惟圃隱之蹟。益彰於後世。自羅麗下諸先輩。道學淵源。恍然難誣。故此書一出。紹修之院儒。傳寫而尊閣之。易東之後孫。寶愛而珍藏之。則爲今日圃隱之孫者。尤當奉之若拱璧。愛之若琬琰。摩挲感涕之不暇。而正所謂讀此書無淚。非人情者。是也。奈之何。貴院僉尊則不然。急於誣人之先。不覺自誣其先。急於戲人之蹟。不覺自戲其蹟。沮格士論之不足。而乃反誣訴營司。瞞掩衆目之不足。而致有治其人。火其書之訴。噫嘻。將此一書。欲歸之於何樣文字。而蹈襲此等語法乎。噫嘻。昔日原城之孫。猶此懼禍而爲之。今日忠烈之裔。亦懼禍而爲之乎。僉尊。雖甘心害人。義理都喪也。然安有身爲圃隱之孫。口誦圃隱之詩。忍令開口發火其祖之蹟之說乎。其無知妄作之說。不惟得罪於先輩。實得罪於圃隱也。雖然。僉尊。寧有是也。豈不知不覺之間。

客念闖生不知自見賣於鄉族手裏轉去之致乎。然此不復說。僉尊每居則曰圃隱之前更無理學。圃隱所著理學之書之有名而無書者。僉尊曾已知之乎。曰理氣性情。天地人物一原各體等說。乃先生前書之并載華海師全者而混入於矢直齋孳籍之火者也。曰學圖說。作聖圖。天人心性。庸學章句。或問等說。乃先生後書之欲付誰氏者而自癸酉後不知爲落在誰家物事者也。此耘谷所云蓋其圖書皆大君子堂堂之心。蘊積乾坤理氣。流出洋洋之著迹也。後雖有千思萬覺。烏能當此者。是也。今僉尊若固有之而夙知者。然此書未出之前更有隻字名目之槩見於他書者乎。烏虜。今其書雖亡。其名尙存。則後之人因亦可以顧名而究實。知先生之所以爲理學之祖者。此其宗旨而今僉尊乃反視以讎案。目之以不經之題目。歸之以無稽之杜撰。欲一炬燒燼。盡滅其名目而後已。噫嘻。豈料四百年不朽之蹟。始破於先生子孫之手乎。如吾祖之蹟。勿論。凡係圃隱許

大事業之盡在此書者。皆不攻而自破矣。又東方文獻一脈。近出於湖中士人家。其中以圃隱係之。吾先祖從遊。然弘遠不敢復舉此等文字。以證前言而抑未知圃隱一部詩集。亦無證之空言乎。亦鄙等之白撰乎。僉尊居則曰圃隱。豈有師乎。弘遠亦豈敢曰吾先祖爲圃隱之師門而請以詩集中舉世通看寂寥數句證之。先生次牧隱安和寺詩曰。函丈曾窺學海寬。只今吾道豈盟寒。再遊昔日安和寺。又喚先朝教授官。書院荒涼多茂草。闕宮涔寂瀉哀湍。人間俯仰成陳迹。且向山前醉踞鞍。其起句所云函丈。雖不露其姓諱。然僉尊必明知之矣。果指誰而言之也。此二字可尋常着得於先生長者之謂乎。繼以曰曾窺。曰只今。曰盟寒者。以說牧老優遊涵泳於當日丈席之間。而今不可得以負盟矣。此兩句分明非推舊之義。而指此詩相和之日乎。烏虜安和之舊遊。依然教授之僚案。復起則曰安和者。的指在何方。曰教授者。謂之非牧隱而誰歟。舊塾秋草。不禁杏古之

感。玄陵玉匣。難抑鼎湖之悲。則先生之憾。吁亦志矣。此兩聯之義。果不在
樛摧之後。而當廢立之際乎。此末句。所以有俯仰陳迹之感也。世之譚詩
者。或失之照管。狃於見聞。函丈二字。無所係屬。以此謂圃隱推尊牧老之
辭也。然此攷據未詳之論也。若以同日和韻。屬之牧隱。則如曰牧隱先生
禮數寬。曰始得陪公一御鞍之句。政是直遂之言。而又他詩云郭君同門
人。今幸又同官。蓋詩中所云郭君。亦未知爲誰。然此一詩。非但載之集中。
乃先生手書遺墨也。苟非同日及門之徒。則曰同門者。何義。又何必加又
而同官乎。苟如尊所云。則此門人。亦指其牧老之門人乎。如是看詩意。則
窃恐孔氏奴。復出而不亦大有所未安矣乎。古人詩。異於今詩之華。而無
實。每從實頭做去。故如稼亭詩。謂之敦史。耘谷詩。謂之詩史。何嘗有一字
虛着。而今僉尊。非惟不識古文。雖陛下家裏自在。詩句亦不了了。釋函丈
則指以爲牧隱。釋門人。則認其爲門客。雖十分迷藏。萬方粧撰。其誰欺。欺

天乎。蓋有之而弘遠。孤陋未之見耶。烏虜三生之誼。傳受之統。自有定分。自古成德之士。雖以生知之姿。未嘗曰元無師承。如僉尊之謂。故遠言之。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曰仲尼祖述堯舜。是夫子之前。已有堯舜。孟子豈不誠亞聖哉。語傳受則不上接曾思。而曰受業子思之門人。朱子豈不誠大儒乎。語師承則亦不直造濂洛。而舉延平仲素之門。而稱其淵源。則其間豈無顯晦升沉之迹。而謂之絕無則非有道者之說也。僉尊死執理學之祖一句。以爲圍隱之前。更無圍隱。然此非一人之阿好也。非一家之私言也。僉尊第當平心恕人。回思百世之大義。博采通儒。參究詩中之遺意。俾無毫髮遺恨。則乃若闡揚則天也。何傷於吾祖。而惟以勝人爲高。麤氣爲主。不究大節之所以爲大節。不問理學之所以有來歷。瞋目張膽。攘臂高喝。使千古不滅之路。脈淵源。欲付之虹橋一斷。無消息。噫。彼罄控之餘習。此其伎倆也。無足恠矣。而深爲僉尊惜之。弘遠年今七十矣。

近又無限逆慘。惟懼死期之不迫。而一息未化之前。斷欲辨之而後。乃已。伏願僉尊。特垂納汙之盛德。更加審慎之餘意。逐條回諭。以破愚惑。幸甚。乙卯養夜時。判書性齋許傳。作先生實紀。狀即誌序曰。蓋自神市檀君興於帝嚳。唐堯之際。夫婁朝塗山。午會文明之治。東漸歷世千餘。中間作者寥寥。何也。豈真無一二人爲之開萬古群蒙者。然耶。抑孔子所稱文獻不足故也者耶。當殷之末。周之興。箕子罔爲臣僕。出朝鮮。我東詩書禮樂之教。所由始也。仁人之化。既久在下者。亦宜有傑然爲當時師表者。而泯滅無聞。又何也。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新羅有薛弘儒。作九經訓義。崔文昌以文章聞天下。麗代有二白文學。推言堯舜六經之治。崔太師文憲公。教九齋弟子。敦禮俗。安中贊文成公。建議增學。修禮樂之物。具經史百家之書。易東禹文僖公。啓易學于東方。學士稱易東先生。圃隱鄭文忠公。建五部學。講明經學。李文靖公。稱東方理學之祖。稽之史乘。皆彰明較

著也。烏虜易東之後。圃隱之前。有曰不諛齋先生申文貞公而後生。只知其名號爵諡。不知其爲舉一世君臣上下之所共宗師者。垂五百年。五百年而其行蹟發於世。世擬之安釐汲冢之書。然尊信過之。何也。爲其撰輯出於元稔谷而爾也。稔谷伯夷之倫。而百代之師也。其言乃百代之言也。百代之師。有百代之言。則尊之信之。不亦宜乎。是故其言一發。嶺以南冠儒服。儒之人。悉心寓慕。萬口同聲。不曰斯文之顯晦有數。則曰吾道之正氣不死。不曰義理學問定天下之趨向。則曰名節文章樹百代之風聲。不曰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則曰斥異教。衛正道。攘夷狄。尊華夏。以及乎畿甸兩湖關東之士。國學鄉校書院之議。無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圖所以闡揚崇奉者。民彝好德之實。有不能自己者。如此矣。今余冒受其諸孫之托。幸得其書。讀之未半。不覺掩卷而太息曰。嗟乎。普愚遍照之毒。何其酷也。石灘矢直之禍。何其慘也。黨籍之窮。搜巖林遺文之盡。入煨燼。又何媚

疾之已甚也。此非惟先生之不幸，乃世道之不幸也。竊嘗聞之。耘谷有藏書六冊，言亡國故事，戒子孫勿開。後有子孫一人，開之懼而燒之。又江陵古刹巖壁間，有耘谷藏書處，僧言之子孫，子孫徃搜而燔滅之，書遂不傳。先生誌狀之不在其中，亦豈非大異耶？不然則必將與檀箕數千年寥寥無聞者同歸而先生之道幾乎長夜也已。

青虎閨月之哉。生明金槓根，書其先祖花山。

革謝隱

三近

拾遺後畧曰：惜

乎我家文獻之無徵也。不有耘谷元先生誌狀，伏厓范先生話東人物叢記數篇之遺落人間者，半千載之下，烏得以影響我祖先無傳之行蹟乎？猗歟休哉！我先祖師友淵源之盛也，以文貞爲師，以圃牧爲友，而一代名勝莫不與之磨礪，上下焉則其道學文章出處隱顯，宜其爲範世者多而家無所傳，只憑元先生畧話一筆，烏虜唏矣。文貞先生以間世之姿，拔萃之材，道德學問甲於華海而受之易東，傳之圃隱，師傅之於元明與本朝。

不臣不爵。必稱申子。尊寵之隆。褒之者不啻輝映萬古。則烏可以文集典
型。滅沒無傳。爲恨也哉。

乙巳流火月。完山柳鳳熙。讀華海師全。有感。盥手敬書。略曰。戊戌秋。余遊
丹邱之竹島。觀滄海之大。歸路。要申世休聖萬。遊八角山。自玉溪。上絕頂。
觀峯巒之勝。依巖而坐。揚挖古今。聖萬。歷歷說麗季事。似指掌。盖嘗巾笥
乎。不諉齋申先生華海師全矣。余曰。嗟乎。當時事。大抵多可疑。無由得信。
筆真傳。子乃以壓石斜筍。慣誦之如是。寧不可使我。破終身之惑耶。下山
之夕。直抵其家。出秘藏而奉覽焉。即滄海八角之使人望洋而歎。肅然而
恐者。盡在人與書矣。夫哲人之生。固不世也。東周氣運。尙養得不多。況以
崇信禪佛之世。胚鍾得幾多年數。使先生挺出而睠彼中華。又左袵矣。於
是乎。敷衣博帶。周旋往來於鴨江東西。以明高帝之英豪。盖世亦折節師
禮。不能遂聖。庶不省之過。以下輔佐者人。固當在範圍陶鎔之化。門庭之

內有簡齋理猷軒之相繼。授受之際。有易東圃隱不朝峴諸公。何其盛哉。余嘗究有宋斯文之兆。星聚於五季之天者。氣運之先見也。先生之生於麗元之末。其亦天意有厭。欲見紅羅之日月。明于華夏。青邱之河山。變爲鄒魯耶。獨恨夫化權無全。慘舒未定。在世而爲唱絕開來之幸。在身而爲覆門滅籍之厄。此誠未可知也。耘谷先生以雉岳大隱。掇拾零金片玉於彌天禍焰之餘。不以死生危亡而動其所守。欲傳師門之蹟於無窮。其心良苦。由後五百年名山秘寶。始漏人間。恍若夫子家奴。塚中出來。先秦古文獻王。始得天理之不能終死。又可知也。幸以自此傳者益廣。後生末學。俱得知斯文倡明之大。不在他門而膺眩古史。次第爲公眼覷破。則退陶先生所云萬世爲定者。非耶。

申世休曰。一自乙卯道會之散。士氣沮喪。世道板蕩。而子姓之憤鬱。愈久而愈深。傍搜元范家所藏華海師全。久矣。高宗丁卯。吾申之居於湖西。

之槐山者曰秉玉。

字聖範

因事往關西而峽路日暮投宿一家其姓曰孔翌

日天雨信宿忽見架上有塵煤數卷即華海師全也聖範驚喜涉獵請借去以贍而還孔曰吾不知此爲誰家世蹟而吾家既累世慎守之吾子雖以其子孫請借決不可許之聖範曰然則吾歸辦毫楮而來贍可許之否曰諾聖範遂歸連遭雙親喪闕制至壬申往覓孔家已他人入室矣問于隣人答曰孔移去遠地而吾不知其爲何處遂歎息而還其後聖範叅名於儒疎而戾京一日偶出鍾街忽逢孔握手相歡輒欲隨去贍册孔曰路遠室狹吾當爲吾子代贍以明年此日相逢此街而給之聖範遂給錢十緡俾辦毫楮而別翌年此街孔果持贍册而來此卽師全原稿也信矣孔氏子必有孚感於聖範之誠也歟聖範袖師全下來嶺左四邑子孫各贍一帙而猶恐前劫之猶有未艾者存深藏不出此師全發出之實蹟也姜永直聞其言而喜之曰異哉關西之孔卽孔明亮之後裔也歟蓋孔明

亮以圃翁之命。與方房牛吉諸子。夜馳傳師全原草於元耘谷。而元耘谷與范伏厓編輯之也。明亮亦暗膽秘藏於其家歟。抑或成思齊家所藏。及耘伏兩家所藏。轉輾藏之於孔家者耶。孰知元范家有傳而無傳。而孔家無傳而有傳耶。此實鬼秘神慳。非人智力之所能及爾。吾聞耘翁秘藏師全於櫝而臨終。戒子孫曰。後孫須人似我。文似我。然後發此櫝。及一後孫年長。乃曰。吾庶可以似吾祖。遂啓櫝。乃詩三卷。書三卷也。詩卽申象村欽名之。以詩史而序之者也。書卽師全也。見書中諱史。大驚曰。吾祖幾赤吾族矣。遂焚之。又江陵古刹巖壁間。有耘谷藏書處。僧言之。子孫子孫。徃搜而燔滅之。此元家所以無傳也。范家固當有傳。而觀於伏厓曾孫承洛。只示理猷軒轉理歌於成梅竹堂三問。朴醉琴軒彭年。請懸諺吐而不示師全全部可疑也。旣與成朴二公通心。而不示師全。何也。愚見則恐師全亦已無有矣。此范家所以無傳也。惟孔家則雖不的知誰人所藏。而此稿一

出將有以不朽於百世。此非我東儒門之大幸耶。古有孔壁之藏。無恙於坑火之外。而今亦有孔家之書。既脫燼灰。又免邦禁。豈不異哉。無乃孔夫子在天之靈。冥冥陰騭。以壽道脉於苗裔之家耶。重有感焉。又聞諸申泰崇。先生從孫曰。吾過槐山。聞於故老曰。孔偶泄申聖範。請借師全之言於隣翁。隣翁曰。此書若發覺。則君家族矣。孔遂恐禍不旋踵。當夜挈家逃躲云。當時諱史之禁。密於網矣。何恠師全之久不出哉。

申世休曰。庚子。吾申之修大譜也。陽園申尚書箕善。聞吾申之有師全。以書請見。吾申謬知余熟於此書。勸抱書上京。故與族叔泰宗偕往。見陽園。出師全示之。陽園讀之良久。慨然歎曰。如此卓蹟。何其埋沒之久也。此匪直本孫之所敬重。凡爲吾壯節公之後者之一部。惇史也。今新譜上系。當以此準信。探登而若夫闡揚之舉。有明爵謚。自在則以文字發揮。最先急務。然必得證左文字。然後可爲世信。歸卽廣搜送之云。然掃盡無餘之蹟。

何以得送乎。且世事日非。陽園亦不更問。而但師全。膽置密室。而門客之有世誼於此書者。使之潛入見之。以故多膽去。蓋廣播此書於諸省者。實陽園之力也。

宋剛瑄聞之。嘆曰。陽園乃學問聞人耳。何乃徒知此書。爲申氏譜系之實證。而不知爲吾東斯文之一大真訣也。此書卽圃翁之傳諸耘翁。而耘翁編輯之。則此何等的的證左。捨此證左。更求證左。吾不知其可也。以陽園之學識之多。聞望之高。祿位之重。若手校師全。而拔去諱史。精選先生之性理行義。而上告朝端。輪布士林。以闡先生之名之德於湮沒之後。易於反手。而惜乎其未也。極令人咄歎。

申世休曰。丁巳春。湖西公州士林。柳寅鎬。李光珪。禹鍾泰。安鳳淳等。簡通于吾申。曰。方欲印刷師全。以壽其傳。而文理多斷續。難解本意。必多傳寫之誤。願見本孫珍藏。而對照。故余遂請士友。論定篇次。乃與先生祀孫必

熙抱師全往公州。對照新本。又請弁文於李叅判明植而剗。之役。留後期而還。越三年庚申春。湖西庇仁縣之栗里祠士林駿發公議。請來敦事。故又與必熙偕往栗里祠。印書之役。閱四朔告訖。而吾申之泰恒泰崇兄弟周旋之力。實多。

申泰崇曰。師全庚申本之刊也。諸士友皆曰。師全屢經謄寫。字句多魚魯之誤。篇序有先後之錯。不容不托玄晏之役於儒門大家。余遂與一二士友。往見志山金承旨福漢。示師全舊稿。請校。志山手閱一篇而欽歎曰。此大文字。不可爾爾。下手第消數十日。更來。遂趁期而往。志山投淚而言曰。此我東儒門一經也。始出於半千年之後。實不勝欣聳而未篇諱史。固非我臣隣之所可泄毫。而況不佞自祖先。偏蒙朝家恩渥。而此身之頂踵毛髮。亦罔非天恩也。義不可表章逸史。以彰我太祖之慙德也。但吾三先子。皆文貞先生之門人也。今臨書。不勝感愴。可與申門百世講誼。而校書

之役。惟俟後之君子而已。余遂與士友往請金直閣商憲。金直閣亦垂淚辭謝。一如金承旨。於是遂與士友入界火島。請校於田良齋愚。良齋曰：吾業已見此書矣。一自乙庚以後，誓不下筆於他人文字，則不敢副請。只使門徒抄其先祖野隱遺蹟而還授。余不復囑歸而思之。名公碩德皆逝矣。無可屬筆。故遂與士友只依稿印二百帙，播送遠近世誼家，以俟後之君子取而梳洗之而已。

金永範聞之而言曰：爲父母國諱惡春秋之義也。兩金公之辭校役，恐合於義，然何不刪去難言之史，斷而精選經學之正論，發明先生之道。如今日校刪之爲耶？惜乎其未也。良齋一箇徵士，異乎二公者之世祿，而以何意義不欲泚筆於先生實蹟耶？恨不作九原而質之也。

申泰崇曰：及師全庚申本之成也。士林會議曰：栗里祠本申氏世德祠也。壯節公殉節之忠，憂道之詩，可以百世憬仰。而今又刊師全於此，天上奎

星安知不照耀此祠耶。蓋不諉齋先生我東道學之祖也。固當從享聖廡而師全晚出。故士林不識有先生者多。從享縉儀。都俟後日而姑配享於壯節公可矣。於是列郡士林投章發論曰。易東先生之師圃牧先生之門人也。師生同享。其非斯文之盛舉哉。遂訪易圃牧三先生後孫之有文學者。議之。皆曰。公議攸發。誰曰不可。於是卜日奉安。易諉圃牧四先生位版以享之。越明年辛酉春。牧翁悖孫李承洙受先生反卒後裔之賂。招易翁圃翁之悖孫各一人。被酒入祠曰。圃牧皆自樹立。本無師承。而所謂師生何言也。師全何書也。無憚惹鬧。欲拔易圃牧三先生位版以去。於是士林大會。據義叱之曰。旣以實蹟公論。士林尸祀。子孫實無與焉。遂出閉門。悖流計無所出。訴警官。請掇其祖位版。警官遂開門直入。拔易圃牧三先生位版以去。噫嘻。此何變也。言之戰慄。其後易圃牧三先生後孫之旣許賂享者。反責士林之不能敵悖孫而遭變。請更復位設享。士林曰。又不知有

甚駭舉。不如姑俟清時。別建道統之祠。以享之也。

姜永直聞之而歎曰。蓋栗里祠。申氏世德之祠也。壯節公之忠節。可以有辭於千秋。而其道學則文獻不足。只有衣帶詩。憂道之歎而已。恐不可主。辟於道學傳統之賢。則不諼齋。以家廟孫祔祖之義。與諸孫配享。未有不可而易圃牧。決不可配享。此當時士論之失也。一番士林。固當正其失禮。而依禮告由。撤易圃牧三先生位版。埋安於地。徐圖別建一祠。以享易諼圃牧四先生。允合於禮。而奈何一二悖孫。不信師全的確之徵。侮賢辱祖。至於此極。吁。緇徒亂賊之禍。閱半千餘載。而猶有不熄者存耶。爲往哲爲世道。不勝寒心也。雖然。陰極陽生。否往泰來。天地之常經也。豈使我道統家嫡之諸賢。終堙沒而不顯。無同堂膾食之日乎。愚所以願生聖人之祝。一倍於唐明宗也。

直學士李明植作華海師全庚申本序。略曰。元耘谷。范伏厓。兩先生之所

拾遺秘藏出於曠世沈沒之餘者。雖是斷爛文字。不過若干編。然先生之道。庶可徵信於五百年之後。此書之出。畿湖諸君子。博采公議。請先生家孫必熙。世休。叅互考訂。圖所以鈺梓而壽其傳。嗚呼。此書之彰著。有若義河之圖。復出於周孔壁之書。重新於漢也歟。編既成。請余以弁其卷。余豈其人哉。然吾先祖稼亭牧隱。兩世之遺事。多詳於本集。則此書之廣布。不但爲斯文幸。於明種亦私有幸焉。故終不獲辭。畧書所感如此。而至其誠敬之目。淵源之正。三國賓師之禮。師友答問之論。開卷可詳。此不復贅云爾。

姜永直曰。辛未仲春。余同李榮來。偶過群山。見田芝秀英汝。英汝曰。吾子見華海師全否。曰未也。英汝曰。吾儒不可不看此書。此書乃東方理學府庫也。因說申文貞先生出處大概。又授其讀師全時所抄性理三數段。乃歸而覽之。辭達理順。歸趣深遠。儘覺明日盪冒。遂遣羅養浩於舒川借師

全而來。熟讀詳味。油然自樂。不知老之將至。遂將退栗牛三先生四七問答說。證左然後始知先生爲理學之宗匠。師全爲東方之一經。乃往謝英。汝指引之功。英汝曰。吾偶得此書。讀之數月。恨未得盡蘊。吾子不負貢愚而借書玩索。此斯文之幸也。余曰。此書之理氣誠敬。足以繼近思心經之後。吾儒當終身佩服。而但文未精。字多誤。不容不校。讎重刊而奈貧未辦。剗刷費何。英汝曰。吾雖老朽。入校宮。鼓發士氣。則多士庶不負吾言。而有釀金校刊之道。余曰。唯唯否否。世級日降。文學種子幾絕。此可與好學尙德者道。不可與尋常校儒道也。徒弊舌保無益爾。遂歸栗里別墅。讀師全。夏四月。往庇仁縣栗里祠。訪申泰崇及其兄泰恒。詢謀重刊師全而歸。專精研究。忘寢廢食。恍然庶窺一斑。故撰不諛齋先生傳。逢人輒示。期使人知先生而人皆聽我藐藐。秋九月。荐訪栗里祠。與申泰恒及其族道均等。會于講堂。示不諛齋先生傳。講討師全之義。而曰。吾雖蔑學。當任梳洗。

之役矣。貴門以尊祖之誠。能鳩金刊之否。泰恒年方七耄。欣然諾曰。吾申雖貧。敢不力辦。翌朝奉審。不諉齋先生位版。遂歸栗里別墅。扁額曰明月軒。作詩三首。題其楣。獨點檢師全。仰思俯讀。手寫一部。閱三餘。未卒業。越明年壬申二月。校本始成。四月。宋剛瑄柔卿來講師。全數日。喜溢色辭。恨不早讀。申泰崇又來。共圖重刊。而泰崇謂余曰。吾子。旣擔筆硯之役。而柔卿之翫麟氣節。慷慨言論。足以感發人心。則請優遊士林間。多得同志可也。吾雖衰與病隣。不見信於人。而先伯兄旣諾未就。而卒則吾豈敢辭其責。謹當鼓發吾申。以辦刊金矣。遂珍重定約而去。柔卿手抄師全。作袖珍。而走京城。抵松都。有月。未得同志而歸。吁。俗尙功利。人貪異學。一天之下。豈有知我不諉先生者哉。自是與柔卿逍遙兩湖間。而行李惟一袖珍師全而已。行邁講討。坐臥尋數期。以三餘脫稿。而明月軒在江干峰椒。天寒不堪。擬還暘谷峽舍。同柔卿喫松飲水。以竣役。而吳志洙景立。主湖南古

阜縣殷致相仁明家。以書速余。余與柔卿偕行。抵仁明家。同景立講師全。景立嘆曰。吾嬰碧疵。老白首無聞。吾雖朝暮且死。亦讀師全而求仁矣。仁明峨冠雄辯。有豪邁氣。聞景立之嘆。而拍案叫曰。人生天地間。豈可以百畝爲終身憂哉。吾亦有志于學。幸校師全於陋室。以送歲寒。如何。余與柔卿感其好學崇德。會多少同志。發文以告我東士林。及先生本孫。日事梳洗之役。而朴漢杓。宋秉錫。以筆硯辛勤相役。越明年癸酉正月。金永範。士則來。晝宵討論。以助聰明。始竣校役。名曰校刪華海師全共二卷。又書同志之名。以成儒案。而名曰華海後學錄。是月二十六日。與士則往栗里祠。以文祭不諛齋先生。退謂申鉉奎。後先生從孫曰。祠中有關於不諛齋先生之文字。盡取來。欲編入於後學撰述也。鉉奎曰。諾。遂入祠。覓文蹟而來。皆庚申配享諸先生時。校院儒通也。余曰。庚申配享。是大失禮。失禮文字。不可入撰述也。又謂鉉奎曰。不佞初看師全庚申本。非但字多豕亥之誤。篇序

紊亂不可讀。故妄欲校刪。往訪貴族秦崇。請見師全原稿。秦崇曰。師全原稿散逸不可索。庚申本即謄原稿而不校讎者。則不必更看原稿。余信其言。一依庚申本。梳洗而循環讀之。有不可釋疑者多。校雖云訖。終是未安。願爲我索師全原稿。鉉奎乃搜覓得原稿來。余按原稿以備耗劈頭。正合我意而篇序與庚申本大相逕庭。余甚疑之。鉉奎曰。庚申本乃吾申門之所校正者也。余愕然曰。若不見原稿。其可免以謬傳謬之失耶。更將原稿攷證可矣。遂與士則負師全原稿而還。暘谷峽舍柔卿又來。共圖重校。及二月之望。申泰。禹武賢。申炳。日萬中。皆先生本孫自寧海不違千里負師全。及壬子道會。校院儒通而來。皆老白首矣。其誠信之篤。可謂法家拂士。余與柔卿披閱。則又與庇仁舊稿篇序相左。余問其故。萬中曰。同一師全而謄書人各任其意。定篇序故不同也。曰。然則此豈耘翁當日編輯之旨義乎。更送最初原稿。可完校役也。三月。最初原稿。又自寧海來。篇名篇序。又與

他稿不甚異。始覺耘翁當日編輯亦草草未成而藏之者也。於是字句訂證。篇名先後。惟從其理勝而已。則庶不負耘翁之本旨耶。既名以校刪。則篇序固不同。而字句終有所未安者多。學者惟取其大旨而不必拘字法句法。有如文章家軌範。是吾今日校刪之意也。甲戌冬。金九鉉。竣鉉兄弟。印播一千帙。以述其先祖諱英利。叅輯師全之事。亦豈偶然乎哉。

壬申十一月。姜永直。宋剛瑄。金永範。金時鉉。殷致相。吳寅根。李東熙。梁啓默。盧相鉉。芮大僖。李鎰。李起八。禹鍾泰。趙錫珉。李充浩。金宅洙。白彰均。金在政。金永斗。安承圭。朴濟鎬。李謙薰。李康崐。金璉煥。慎宗默。李相鳳。權容珏。李文洙。黃昌周。裴相鶴。柳宗默。全東煥。梁典。李弼珪。金東淳。俞鎬濬。李源栢。宋秉錫。朴漢杓等。發文布告我東之士林曰。伏以華海師全。卽不諉齋申先生某遺蹟。而我東儒門之一大真詮也。其理氣心性。誠敬妙與述之辨。明白指掌。既擴前秘。亦撤來蔽。志學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寶靈龜。若

奉拱璧。恐亦此之謂歟。窃惟我申先生學問之悟。道德之高。出處之正。斥扶尊攘之嚴。衛道尊聖之功。不直爲薛弘儒。崔文憲。金文安。安文成。禹文僖。道統之世嫡。恐亦不愧爲後程朱。則凡我縫掖章甫。曷不尊信而依歸焉哉。惜乎先生爲緇徒亂賊之所仇。文獻盡入灰燼。名湮沒而不稱。噫。天地氣數之大變。至麗季而極矣。何幸零金片玉。深藏於元耘谷。范伏厓二家。五百餘禩。歲舍庚申。湖西諸儒。印出舊稿。今師全是也。因配享先生於庇仁縣栗里祠。於是國人始知先生爲易東之弟。圃牧之師。而我東道學淵源。端的可尋。此豈非斯文之幸。吾黨之福哉。嗚呼。師全之出。殆天也。孰謂天難諶斯。所謂天以理人。以勢勢。行於一時。理明於百世者。不其然乎。我東人士之於師全。一部固當居作座銘。行作袖珍。以爲求道之指南。而顧其爲書。不啻文法。有古今之異。諸門人逢時艱虞。遑遑走草。不加討論。潤澤。如鄭之辭命。故句讀。間或憂憂。難見本旨。而又多金根之誤。况麗末

秘史實無關於先生則恐當刪去。故鄙等不揆僭越。招同志合聰明。以開梳洗之役。有日矣。末編又以凡我後學之贊辭撰述。續貂定議。罔非所以爲先生發揮道德。有何不安。伏願僉君子以高眼盛見。幸相立晏之役。又送揄揚贊美之辭。與原編諸子贊辭。諸子叙述對立而并行。以古今公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不但爲托名之榮。於尊德象賢。羽翼斯文。庶有補焉。鄙等且與同志會講餘力。列名作一儒案。名曰華海後學錄。敢請諸君子不我鄙夷。許掛尊啣。有時徵逐。講討師全。不亦樂乎。吁。今天下貿貿熙攘。滔天經殘。教弛無人。識我東道學之祖。可勝寒心哉。迨此時。汲汲印師全。廣播天下。以明先生之道者。非吾黨而誰也。惟諸君子另垂察焉。又發文告。不諛齋先生後孫曰。伏以貴先祖。不諛齋先生。匪直爲我東道學之祖。救孟子俾不黜。享尊朱子俾不改註。大有功於斯文。則庶有以接乎孟朱之統矣。固天下人士之所共尊。而不幸天地百六之厄。萃于麗季。

五百餘禩。名不稱焉。噓唏。尙忍言哉。然而氣有消長。理無盈昃。故華海師全。竟自孔家出。嗚呼。孰謂天道無心。庚申原本。雖士林尸之。實出於子姓。血誠則孰不攢賀萬萬。蓋先生之學。問道德。出處大義。載於師全。欲學先生。舍師全。何以哉。寔我東士林之靈龜。琬琰而求道之盤鍼也。孰不作盤銘。袖珍尊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乎。但其爲書。不啻有豕亥之誤。勝國諱史。實無關於先生。則恐當刪去。家學世獻。亦非不徃徃。有先生遺事。而恐讀者。看作申氏私書。而忽之。故刪之。此鄙等校刪師全之大意也。倘不以猥越。見諂耶。此士林之公議。雖無與於子姓。而事係慎重。故敢此仰溷。幸垂察焉。以文事。相立。晏之役。以錢政。助剗。剔之費。恐亦合於尊祖衛道之誠也。竊謂諸君子。以遙遙華胄。世襲詩禮之訓。其追遠報本之誠。刊文不朽之計。豈後於士林哉。不敢縷縷。惟諸君子。另諒焉。

姜永直與金永範。徃栗里之祠。祭先生文。曰維高麗文貞公。不諼齋申先

生歿後五百五十六年。歲癸酉。建寅之月二十六日丁巳。後學晉陽姜永直。以寒鄉晚進。欽仰先生地負之學。春生之德。而恨不與圃牧諸子。灑掃門庭。得飲河之飽。服烏之效。又不與朱桂錢詹陰歐等。追從於元明之間。聞用夏變夷之法言。救孟宗朱之正論。而只與一二士友。校刪華海師全。欲與天下後世。共之而益不勝。山摧櫟折之慟。謹具一瓣香。數種核。再拜行。平日贊見之禮。而文以告之曰。

嗚呼。檀神箕聖。道乃于東。薛崔金安。倡學其功。易東講易。理學遂通。天眷我東。篤生先生。山河間氣。天月之精。幼悟性理。生知之明。書之庸易。人之程朱。易翁之讚。非我敢諛。嗚呼先生。胡然而生。胡然而歿。生丁不辰。佛虜猖獗。三罹囚辱。孰知我悲。道兮在斯。道兮淪斯。明不尊孟。元不變夷。外雖賓師。心實楚越。斥佛攻陸。一生艱脆。歿也奇禍。門庭反卒。書入坑火。孫嬰斧鉞。圃牧云亡。墜緒茫茫。五百餘禩。韜却耿光。理難諶斯。悠悠彼蒼。元壁

范枕遺文炳朗。字字旨訣。可依可做。一篇備耗。俾也可忘。心性理氣。一毫不爽。誠敬妙迹。如指諸掌。中庸真髓。近思影響。至哉家範。足以推廣。煌煌笏書。王道蕩蕩。我東之文。惟一無兩。以之省察。以之涵養。何患不到泰山之上。小子從此。如瞽得相。尊如父母。信如神明。從事於斯。以畢生平。虛理靈氣。元不相離。如何諸家。分而二之。氣先理後。理發氣發。積年聚訟。至或相絕。恨不再作。觀此真訣。豁然大覺。同歸一轍。小子何知。遵先生說。如使此書。早出於世。家儲人誦。以杜學弊。湖洛何起。四黨何別。吾道乃明。異言斯滅。國泰民庶。唐虞可期。今才出壁。知者其誰。老師皆歿。後生無知。有或妄人。乃猜乃疑。以師全書。謂人私構。至斥先生。以爲烏有。嗚呼噫嘻。何足誅哉。永鄭沮遏。可驚可咲。嶺伯收章。吾道之災。嗟呼。道之隱顯。自有其時。有關世運。豈人能爲。瞻彼天月。一盈一虧。虧而復盈。天道定規。先生之道。其將明矣。竊謂先務。鼓發人士。破聾攪夢。惟師全是。門人所編。不徒亥豕。

辭多繁蔓。反害文義。小子是懼。夙夜窮理。不揆猥越。以梳以洗。祇暢本旨。敢曰徹底。先重後輕。更定篇第。寂日淺見。庶無獲戾。擬逢好德。鳩財多刊。廣播天下。砭愚訂頑。顧余小子。遭時艱難。天下之憂。吾道之嘆。視先生世。一倍孔棘。遙知英靈。冥冥太息。嗚呼先生。光霽氣像。秋水精神。優遊三國。賓師不臣。元常稱僕。明或稱民。卓矣先生。三代上人。生既傑魁。死豈埃塵。在天爲日。爲月爲星。在地爲嶽。爲河爲溟。在禽爲鳳。在獸爲麟。洋洋在上。可望不親。庶幾陰鷲。使民自新。以正風俗。以叙彝倫。扶植吾道。極天不淪。敢薦清酌。庶鑑衷眞。

姜永直作華海後學錄序曰華海者。何不諉齋申先生。嘗賓師於東海中。華故蓋其門人。稱之曰華海師。而名其輯全者也。後學錄者。何。凡我講學諸儒之名案也。嗟呼。我東民散久矣。經殘教弛。士林尤落落如晨星。此豈我先王先賢。培養訓迪之意哉。志士痛哭不容已也。今華海師全校刪之。

役纔訖。與宋柔卿。金士則。遂募努力。相校讎。同心叅發文。投稿列贊辭。其
他實心尊先生之德。拭目玩師全之人。書名一册子。安諸經几之上者。何
實欲合既散之士。同歸華海之學。一以紹檀箕薛崔金安禹申鄭李之緒。
一以接堯舜孔孟周程朱之統。責善輔仁。偕底大道之意也。詩云。風雨淒
淒。與子同歸。其非此時之謂歟。近世異學。曰仙。曰佛。曰耶穌。曰回回等教。
各自樹黨。撞鍾立幟。登臺講演。行路宣傳。尊其教。如上帝。愛其黨。如兄弟。
苦心瀝血。斃而後已。此雖惑而非誠。邪而不正。然其奮躍勇進。有足觀者。
而奈何吾儒。畏首畏尾。委靡不振。視經籍。如箝籛。棄禮儀。如弁髦。遇朋儕。
如越人之視秦瘠。而或樹立門庭。自謂某先生淵源者。互相忌克。同室操
戈。反有愧於異學者。多。此非所謂道不遠人。人自遠道者耶。大要。不講華
海師全。以覓道統之眞源。以得學問之旨訣故也。所以名吾同志聯名之
案曰華海後學。吾黨其念之哉。竊謂國朝以圃隱爲道學之祖。而圃隱即

華海師門人也。然則國朝群賢何莫非華海後學也。但以文獻不足。惟識
圃翁而不識有華海師。譬如炊穀而食而不知種穀者。裁布而衣而不知
織布者耳。今師全之出於孔氏之壁。殆天也。非人也。而人多尋常視之而
不之讀。或讀之而反疑。不知先生爲我東道學之祖而公排私觝。無少畏
憚。而惟吾同志數十人。真知而深信。自謂華海後學。庶無愧矣。惟願各抱
師全一部。熟讀詳味。融會貫通。理氣誠敬之訣。服膺勿失。克篤踐履。每逢
人說先生之德而輒傳師全。務使吾國人盡入於華海一團。而於多少同
志。近則會講輔仁。遠則郵書質疑。而每以春秋卜日團會。譚道相資。則不
出十年。一國信從。無人非華海後學矣。於扶植陽脈。羽翼斯文。不亦有補
焉乎。吾黨其勉旃哉。

華海師全諸子案

爲便考閱
不拘體例

朱守愼 <small>晦東山人</small>	李穀 <small>稷亭韓山人</small>	安輔	元松壽	李凌翰	右本朝問對	胡翰 <small>元人</small>	宋克己 <small>進士乾齋子</small>
金台鉉 <small>快翁又快軒光山人</small>	李晟 <small>竹軒又竹溪陝川人</small>	金永屯	趙瑋 <small>平壤君</small>	尹澤 <small>栗亭茂松人</small>	安魯生 <small>春谷竹山人</small>	桂彥良 <small>明人</small>	金濟 <small>白菴善山人</small>
安于器 <small>竹屋晦軒子</small>	朴全之 <small>杏山竹山人</small>	王煦 <small>希齋</small>	李大種	鄭思道 <small>雪谷延日人</small>	金峙 <small>東里子又鳳里</small>	金革	崔元凱 <small>鳳巖</small>
金開物 <small>持平</small>	崔漉 <small>拙叟又拙齋</small>	張沈	李大晟	趙天玉 <small>少尹豐壤人</small>	朴尙衷 <small>潘南</small>	李蒔 <small>祭酒牛峯人</small>	金澍 <small>龍巖白菴兄</small>
李兆年 <small>百花軒又梅齋</small>	金怡	閔頤 <small>大提學草塢子</small>	金永煦 <small>穩齋筠軒弟</small>	成公弼	鄭夢周 <small>國隱</small>	鄭侑 <small>思道父</small>	卓慎 <small>竹亭光山人</small>
韓宗愈 <small>文齋</small>	崔文度	朴孝脩	李蒨 <small>慶州人</small>	趙臣赫 <small>平章事天玉父</small>	宋明誼 <small>乾齋恩津人</small>	李碩 <small>生員蔚城人</small>	具榮儉 <small>判事毅城人</small>
金承用 <small>安東人</small>	朴忠佐 <small>恥叟又恥菴咸陽人</small>	金仁流	閔祥正	沈淵 <small>閣門祇候青松人</small>	金得雨 <small>安東人</small>	李春彥	林鳳 <small>少尹草子</small>
金英利 <small>光山人</small>	金倫 <small>竹軒又題翁</small>	朴遠 <small>大提學香山子</small>	李朝隱	任子松 <small>虛齋豐川人</small>	李仁復 <small>樵隱百花孫</small>	俞成福 <small>判事杞溪人</small>	金仲滂
閔宗儒 <small>草塢</small>	崔有滄 <small>大亭君文憲七代孫</small>	羅益禧 <small>希齋</small>	禹偁 <small>易東從弟</small>	任子順 <small>和齋虛齋弟</small>	申德隣 <small>醇隱高靈人</small>	李穉 <small>牧隱稼亭子</small>	洪寅 <small>豐山人</small>
拜住 <small>元丞相</small>	尹莘傑	禹吉生 <small>易東子赤城君</small>	尹頤 <small>義郎咸安人</small>	林卓 <small>監務羅州人</small>	禹玄寶 <small>養浩堂易東孫</small>	林始巢 <small>嘯臯</small>	金三近 <small>謝隱華子</small>
許謙 <small>元白雲處士</small>	尹宣佐	禹福生 <small>文純公侍中仲子</small>	安牧 <small>議齋竹屋子</small>	李喬 <small>判書</small>	李存吾 <small>石灘慶州人</small>	姚連 <small>元人</small>	右諸子問答
朱公遷 <small>元翰林</small>	鄭僊	禹允正	洪彥博 <small>大匡南陽人</small>	金得培 <small>蘭溪商山人</small>	陰光茂	唐仲實 <small>元人</small>	王禕 <small>元人</small>
金永暉 <small>筠軒安東人</small>	韓渥 <small>說齋</small>	許棕	金承澤 <small>政丞</small>	辛蕪 <small>德齋又困齋</small>	吳沈 <small>明學士</small>	李邱	許元 <small>元人</small>
金光輶 <small>鈍軒快翁子</small>	金利用	宋天鳳	安震 <small>當軒順山人</small>	權準 <small>松齋</small>	歐陽玄 <small>元人</small>	李仁任 <small>侍中樞隱弟</small>	黃天錫 <small>元人</small>
馬儒成 <small>軍尹</small>	安軸 <small>謹齋</small>	李公遂 <small>南村益州人</small>	閔思平	白頤正 <small>上黨</small>	朱懿 <small>元人</small>	崔瑩	葉瓊玉 <small>元人</small>

華海師全諸子案

汪仲山 元人

元天錫 松谷原州人

河自宗 木翁晉州人

黃喜 鹿村人

林隴 城隍人

韓公義 柏堂誠齋子

沈德符 潛水堂青松人

李達衷 麟亭慶州人

葉儼 元人

鄭誦 雲谷清州人

李種學 麟齋牧隱子

許稠 敬菴河陽人

李陽昭 琴隱人

金稹 迪齋英利父

沈溫 潛水堂子

右叙述 甄竹松塢利川人

王宗顯 元人

柳淑 思菴瑞山人

崔關 月波亭人

孟思誠 東園人

金若時 陰材英利孫

金英伯 梅窩人

金允堅

徐甄 竹松塢利川人

戴良 元人

安宗源 雙清堂人

金瞻

成石璘 怡軒子

崔元道 泉谷人

尹安庇 斌齋人

金仲南

右淵源錄

徐元 元人

卓光茂 濂源又景濂慎父

李彬

成石瑛 石瑛弟

趙承肅 德谷咸安人

李昇 直齋慶州人

金智允

白文寶 淡菴水原人

裴尚志 栢竹堂興海人

金履

李詹

李集 道村廣州人

權泉 水軒準弟

柳從惠

楊載 元人

金震陽 草屋子慶州人

成思齋 杜門子

金自知 逸溪延安人

鄭仁彥 松礪人

李麟起 泰齋百花徑

許愔

李黼 元人

李孝臣 判書延安人

牛來麟 進士

姜淮伯 通亭善子

崔潑 晚六堂全州人

李邁 石村直齋祖

金得雨 革父

余闕 元忠臣

李匡 可僕正孝臣子

孔明亮 進士

鄭以吾 郊隱晉州人

元天常 瓮巖菴谷兄

鄭顥 雪軒清州人

金士廉 梧隱安東人

陶安 元人

李得邱 判書詩孫

房海範 進士

趙云伋 石欄豐壤人

李養中 石灘廣州人

李襲洪 希學翁延安人

金士安 石樓梧隱弟

柳濯 平章事興陽人

李周 得邱子

吉仁迪 進士

鄭悛

金光載 松齋又松堂

朱楨 梧岡明人

金鼎 光城君子英利子

鄭樞 圃齋誦子

閔智生 少尹顯孫

方萬化 進士

申槩 寅齋先生從孫

右諸子替辭

劉憬 明人

李昂 杏村固城人

金九容 楊若齋

成汝完 怡軒昌寧人

成君補

范世東 伏厓羅州人

李達尊 雲窩益齋子

解縉 明人

安甫漢

朴宜中 貞齋密陽人

黃昌

李來

右跋尾

白天藏 默窩水原人

金潞 石浦人

范後春 復齋伏厓父

李崇仁 陶隱星州人

俞承桂 迪菴

李宗茂 朝鮮典書匡子

崔清夢 觀稼亭慶州人

吳孝冲 戒齋海州人

金繼權 判官諱子

李混 蒙菴文莊全義人

右出處

李景茂

趙溫 贊成漢陽人

元松秀 梅溪人

張純 冲菴仁同人

金自粹 桑村慶州人

李得榮 勉郎蒙菴子

